

奉直戰雲錄

本埠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函購郵票代價四角八分

陳冠雄編

民國十一年八月

天津新中國廣告社再版

請用 德國元青小企呢

▲元青小企呢秋貨一批到齊全！

▲恰巧直奉戰雲錄再版又五千！

▲馬褂料一件祇用三元二角錢！

▲另外仍附贈廉價券限五千件！！

德國小企呢 質堅物美 膾炙人口本莊春開到貨一次 各省各縣各堡各鎮以及本埠各界諸君 對於此貨競購 已超本莊預約之數 不一月間 貨已售罄 鑒此秋天購置這呢馬褂料 一定更多 豈敢待慢 新近又在德國批妥元青雙光毛織小企呢 第一批貨到齊全 恰巧新中國廣告社 直奉戰雲錄再版又出五千部 擬酬閱者三角之利益 向本莊要求辦法 已允其請 凡購小企呢馬褂料諸君 價值照前每件六尺五寸者三元 七尺者三元二角 七尺五寸者三元五角 另外仍奉贈廉價券三角 此券在戰雲錄登載 閱者既廣見聞 又得利益 當為諸君贊許本莊預約共計犧牲利益五千件 計洋一千五百元 數雖不少 競購者多 望諸君快來購買 莫抱向隅 是所甚盼

華 廉 價 券

攜券購小企呢馬褂料一件此券作洋三角每券只限用一件外埠本埠一律有效五千件售結日為止購者從速



今欲購 尺元青小企呢馬褂料 件由 匯去洋 元 角 住址 總主

天津估衣街東口 華竹號 呢絨布疋 莊啓 電話一四三八號

✿到天津不可不到敦慶隆✿

天津爲中國北部之大商埠。敦慶隆爲天津之大商店。敦慶隆在天津估衣街西口路南。發售各種綢緞。呢絨。布疋。棉紗。以及各種國產貨品。化粧品。服飾品。刺繡品。陳設品。旅行零用品等。物質精美。花色新奇。價值較別家格外從廉。並承做中西服裝。軍學制服。雨衣大氅。工精料實。定期不悞。信用卓著。招待公平。外埠通函購貨。並可郵寄。

門市電話五八一號。四七四號。
批發電話五六五號。二四二六號。

敦慶隆謹啓

估衣街青雲棧

新中國圖書館

新到徐世昌之秘密小說每册大洋五角
外埠用郵票五十八分寄到本館就能得書一册

徐世昌之秘密小說目錄如下

- 第一章 民國以前之徐世昌
- 第二章 徐世昌不願為嵩山之友
- 第三章 徐世昌受袁項城顧命
- 第四章 徐世昌贊助復辟
- 第五章 徐世昌拜彌德院長
- 第六章 徐世昌與督軍團
- 第七章 徐世昌致王揖唐
- 第八章 徐世昌反曦安福國會
- 第九章 徐世昌之倒段
- 第十章 徐世昌利用砲兵總理
- 第十一章 徐世昌不如其女
- 第十二章 徐世昌請人拆字
- 第十三章 徐世昌利用砲兵總理
- 第十四章 徐世昌
- 第十五章 徐世昌之貴介弟
- 第十六章 徐世昌之晚晴簃
- 第十七章 徐世昌之四存學會
- 第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十九章 徐世昌與崇文門稅關
- 第二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二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二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二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二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二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二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二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二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二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三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三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三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三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三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三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三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三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三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三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四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四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四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四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四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四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四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四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四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四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五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五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五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五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五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五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五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五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五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五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六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六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六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六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六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六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六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六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六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六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七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七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七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七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七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七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七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七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七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七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八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八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八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八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八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八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八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八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八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八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九十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九十一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九十二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九十三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九十四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九十五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九十六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九十七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九十八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 第九十九章 徐世昌包賣北海魚
- 第一百章 徐世昌與烟酒事務

第三十九章 徐世昌送日本之珍寶 第三十章 徐世昌之假裝淡泊 第三十三章
 三十一章 徐世昌之國丈夢 第三十二章 徐世昌受賄赦禍首 第三十五章
 徐世昌主張魯案直接交涉 第三十三章 徐世昌為直奉戰爭之主動
 第三十七章 徐世昌假哭姜桂題 第三十六章 徐世昌之倒張扶張
 第三十九章 奉張通電罵徐世昌 第四十章 徐世昌之倒張扶張
 第四十一章 徐世昌與九六公債 第四十二章 徐世昌硬拾王老龍
 第四十三章 徐世昌受楊以德奚落 第四十四章 徐世昌願收買粵議
 第四十五章 徐世昌與曹汝霖陸宗輿 第四十六章 徐世昌欲操
 對各省疆吏之陰謀 第四十七章 徐世昌反對舊國會 第四十八章 徐世昌
 倒徐會議 第五十一章 王懷慶不助徐世昌 第五十二章 國會之倒
 徐會議 第五十三章 國會宣布徐世昌罪狀 第五十四章 徐世昌之
 臨去秋波 第五十五章 徐世昌不赴東交民巷 第五十六章 徐世昌
 之臨別宴 第五十七章 北京車站之徐世昌 第五十八章 天津車站
 之徐世昌 第五十九章 徐世昌懇慮安福國會再起 第六十章 呂洞
 賓戲弄徐世昌 第六十一章 徐世昌夢見袁項城 第六十二章 徐世
 昌被騙數十萬金 第六十三章 徐世昌向董康要債 第六十四章 徐世
 昌私人之末路 第六十五章 某名士詩譏徐世昌 第六十六章 徐世
 之恐慌 第六十九章 徐宅老媽之點心錢 第七十章 今後之徐世昌

估衣街青雲棧

新中國廣告社

專包辦

報紙 傳單

粘貼 印刷

鐵路 遊行

車站 遊戲場

電影 電車

各種廣告

價目克己

天津北門外北大關

廣成公靴鞋洋貨莊

專售

靴鞋 洋襪子 絲線腿帶

汗傘 洋胰子 各色綉巾

毛巾 手提燈 文明手杖

帽子 洋汗衫 香水香皂

磁器 牙刷子 小孩玩物

外埠函購

郵票代價

奉直戰雲錄上編目次

吳佩孚肖像

張作霖肖像

序

緒言

第一章 兩軍作戰前之經過

第一節 奉直構兵之原因

第二節 奉直兩軍之佈置(附圖)

第三節 奉直軍開戰前之形勢(附戰圖)

第二章 血戰前之電戰

第一節 張作霖之沁電

第二節 吳佩孚齊燮元等有電

第三節 張景惠勘日通電

第四節 張作霖江電

奉直戰雲錄 目錄

116761

第五節 闕朝璽討吳佩孚之檄文

第六節 曹錕致各省電

第七節 張作相等通電

第八節 吳俊陞敬電

第九節 張作霖宥電

第十節 汲金純漾電

第三章 北京政府之態度

第一節 徐世昌未戰前致曹張吳三使通電（節錄七段）

第二節 張作霖覆徐東海電

第三節 曹錕復總統電

第四節 隨砲聲傳出之三道命令

第五節 六調人之和電

第六節 吳佩孚拒絕調停電

第四章 奉直戰爭與外交關係

- 第一節 駐京外交團之警告
- 第二節 奉直戰爭之日本態度
- 第三節 天津各國租界佈防之經過
- 第四節 某外人對於時局之重要談話
- 第五章 未戰前之天津
 - 第一節 曹省長逃避保定
 - 第二節 直省公民上大總統電
 - 第三節 天津市民之恐嚇
 - 第四節 各界的變動
- 第六章 激戰中之天津
 - 第一節 五月五日之天津
 - 第二節 傷兵留津之慘狀
 - 第三節 南開學校維持開學之經過
- 第七章 酣戰中之北京

第一節 酣戰時維持北京秩序者

第二節 奉直開火後之北京治安

第三節 追紀砲聲隆隆中之北京

奉直戰雲錄中編目次

第一章 兩軍大戰詳紀

第一節 奉直軍初戰時期

第二節 奉直軍劇戰時期

第三節 奉直軍決勝時期

第二章 奉軍敗北概況

第一節 奉張失敗之遠因

第二節 奉軍敗北之近因

第三節 奉軍失敗之實況

第三章 直軍獲勝之優點

第一節 吳子玉之身先士卒

-
- 第二節 馮玉祥部下之忠勇
 - 第三節 奉軍反攻之六不可能
 - 第四章 戰後之損失
 - 第一節 兩軍死亡之概數
 - 第二節 奉直戰中彈藥之損失
 - 第三節 奉直戰爭之影響商務
 - 第五章 戰後之輿論
 - 第一節 紙上空談之查辦令
 - 第二節 戰後之秩序急宜恢復
 - 第三節 戰後之內閣
 - 第四節 可驚可怕某國人之野心
 - 第五節 戰事雜評
 - 第六節 美報論戰勝後之吳佩孚
 - 第七節 外論奉直戰事平定後之徐世昌

第八節 政局隨武力爲轉移

第九節 戰後地盤問題之商榷

奉直戰雲錄下編目次

第一章 希望戰勝者之一般

第一節 時子周君對於吳使之希望

第二節 馬千里君對於吳佩孚之言論

第三節 所希望於戰勝者

第四節 丁錦對於吳佩孚之希望

第五節 張舉如君上吳使書

第六節 丁錦致書馮玉祥

第二章 勝奉後之馬後砲聲

第一節 馬福祥電

第二節 胡景翼電

第三節 馮紹閔電

第三章 直軍領袖之言論

第一節 曹錕止戈待罪聲明宗旨之庚電

第二節 吳佩孚與各報記者之談話

第四章 內閣問題

第一節 王氏組閣之暗中情形

第二節 王閣遲遲產出之傳聞異辭

第三節 直奉戰後之內閣問題

第四節 保定會議與內閣問題

第五章 裁兵問題

第一節 國民裁兵大會宣言書

第二節 公益聯合會致吳佩孚之陽電

第三節 曹錕贊成裁兵之蒸電

第四節 新督楊增新電告裁兵

第五節 平民生計與裁兵

第六節 論裁兵

第六章 奉直軍最後之態度

第一節 奉直最後決鬪聲中之雜訊

第二節 張作霖要出售東三省

第三節 善後問題之概論

奉直戰雲錄附編目次

「奉直戰後之「總統問題」

第一章 徐世昌辭職之經過

第一節 徐世昌以退爲進之通電

第二節 孫傳芳電請南北兩總統同時隱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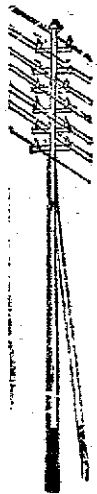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吳巡閱使之冬電

第四節 徐世昌表明個人心跡之冬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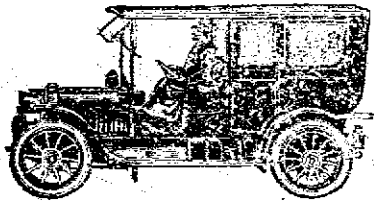
第五節 徐世昌之辭職電令

第六節 國務院命令

-
- 第七節 周自齊等代行職務通電
 - 第二章 黎元洪繼任總統之電文
 - 第一節 各省敦請黎君復職之電
 - 第二節 反對黎元洪復職之電文
 - 第三節 黎元洪利國福民之魚電
 - 第四節 黎大總統回任時之通電
 - 附編贅言



奉直戰雲錄 目錄



直軍主戰者吳佩孚



奉軍主戰者張作霖



序

肇惟民國，內戰數四。雖關史蹟，厥效爲微。今此直奉啓釁，蹂躪於直隸一區中，而應夫東西南北之全域。雖曠場間生命財產損傷於今茲，吉黑匪徒增盜於將來，爲社會惡厲，然勝者固循其初，則國運斯興，國本斯一，國家之長途生命，來代之斯民幸福，常有由斯戰而基者。今茲之役，其犧牲之鉅者乎？其關係之巨者乎？其空前者乎？其不可望於後者乎？其統一夫南北之機乎？奉直戰乎！直奉戰乎？其斯國斯民生機之憑乎？不戰不紀，不念於將來；不懲於今後。

然斯役固未艾也。邇者炮火渺，市井靜，追奔逐北，械馬遺沒，公府兼有免職之令，夢夢者方慕燕釜魚，或曰：「戰已矣！戰已矣！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夫滿洲健兒，勇猛精擊。所長者個人之爭；所利者天然之隙。使與燕趙悲歌之士，馳騁於白山黑水間，則一人而敵十也。今之敗，非擊射不精，非勇猛不迨，失其所利，厥長無施爾。且死亡者只於一路之軍，其他二路，尙有未及戰者。張氏綠林雄，

非虎首蛇尾輩，既不憚跋涉千里外勞苦，不惜數千萬生命，爲一人之私，當進退維谷之際，又何惜夫孤注之一擲！雄虎留灑而不歸，固有待也。即使再戰而北，片甲無回，則以其綠林精悍，軍閥經驗，黃袍南面，稱雄關東，猶反掌耳。南政府未去，而東政府又來，可不慮乎？則吳氏功成一簣，非獨無益於中國，而又害之。民賊死，而國賊常存，時過境遷，又復厥位，此之所以不靖也。嗟嗟！剪草除根，其曷可已！

吳氏素爲國民所欣，苟能恃其勝力，以解決統一問題，然後良謀裁兵，斯真不朽矣！不然，敗一奉而自足，則吳氏亦往者燕雀之流，此戰不如無有之爲愈也。嗚呼！噫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吳氏智者，吾冀其或不蹈矣！

吾友陳子劍青以直奉戰事將終，欲作書於其大人。余見之，勸其有以廢之而成一書。君竟踐諸事實，且丐余序。余以斯戰之攸關於中國之前途也；又贊君之納余言而成斯紀也，爰不揣譚陋，卽所感，而爲之序。

慶城蔣善國

天津南開大學

五月十二日

緒言

甚哉！民國建設之誠非易事也。美利堅血戰連年，法蘭西流血三次，締造艱難，中外同也。吾國自辛亥改革以來，頻年用兵，歲無甯日，小民顛連，流離失所，言之傷心！今者，吾民正慶安福之已倒，喜昇平之有望。不意天未厭亂，又開奉直之爭，重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嗚呼！軍閥禍國，至於斯極，誰爲厲階，而致於斯也。或謂國家多難，創造共和不可免之現狀也。雖曰兵凶戰危，小民受辜，而國家永久分立，究非正真民主之國家。況吾國地大人衆，若空言統一，實現無期，勢必經幾度之流血，始有統一之望。觀於法美往事，可以悟矣！予聞其言而味之。轉念今此奉直之役，或亦統一國家之動機，未可知也。且戰後直系諸領袖，已有各種建國方略，正在諮議進行中。予更信此次戰事，爲民國以來所僅有，而於戰爭史上之地位，亦綦重矣。故予於開戰時，卽着手採集材料，並願編輯成冊，以供吾邦人君子之瀏覽。予友化普見吾編是史，力勸吾付印，並誌一序於吾書端。

予感其盛意，益力行之，幸不二週而吾書編竟。共分三編，至於材料採集法及內容整理法。多本最近任公歷史研究法所陳。倘閱者諸君，對於吾史而有可取也，則爲幸多矣。 陳冠雄書於天津南開大學

奉直戰雲錄上編

第一章 兩軍作戰前之經過

第一節 奉直構兵之原因

國家事變之興，莫不有因果循環之跡，隱伏其中。當其發難之初，雖覺事出於倉猝，而細按其醞釀牽連之所及，則其前因後果，瞭然可見。凡今日種種之惡果，皆由昔日無數之惡因所造成，而今日結果之不良，又將爲他日惡因之所始。此必然之理也。此次奉直之爭，其近因雖由於閣潮。而究之，則凡民國以來種種之政變，莫不與之有關係焉。如辛亥革命之役，癸丑贛寧之役，丙辰倒袁之役，張勳復辟之役，段祺瑞南征之役，皆予奉張以乘時邀利坐霸遼東之機會。迨直皖一役，奉直均勢之局成，而猜貳亦因之以起。奉張抱絕大之野心。欲紹完顏氏，奇握溫氏，愛親覺羅氏之餘烈，橫跨朔漠以爭中原。加之失意之軍人政客，慫勸進於前，而鷹瞵虎視之強隣，慫恿贊助於後，遂使其鑿兵華夏，立馬吳山之志，一發而不可遏矣！此實此次戰爭

之遠因也。直皖戰後，靳氏依違於兩大之間，以維持其內閣之位置。然新華老人之志謀深算，與靳系幕下之智囊策士，均知遼東形勢之擴大，終非國家之福。於是表面雖予以尊崇，奉以經略蒙疆之榮銜，而腹地之實權，則絕不許其有所獲。故奉欲以張勳巡閱長江，直則提王士珍以拒之。奉欲以許蘭洲督陝，直則派馮玉祥以拒之。奉欲以張宗昌督贛，直則維持陳光遠以拒之。奉欲以吳俊陞督魯，直則維護田中玉以抗之。奉欲聯絡孫文以圖湘鄂，直則通款陳炯明以牽制之。奉欲保持王占元。直則聯湘趙以逐之。迨王占元敗潰，蕭耀南督鄂。洛吳以直魯豫副使之資格，而兼巡閱兩湖。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域之版圖，一旦悉入於直系勢力之下。奉張至此始悟徐靳扶直抑奉之陰謀。長此不圖，則不但混一六合之壯志，悉成夢幻，卽白山黑水之割據，亦將有不保之勢矣！於是急入京以改造內閣者，所以推倒親直之靳氏，而樹立範我馳驅之政府，以挽回與直系對抗之均勢故也。梁氏之膺任閣揆也，表面雖曰維持金融，而其先已輸情於奉張。則無可疑也。其賣

國之行爲，雖未必果屬事實，而爲奉系對抗直系之作用，則又無可疑也。奉張直接已恨靳，間接即恨徐。若所志得遂，斷無再令徐氏幸存之理。徐知之甚明，因而乞援於曹吳。此洛吳所以不能不盡力以倒閣，而奉張之所以不能不調重兵以擁梁。蓋皆爲已系爭危急存亡之樞紐，各有難言之隱，非有所愛憎於梁氏也。此實此次戰爭之近因也。

第二節 奉直兩軍之佈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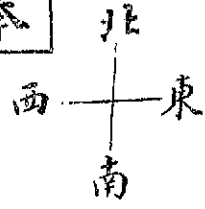
附圖

奉軍方面！分兩路六梯隊。除正司令由張自兼，副司令屬孫烈臣外。參謀長一席，已委楊宇霆。其六個梯隊之組織如下：東路（卽京奉津浦路線）共分三梯隊。第一梯隊隊長張作相。（卽二千七師師長）本隊由二十七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隊長張學良。（暫編奉軍第三旅旅長）本隊長由第三四兩混成旅組織之。第三梯隊隊長李景林（奉天第七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七第八兩旅合併組織之。西路（卽京漢線）共三梯隊。第一梯隊隊長張景惠。（熱河都統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師長）本隊由一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隊長鄒芬（十六師師長）本隊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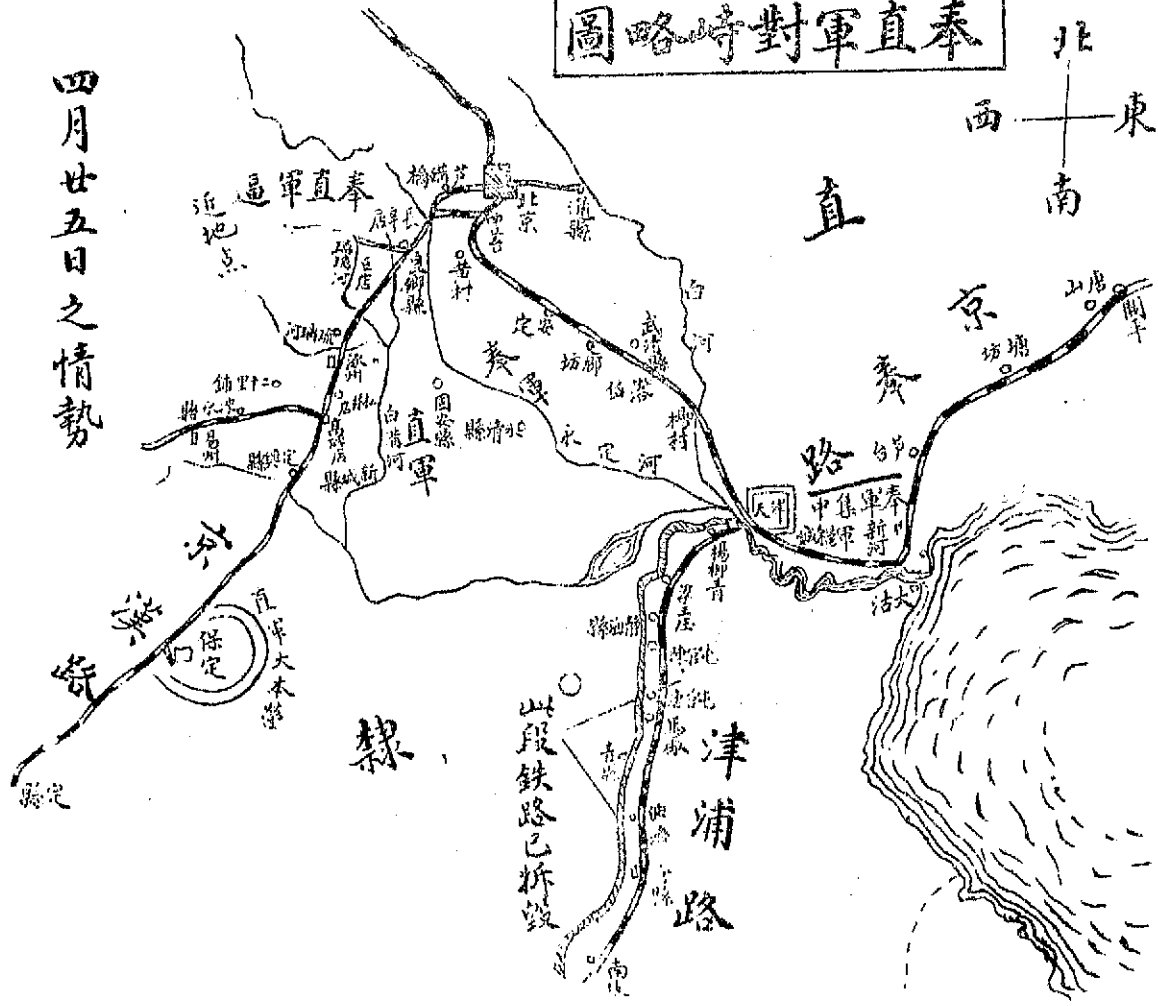
十六師之一部份與奉天第六混成旅組織之。第三梯隊隊長鄭殿陞。(奉天第二混成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二混成旅與第九混成旅組織之。除此六梯隊外，另外尚有五個補充旅。每旅約計一千人，一共兩師半。九個混成旅。又五個補充旅。共計十二萬五千人。此奉軍確定兵數。勢力之厚，不可謂不壯矣！

直軍方面。共分三路，故有三個司令。新任二十六師師長曹瑛爲東路司令。所統率軍隊，爲二十六師。葛豪之十二混成旅。彭壽莘之十四混成旅，董政國之十三混成旅，及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份。西路以王承斌爲司令。所統率軍隊爲二十二師，張福來之二十四師，孫岳之十五混成旅。張克瑤之第一混成旅，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分，及直隸陸軍各混成旅。(約三旅)隴海路則以馮玉祥爲司令。統率軍隊，除馮玉祥閻治堂兩師全部外，並有河南湖北之陸軍二旅，一混成旅。約共六師五旅，及五混成旅。合計十萬人之譜，較奉軍少二萬多人。但直軍頗勇於戰鬪力。

奉直軍對峙略圖



四月廿五日之情勢



直隸

津浦路

山段鐵路已拆毀

保定

石家莊

天津

北京

奉直軍

直軍

路

中集軍

新軍

總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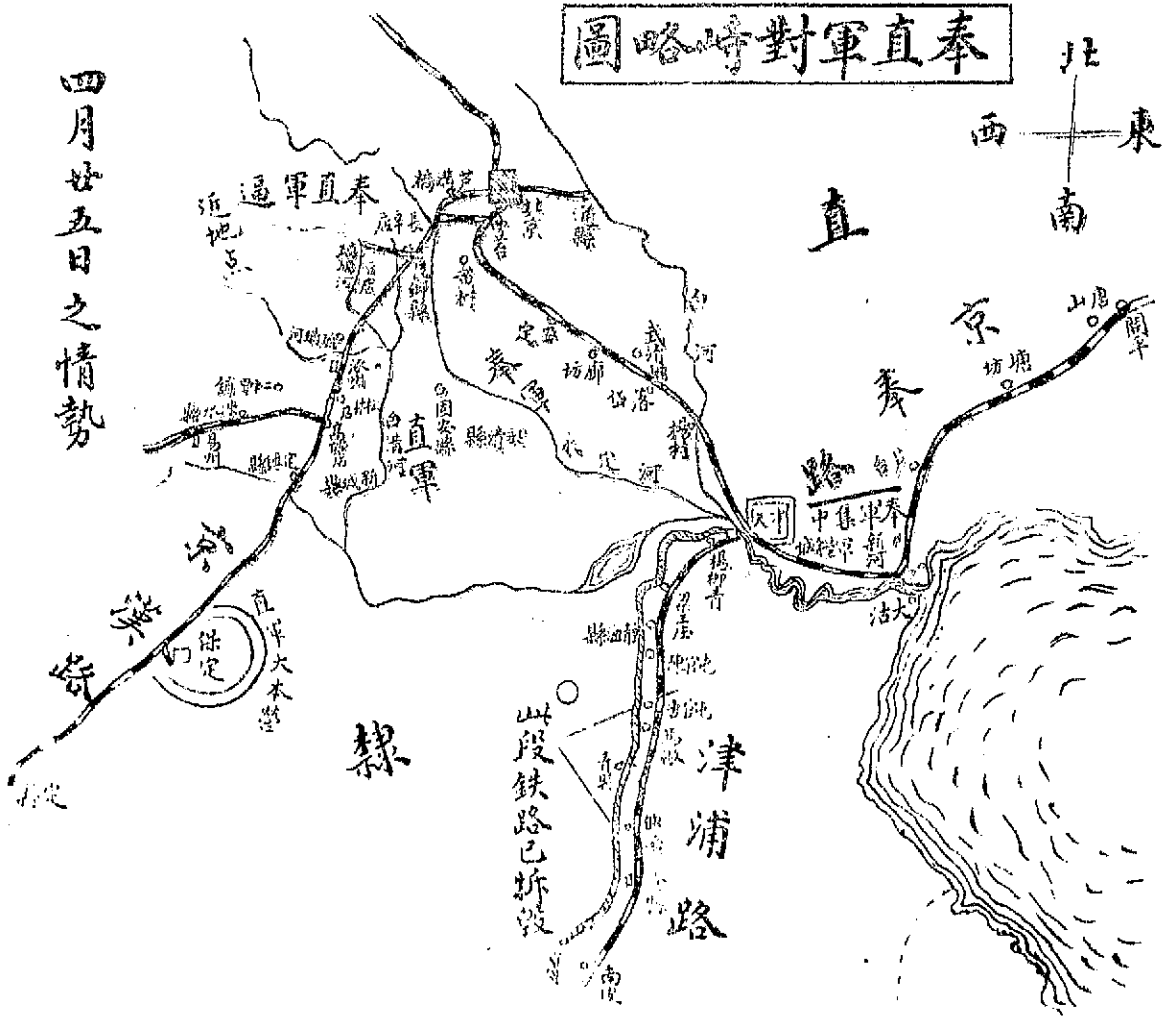
軍

奉軍最初時在天津駐紮之地點，其屬於天津者：計爲楊柳青，後河，河頭村，大柳灘，線河村，西堤村等。屬於靜海縣者：計爲當城村，楊芬港，闕里村，趙家柵子，高家莊，第六堡，獨流鎮，良王莊等。屬於武清縣者：計爲王慶坨。大小范家口，三河曾，于家堤，鄭家樓，東廠子，高三堡，王二店等處。屬於安次縣者：計爲堡堡鎮，挑河村，東枯港三處。屬於文安縣者：計爲徐家堡等處。屬於霸縣者：計爲楚沽港，菜橋等處。（附地圖一）

奉直戰雲錄



奉直軍對峙略圖



四月廿五日之情勢

第三節 奉直軍開戰前之形勢

奉直兩軍，於四月二十八晚開始作戰。二十八日京訊，述兩軍開戰時期之揣測，與直方行軍之大勢，其言頗多徵驗，錄之如次：奉直戰事，殆不可免，此爲今日朝野人士之一般觀察，然事實亦相去不遠。蓋雙方準備已熟，舍一戰外，殆無其他方法，可以發洩也。關於開戰時期之消息，曾有兩種謠言：一爲二十六日之說，鮑貴卿致田中玉電中已證明不確。一爲二十七日之說：此接近吳子玉者，所謂總攻擊令是也。因有此種傳說，於是二十七外間謠言極盛，而尤以西路長辛店琉璃河之風說爲多。但西路係張景惠之兵，二十七日下午有人往詢張氏，張力言決無其事，或係他處步哨之小小誤會，決不能認爲戰事開始。兩方之正式開戰，當在吳佩孚抵保，張作霖至軍糧城以後。蓋吳爲直軍總司令，對於所屬軍隊之作戰命令，聞在洛陽已頒發。其啓程來保，則專係向前敵督戰而來。張爲奉軍總司令，督率各軍又當然非張自任不可。因孫烈臣下令調動各軍尙有不靈之處，故張吳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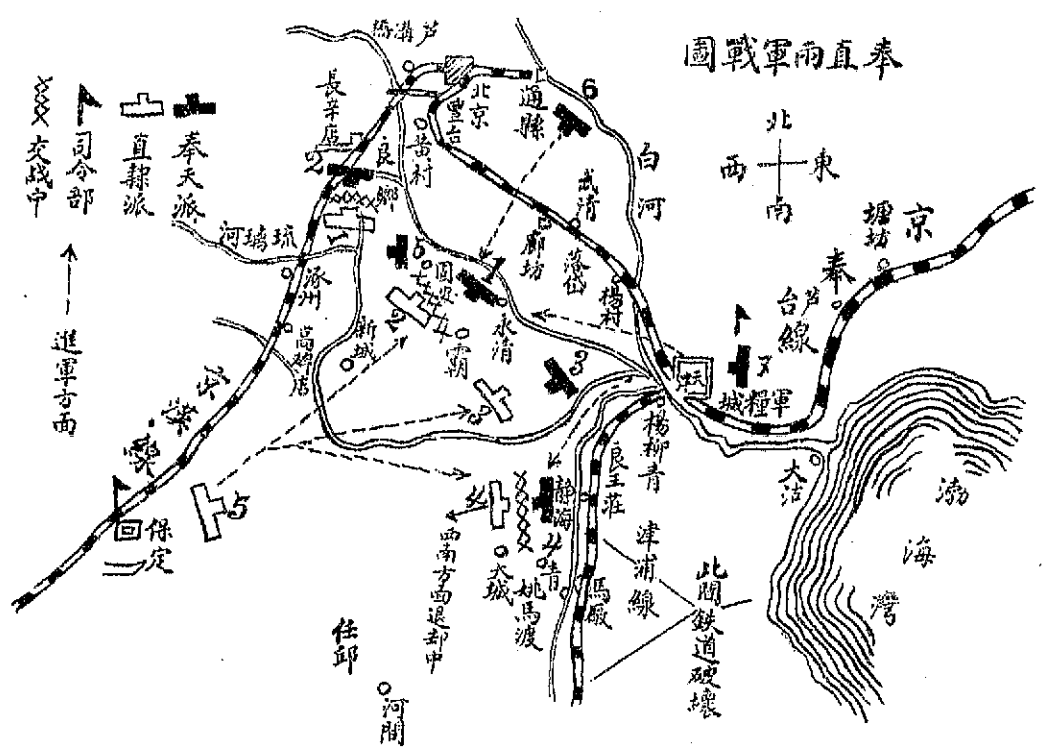
戰爭當即開始。至直軍於戰線布置，聞業已齊備。擬分四路進攻，東路之靜海，西路之寶店，「去長辛店不遠，」均爲進攻之衝要。吳佩孚二十八日抵保，直軍之開始進攻，大概卽在是晚夜間，而戰鬪開始，則又必在次晨拂曉之時候也。蓋今日戰術，凡取攻勢者，其進兵必在夜間。若值天雨黑暗之夜，尤爲便利。誠以進兵於槍砲之前，若在白晝，萬難前進。故非乘黑夜進攻不可。至進攻之兵，已至火線以內，則便伏而不動，一至天將微明。卽便開火攻擊。故在軍事用語上，又謂之爲拂曉戰，此實今日戰術上之普通原則，並非直軍之特別發明也。昨有昔年留學德國之陸軍專家某氏語人云：現今新戰術有兩種戰略。一曰各個的單獨動作。一曰大量的聯絡戰爭。前者爲各軍各自打仗，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不能顧及全部。勇猛之軍隊則向前，退縮之軍隊則向後，此爲程度不齊之軍隊所用之戰略。我國近年各軍所用之戰術，皆各個的單獨動作也。至於大量的聯合戰爭，則不以一時一地之勝負爲勝負，必至戰爭終結，全體合算，乃得見最後之得失也。故

其戰時有以攻爲戰略者，有以敗爲戰略者，有以進爲戰略者，有以退爲戰略者。總之不外合各軍爲一體，或進或退，或取牽制，一由總帥之所命。各軍不以一次得失爲功罪也。此惟程度齊全學識優長之軍隊，乃得採用此種戰術，此次歐戰時各國所用之戰術，乃此種戰略也。吳佩孚自資能兵，聞有預備採用此種戰術之議，但直軍程度未必果能齊一，採用此略，是否果能有效，恐尙是一疑問耳。（附戰圖一）

奉 天 戰 役 錄



奉直兩軍戰圖



第二章 血戰前之電戰

第一節 張作霖之沁電

(銜略)竊以國事糾紛，數年不解。作霖僻處關外，一切均聽北洋團體中諸領袖之主張。向使同心協力，無謂前年衡陽一役，可以乘勝促統一之速成。卽不然，而團體固結，不自摧殘，亦可成美洲十三州之局。乃一人爲梗，大局益禁，至今而愈烈，鑒此相持，不特全國商民，受其痛苦，卽外人商業停頓，亦復虧損甚鉅，噴有煩言。作霖所以隱忍不言者，誠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衊也。不料去歲竟無故招謗，遂擬將關內奉軍悉數調回，乃蒙大總統派鮑總長到奉挽留，曹省長親來亦以保衛津京不可撤回爲請。而駐軍地點，商會挽留之電，相繼而至。萬不得已，始有入關換防，酌增兵隊，與曹使協謀統一之舉。又以華府會議，適有中交兩行擠兌之事，共管之聲浪益高，國勢之顛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濟，所以犧牲一切以維持國家者，自問可告無罪，若再統一無期，則神州陸沈，可立而待。因一

面爲京畿直之保障，一面促統一之進行。所有進兵宗旨，暨詳情，業於皓，漾，通告海內。凡有血氣者，睹情形之危迫，痛喪亂之頻仍，應如何破除私見，共圖挽救，乃吳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禍國，醉心利祿，反覆無常。頓衡陽之兵，干法亂紀，致成慎於死，賣友欺心。決金口之堤，直以民命爲草芥。截鐵路之款，儼同強盜之橫行。蔑視外交，則劫奪鹽款。不顧國土，則賄賣銅山。逐王使於荆襄，首破壞北洋團體。騙各方之款項，隱鼓動大局風潮。盤踞洛陽，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顯爲蠶食之謀。迫脅中交兩行，掠人民之血本，勸捐武漢商會，竭闔閩之脂膏。塗炭生靈，較闖獻爲更甚。強梁罪狀，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圖，無惡不作，實破壞和平之大煞，障礙統一之巨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當仁不讓，嫉惡如仇，猶復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統一，不願以干戈相見。不意曹使養電，吳氏馬電，相繼逼迫，甘爲戎首。宣戰前來，自不能不簡率師徒，相與周旋，以勵相我國家。事定之後，所有統一辦法，謹當隨同大總統及

各省軍民長官之後，與海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開會討論公決。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誠悃以宣言，既不敢存爭權爭利之野心，亦絕無爲一黨一人之成見，皇天后土，共鑒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瀝以聞，伏維公鑒。張作霖沁（四月二十七日）叩，

第二節 吳佩孚齊燮元等有電

各報館均鑒。國人苦胡逆張作霖久矣。曩以國家多故，犯而不校，敢大盜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固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責，而佩孚等所內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德不能化，語不能感，矯命亂紀，犯闕稱兵，罪惡貫盈，末日已至，長此容忍姑息，既無以拯國民水火之苦，更無以答友邦希望之誠。用敢厲兵秣馬，整我戎行，宜揭罪魁，昭告中外。張作霖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盜取圖謀統一之名，陰行破壞統一之實。曩歲國民大會，原期排難解紛，而張則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無非增長內亂。而張則甘爲作俵。近復勾結叛逆，四出搆兵，障礙統一。其罪一。梁士

詒洪憲禍首，張作霖則舉爲總揆。張勳復辟罪魁，張作霖則邀求巡閱。倒行逆施，危害國體，其罪二。害莫大於禍國，姦莫甚於通外，張作霖兼而有之。嗾使耿玉田運械俄人，誘致蒙匪。袒護梁士詒直接交涉，斷送青膠。勾通外人。貽禍祖國。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喪權媚外，其罪三。華會告終。友邦勸裁無用之兵，而張作霖則招匪以爲兵。青島收回，吾國祝爲新酬之試，而張作霖則運匪以擾魯。喪心病狂，負罪友邦，其罪四。國之與立，惟在法紀，破法亂紀，張實作俑。以法令爲芻狗，視元首若弁髦，法紀蕩然，政綱解紐，擅調軍隊，挾制中央，壟斷政權，屢召會議於京津。威迫河間，突爲進兵於浦口。猶復陳師入關，危及元首，破壞法紀，其罪五。京師首善之區，中外屬目，秩序森嚴。自張派奉軍盤據。白晝劫掠，跋扈恣睢，閭閻則一夕數驚，商賈則談虎色變，政以盜成，賊爲民害，豺狼當道，狐鼠橫行，縱匪殃民，其罪六。設官守土，各有其責，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別三區，原屬直省管轄，京兆津沽，原爲直軍駐守。乃以德報怨。

，任其宰割，既佔察哈，復據熱河。京畿首都，乃成盜匪之外府。津沽要地，盡屬盜匪之防區。既讓小站馬廠，又讓靜海天津。彼竟得隴望蜀，佔據永清霸州，進窺保陽，讓之不己，無所逃避。守土保民，義無反顧。彼先開釁，贖武逞兵，其罪七。昔截秦皇島軍械，今劫三家店軍火，攫取餉糈，則竭澤而漁，剽竊金錢，則囊括以去。致使陸海各軍餉糈無着。曩昔葉恭綽長交，則受賄三百萬。近今梁士詒入關，又報效四百萬。張弧發行公債，則更所入無算，劫掠餉械，行同盜匪，其罪八。帝制安福之黨，則盤據要津。梁葉張弧之輩，則援爲護符。所有作姦犯科，亡命盜匪，無不收納。關外爲胡匪發源地，遼瀋爲罪人逋逃藪，招亡納叛，其罪九。次山金波有恆，義父也，而背叛之。關忱曙村香岩，蘭友也，而驅逐之。孫烈臣湯玉麟貧賤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誘致蒙匪，乃斃之於獄以滅口，狠若呂布，凶逾朱溫，殘殺同類，其罪十。綜其罪孽，擢髮難數，窮凶極惡，豺虎不食。作霖不死，大盜不止，盜閥不去，統一難期。若其常此肆虐，永

爲民害，則人道可以不存，國法可以不立，白山黑水之馬賊，得以縱橫一世，馳聘中原，國家之體面何在？國民之人格何存？佩孚等既負治盜勦匪之責，應盡鋤姦除惡之義。爰整義師，殲厥渠魁，以洩公忿，以快人心，罪止一人，脅從罔治。凡屬前途倒戈，厥爲明哲之士。若其徘徊歧路，必貽附逆之羞，敵愾同仇，獨夫氣餒，人心厭亂，天意亡胡。從此殘暴既除，和平可覩，障礙既去，民國以安。謹此露布，中外共鑒。吳佩孚齊燮元陳光遠蕭耀南田中玉趙倜馮玉祥劉鎮華同叩有印。

第三節 張景惠勅日通電

（銜略）竊謂人格不講，無以判黨齷。事實不明，無以正功罪。我奉軍受國家豢養，蒙主座提携，平時盡天職之服從，不爲罔上，有事赴疆場而效命，一志驅邪。當紀綱凌替之秋，在道義倫胥之世，防巧言之亂德，惡紫色之奪朱。曹彬愛民，莫掩後世之論。慶父禍魯，難逃討之誅。謹爲揭發亂源，考覈公論，世多明眼，宜各平心，倘有

闕疑，尙希見教。疇昔奉軍之入關也，基於戊午援湘之役。曹使當四省經略之職，節制一路之師，佐以奉軍，中樞有命，始至武漢，續進三湘，株體安祁，陳兵戍守。直軍所指，奉部追隨，風雨雜居，泥塗互應，相維並繫，共苦同甜。故爾後策績銘勳，懋官膺賞，生榮死卹，直奉維均。冊籍猶存，可賜稽考，此我兩軍締交之始，亦卽今日共事之人也。嗣以安系鴟張，北洋鼎沸，曹使返旆，奉軍調歸，維時寇熾三秦，名城屢陷，聲傳潼洛，檄滿幽燕。政府再令簡拔奉軍，提師勘亂，歷時數月，迭復堅城。西安圍解，岐山凱奏，此我奉軍內駛之始，亦卽所以示國人也。洎吳師撤湘，安系拒之。使無奉助，中央之令不施，則衡陽浦下，游魂莫招。直皖釁開，安系乘之，使無奉助，定國之軍不敗，則永定河邊，枯骨可掬，此我奉軍不特無慚於直，抑且大有造於吳也。比年宇內歧望澄清，直奉中堅，曹張携手。外覘國勢，內度人心，知統一之宜先，悚瓜分之不遠。閣揆弗置，庶政紛如，財政用絕，瞬將破產。比應府召，聯袂來都。乃中央之組閣朝成，

而洛陽之惡聲夕至。威凌揆席，抗阻宸謨，滅元首之尊嚴，廢兩公之贊佐。投鼠無忌，暴虎自雄。鱗逆難撓，蹶騰莫勒，疆吏半舌齟齬震，國人皆仗馬寒蟬。遂致閣局掀翻，樞臣引避，我張使心存大廈，徒貽一木之譏。力盡同舟，轉受推波之謗。當撤兵以求去，冀擾亂之轉圜，乃樞府不允，保陽不許，挽電盈尺，使騎在途，不撤兵而釋疑。又增防以自信，鮑總長持中央使命，曹省長爲直隸長官，親蒞商量，面同決定。僉以誤會，悉行解釋，行止自相互維。乃我第三旅甫抵小站之防，而彼二十六師竟棄馬廠而遁。東路之軍卽集，西河之壘已築。遠召湘岳之軍，近聚陝潼之衆。抑省長之回津任，不願政治荒蕪，質官眷以入漢陽，不管人民恐懼，沿截路款，早已醜削。中央按縣捐商，邇更羅掘百姓。綜覽直軍舉動，莫非吳使所爲，而割裂王曹兩師，已隱效陳平間楚。操縱軍民諸政，是明爲田氏代齊。驅數省精銳，以助其惟我獨尊。竭萬姓膏脂，以遂其孤注一擲。今日金融滯塞，糧食恐慌，各方有壘卵之危。人民有倒懸之懼。吾軍未暴，誰實爲之。

我張使皓電之呼，具見申明大義。彼吳氏聯電之應，居然謾罵爲文。丈夫處世，光明出語，宜芟支蔓，進軍無與梁閣。何竟指爲保鑣。國法未枉於張弧，何謂庇諸盜閥。逞詈詞以快口，直挑戰以居心。迨至取巧未償，又假聯名逼迫。旣幽彼曹使於無權之地，更挾我張使以下野之詞。卽知直奉結鄰，曹張對等，弟兄契好，兒女姻親。吾儕昔列偏裨，久承顏色，小子遽膺疆吏，敢捋虎鬚。偷夫賤賊爲懷，戕直並以戕奉。灌夫戟指罵座，辱張卽以辱曹。藉自擾而便私圖，由蔑倫而彰叛逆，是宜親疏一致，共斲殄此渠兇。奈何袍澤相維，尙與扶同聲氣，思之至慨！言之可羞！至欲驅逐我軍隊出關，取銷我京師幹部，蓄志無非妒嫉，借題正好發揮，野心只爲稱雄，利器不妨小試。我三省人皆忠勇，不畏強梁，縱與若疆場周旋，未卜死生誰屬。特以奉邀駐節，被命入關。環顧大局，安肯徇個人之私圖。旣非爭城攘地，無須奪主喧賓，有干天和，重傷民氣。用是戍裝鵠立，靜俟統一之觀成，或執旻前驅，待掃和平之障礙。爲成張使解甲歸田之地，爲我生民

共登祗席之天。爾時雖被露拳以刑，竄拿翁於荒島。理根於法，義無或辭。豈止區區屏棄出關，消滅我幹部而已！嗟呼！匹夫齷齪，將奪蹊田之牛。牧豎申申，不辨一邱之貉，是非曲直之判，應有天壤之分，因答直軍將領有電勸告之誼。敬布腹心於海內通人左右，俾曉然於事實之經過，憬然於人格之有真。至於經國良謨，自有邦人君子，吾不敢敷陳也。張景惠率所部奉軍全體將領士兵全叩勸。

第四節 張作霖江電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各部總長，各衙門。步軍統領，警察總監，曹巡閱使，督軍，省長，司令，師旅長，護軍使，鎮守使，各省議會，商務總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商會，各報館公鑒。竊以奉軍此次入關，本無作戰之意。乃吳佩孚借端謾罵。作霖含容，置之不理。良以華會以後，各友邦協力贊助，始獲有良好結果。豈忍同室操戈，自相殘害。乃吳佩孚又復先開兵衅，各路猛攻。我軍將士迫於義憤，忍無可忍，姑爲相當之抵禦。而接戰以來，吳軍屢次大敗，或潰或降。

，共聞共見。猶復強迫軍士，盡夜來襲。並欲用綠氣砲以殘殺生靈，小民何辜，將士何辜，遭此荼毒。作霖鑒於人民之慘懷，將士之傷殘，極爲痛悼，仍命前方將領，愛護人民。非萬不得已，不得輕用重砲攻擊。對於敵軍傷降軍士，加意優待。渴望吳氏早日反省，即可迅速罷兵。乃吳佩孚不惜直省民命財產，任意蹂躪。近又宣言非擾亂東三省地方不可。非殺盡東三省人民不可。竟派人勾結沿邊胡匪，以擾東北邊防，破壞全局，不知吳氏何心而忍出此。吳氏既首開兵端，貽害奉直，又復陰謀百出，壞我中原，海內賢達名流，仁人義士，直道具在。公論猶存，孰是孰非，難逃公鑒。謹將經過情形，暨吳氏陰謀，奉告天下，俾得真相，伏維公鑒。張作霖江。

第五節 闕朝璽討吳佩孚之檄文

（銜略）爲傳檄討賊事。彼國賊吳佩孚者，本禍國罪魁，殃民戎首。迹其衡陽一役，糜爛三湘。直皖構兵，震驚畿輔。驅逐兩湖王巡閱使，而肆其慘殺毒手。霸佔鄂鞏德三兵工廠，而廣大其擾亂野心。使

川鄂兵連禍結而不恤，南北統一和平而無望。甚至截火車，截鹽餘，幾釀重大交涉。逼商會，加稅捐，不惜重苦商民。决堤復淪胥數百萬生靈，浪戰更傷害六七省精銳。吾民何辜！同遭慘劫！大欲無厭，屠戮同胞。充其素無政府之心，恐其難掩天下之目，當華府會議吃緊之際，竟爾威迫元首，推倒閣揆。陷國家於無政府地位，淪吾民於萬劫不復，其心何可勝誅。其罪擢髮難數。近復剝奪曹氏兵權，減削同人實力。使王承斌全師，變成撫弱。曹瑛軍職，任意解除。背本忘恩，窮凶極惡。意在將大權集中洛陽，而復以兵威蹂躪全國。從此殺機遍地，冤氣彌天。哀我蒸民，孰無父母，誰非人子，令肝腦以塗白刃。宗社幾變邱墟，受此切膚之痛，大仇應不共戴天。殲此不世之兇，衆志誓同聲敵愾。諒敵軍行暴，難屈深明大義之人。倘解甲投誠，當受特別有功之賞。本使誓師都下，討逆中原。所憑藉者公理人心。所保全者，國家命脈。行見一鼓盪平，三軍凱奏。觀兵武漢，洗甲長江。又豈僅投鞭斷黃河之流，走馬看洛陽之花已哉？

閩朝璽印

第六節 曹錕致各省電

立國大本，首重紀綱；紀綱不存，顛覆立至。况疆吏以守土爲職，軍人有服從之義。若自居表率，首背憲章，弁髦中央，憑凌鄰省，無名興師，肆意破壞，國家法紀，爲之蕩然，人民將何所託命耶？此者奉軍入關，既無中央命令，又未知照地方軍民長官，貿然進兵。車連銜結，分據險要，星羅棋布，內控京師，外扼津沽，中外驚異，莫知其用意之所在。錕有保土安民之責，迫不得已，嚴飭所部，節節容忍，節節謙讓，期免誤會衝突，蹂躪地方。張巡閱使皓日通電；謂簡率師從，入關屯駐，期以武力爲統一後盾。錕愚以爲統一希望，人心所同。但當趨向和平，不宜主張武力。並於養日通電，表明此旨，乃區區愚忱，未蒙張巡閱使虛衷鑒納。旬日以來，由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各路調兵並進，約至五師一旅之多。東布軍糧城良王莊靜海馬廠永清霸縣。西包房山良鄉長辛店豐台，扼據京津。斷絕交通，妨阻郵電。強占韓家墅子藥庫，劫奪子彈。迫脅解散懇植團。兼之所部兵士，毫

無紀律，焚掠姦淫，無所不至。婦女捐生者，日有所聞。該軍所過，閭里爲墟，人民何辜，受此荼毒。錕以桑梓父老之呼籲，國內袍澤之責望，不得不爲維持法紀保障人民之計。然猶冀奉軍籌計熟思，翻然改策，使大局有危而復安之機，人民有死而復生之望。乃奉軍竟於漾日暗夜，在固安北方十里堡向我射擊，並於固安城東南燒鍋營，用砲兵轉射我軍。又大城方面姚馬渡及北趙扶之奉軍，均於感日向我大城駐軍施射猛烈火砲。錕已嚴飭將士，但求自衛，不許還攻。惟營端既自彼開，則以後兵事，殊難預料，禍國殃民，誰負其責。錕德薄不足以感人，能鮮不足以防變。撫躬自疚，寢饋難安。抑錕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國家非一人一黨之私有，各省區土地人民財賦兵力，尤不能供一人一黨之私用，錕承乏封圻，於國家人民，有翌衛保障之責。惟能犧牲私人之權利，以殉國家人民。決不能犧牲國家之綱紀法守。人民生命財產，以殉一人一黨，更不能違背公義，以殉私交。區區此心，皇天后土，實式臨之。但求兵禍早能消弭，地方不至糜爛。錕卽解甲

歸田，不問世事。知我罪我，以俟公論。用布腹心，佇望明教！曹錕
冬叩。

第七節 張作相等通電

各報館公鑒。竊維清政失馭，國體乃更。革命以來，於茲十有一載矣。喪亂頻仍，日甚一日，自直軍由滯鄂撤防北歸以後，統一兩字，希望毫無。南北和議，始終停頓。推原禍始，實吳佩孚一人階之厲也。國家要素，全在綱紀，軍人天職，只有服從。當吳佩孚擁兵衡州之時，或乘勝進攻，或停戰議和，皆不失爲正當辦法。乃因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謀驅湖南張督。而吳氏干政亂紀之行爲，倒行逆施之舉動，遂至肆無忌憚，層出不窮，雖罄南北之竹，亦不足書其罪惡矣！吳氏欺世盜名，向以清白自詡，而衡陽之役，即騙得西南八十萬元。此外詐取及勒借各款，就所聞於各省官民，言之歷歷有據者。湖南省署及地方五百餘萬，湖北三百餘萬，江蘇七十餘萬，河南亦百餘萬。其餘敲詐沿路地方各款，爲數尤屬不貲，是吳氏之貪。不

得督軍，則稱元首爲先生。得巡閱使，則改稱我大總統。是吳氏之鄙。唆使成慎逐趙，繼又助趙攻成，致成死於非命，是吳氏之狠。其決堤灌河也，沿堤居民，聚集老幼男女環跪於前，涕泣請命，吳氏悉怒而投之橫流，乃指揮掘挖益急，是吳氏之忍。其奪位賣友也，以湖北地盤之故，對於王不惜多方掣肘，以犧牲其同系同鄉同寅之老，是吳氏之險。平居自命不曰武鄉侯，即曰岳少保，而居心奸狡，適得其反，是吳氏之妄。忽而國民大會，忽而廬山會議，甚至欲立第三政府，其實全無心肝，不過假空氣以自重耳！是吳氏之詐。尋常對衆演說，非掃滅東省不足以橫行中國，東省何負於吳，而野心勃勃如此。是吳氏之狂。尤復陰謀百出，自去歲以來，即時時欲將安徽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各省地盤，盡舉而歸之掌握之中，以遂其所大欲而後快。此尤吳氏之明目張膽，大言不慚者。其他詛謬之舉，國人著有專書，不待指數，是吳氏直一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之奸邪殘賊耳。近年因中原多故，張使以曹使坐鎮北洋。由曹使一意整頓，而張使慎固邊防，決不存絲

毫權利思想。乃以吳氏現行之故，不但中國商民受莫大之損失，而各友邦商業亦受其影響。自華府會議以後，國勢之陷危益甚。張使甚願鞏固北系團體，擁戴大總統，推舉王聘老段芝老及文武耆宿，共謀救國，張使尤素重曹使，果能協力同心，亦可貫徹此旨，協謀統一之進行。乃吳氏以受曹卵翼之人，反唇相稽。竟謀曹氏昆仲，除枉法貪贓外，別無好處於地方，是不唯破壞北洋團體，抑且辜負恩遇長官，負義忘恩，莫此爲甚。又復反復無常，一意搗亂。雖至荒旱薦臻，上千天怒而不恤。此次奉軍入關，原本奉大總統派員挽留，駐兵增兵，亦復同意。而曹省長親自到奉，亦同此旨。乃吳氏蠱惑曹使，必欲歸罪奉軍，迫令宣戰。並用其金口決堤之故智，填列多名，通電謾罵以啓曹。一若惟恐戰禍之不速者，是真國家之妖孽，當道之豺狼。作相等義憤填膺，忍無可忍。用特宣告天下，剪此凶頑。但張使與曹使交誼素敦，與直軍更無嫌隙。其無故挑釁者，只吳氏一人，我直軍同袍將士，如仍歸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禮之。如有甘心從逆，隨吳抗我大軍

者，卽當一律剷除。如有棄吳逆來歸者，當請張使一視同仁，錄功給餉。特別優遇。我大軍紀律素嚴，秋毫不犯，經過地點，公平交易，商民勿庸自相驚擾。靜俟我大軍滅此朝食，以與我海內同胞共享昇平，區區血忱，天日共矢，倚盾宣言，伏維公鑒。師長張作相張景惠汲金純吳俊陞鄒芬旅長趙明德李振聲闕朝璽鄭殿陞張學良蔡平本齊恩銘鮑德山李景林郭松齡牛永福趙恩臻湯玉麟張榮齊占九王茲棟田獻章梁朝棟趙玉周李栩林張九卿誠明胡永奎蔡永鎮劉香九郭瀛洲張煥相石德山張明九巴英額彭金山張奎武陳輔陞張作濤史魁元楊德生陳錫武英順袁慶恩張海鵬高福臨李冠福同叩沁印。

第八節 吳俊陞敬電

各報館公鑒。政局擾攘，禍亂頻仍，長此糾紛，國將不國。凡有血氣，能勿心傷。推厥所以致病之源，實由未能統一之故。每一念及，午夜徬徨！近讀張巡閱使皓電，力謀統一之辦法，以求根本之解決，愛國熱忱，昭然若揭。觀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寧日，障礙不去，

則統一仍屬無期數語。至理名言，尤爲洞見癥結。倭陞一介武夫，不學無文，惟知以國家爲前提，從無黨派之私見，深望羣策羣力，共濟艱難。其有能從事於統一者，則崇之敬之，其有爲統一之障礙者，則惟願與天下共棄之。諸公愛國，誰不如我？倭陞不敏，竊願從諸君子後，以周旋於壇坫間也。至制度如何確定，會議如何公開，老成人自有典型。政治家具有專學，倭陞武人，義不干涉。敢佈腹心，伏希明察。吳俊陞敬印。

第九節 張作霖宥電

北京國務總理各部總長，步軍統領各衙門張金老趙次老王聘老王子春兄孟樹村兄張敬輿兄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教育會，總商會，各報館鑒。頃致曹仲帥宥電，我哥通電，均經奉復。惟對於奉軍入關一事，大意尙須奉質者，請再詳言。來電所稱不奉中央明令，不告本省長官兩語，已將奉軍經過事實，明白通電。其是否不奉中央明令，不告地方長官，明眼人皆能辨晰。弟姑援一成例言之，爲我兄弟相

共研究之資料。前年直皖戰爭，我兄首統雄師，直趨畿輔，豈亦奉有中央明令耶？涿州良鄉琉璃河附近，皆京兆尹地面，非隸轄境，亦通知該管長官耶？至於武力爲統一之後盾一語。決非武力統一四字所能解釋，就使斷章取義，爲謀統一而興兵，較之爲地盤而興兵，爲公爲私，不可同日而語。試問上年湘鄂之戰，爲公平？爲私乎？如其爲公，何以不予督軍，則稱菊人先生，頓兵衡陽，以爲要挾。任爲巡閱使，則稱我大總統，決水灌堤，以禍人民也。昔賢云；我不欲人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我哥不此之責，而乃強誣奉軍以不奉命令武力統一，何不稍加反省，乃竟衝口而出也。吳佩孚之罵段合肥也，吾哥曾曠使之。此吾哥與弟親言，不敢相誣也。今則以施之合肥者，將施之於弟矣。猶對衆通電云，事事退讓也，祇許我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我。雖魏武一生得意之語，然後世卽以此爲奸雄二字之鐵證。在溥魏專制時代則可耳，若大同之世，天下爲公，一舉一動，皆當適合人民公意。項城晚年，一用手段，則羣起而指摘之，卒致敗死。近事

可爲殷鑒。吾哥老矣，文字之間，或未暇詳究，一味以罪惡加人爲快，遂自忘其躬自蹈之也。與其使天下後世閱吾哥之通電，摘其陰私而詬誶之，不如俯採微言，自爲更正，猶不失爲改過不吝之英雄也。詩云：慎爾出言，願吾哥三循之，若聽市井無賴之狺狺狂吠，猶掀髯大笑以爲得計，則非弟所敢知矣。特以奉聞，張作霖宥印。

第十節 汲金純濠電

各報館公鑒。竊金純謬長師干，忝膺疆寄，睹時局之擾攘，懼國祚之淪胥，念政策皆誤於琴絲，而厲階實由於作梗，自非則斷，難見廓清。頃讀張巡閱使皓電；以統一未成，國家永無寧日，障障不去，統一終屬無期，本良心之主張，以武力爲解決，詞嚴義正，振聵發聵，以九合諸侯之心，爲一匡天下之舉，凡有血氣，罔弗率從。慨自民國建元，已逾十載，南北解體，將及五年，外患相逼，旣披枝而傷根，內訌迭興，復燃箕而煮豆，民窮財竭，法斃網淪，倘一旦而覆亡，將萬劫而不復。乃邦人諸友，莫肯念亂，黨魁軍閥，各逞私圖，子曰

繼而益驕，癩以養而成患，揖讓救火，後悔已遲。夫窮陰凝閉，雷霆震而萬物皆蘇。小醜跳梁，撻伐行而羣雄始服。其有甘心助逆，出首抗衡，奮螳臂以當車，假虎威而嚇衆，卽爲公敵。誓剪凶殘。孰順孰逆，是非自在人心。或戰或和，中外當蒙共諒。爲萬方而請命。勞怨奚辭。果一怒而安民，捐糜何惜。願隨諸公之後，執鞭弭以周旋，庶奏底定之功，出蒼黎於水火。已簡師旅，駐衛京畿，敢布腹心，敬候明教。汲金純叩漾印。

第三章 北京政府之態度

第一節 徐世昌未戰前致張曹吳三使通電「節錄七段」

(一)「連日奉軍絡繹入關，逕抵津浦路之良王莊靜海等處。近畿駐兵，開至長辛店。直軍則東路駐馬廠，西抵涿縣琉璃河一帶。兩軍相距，均在數十里之間。市面頓形停滯，居民驚走相告。身爲元首，豈其熟視無覩，傾耳無聞，變起蕭牆，而猶茫不自覺。」

「此段叙奉直兩軍，互相迫近情形」。

(二)「既統馭之無力，更安輯之乏術，視袍澤之破裂而不能止，視人民之塗炭而不能救，居海陸軍元帥之職，視軍事之動作而莫知所謂。然則袍澤與人民安用有此元首，又安用有此元帥爲耶？」

「本段含有罪己之意味」。

(三)「直省連年災害頻仍，豈堪再受創巨。無論何方勝負，潰敗之卒，失散之械，遺之地方，其爲害非一二十年所能輯。況當比春煦之時，北顧蒙疆，未遐勤茲遠略。南軍北犯，雖云不成事實。但予以可乘之機，則彼得坐收漁人之利」。

「本段通述北方環境」。

(四)「畿輔無曹使，孰爲我袍澤全體之重心。關外無張使，三省數千里幅員，東北數千里邊防，豈關內兵力所能鎮攝？而西南半壁，長江上游，建威銷萌，則惟吳使是賴，一德同心，何謀不濟。奈何自殘其肢體！」

「本段推重三使，以見其所負職責之鉅」。

(五)「內閣之久懸，實關各方之隔闕。財政之重困，實緣軍政之不修。統一之不成，實緣我北方團體之不固。長此淪胥，其何能淑？國際地位，一有動搖，則國家將淪於萬劫不復之地！」

「本段對內閣，財政，統一，三問題，慨乎言之」。

(六)「若使大局及我身而破裂，國家及我身而淪亡。我何以對我袍澤，對我人民，自惟有退讓賢能，以謝天下。明知任期未滿，法律本無退讓之文。付託無人，時局益增紛擾之患，然情勢見迫，與其坐視亂亡，貽四百兆人民無窮之禍，無寧避世而去，敢受百世後之譏評。」

「本段將退讓賢能，以謝天下」。

(七)謂「懸崖勒馬，未始非豪傑之所爲」。

「末段仍望三使，最後覺悟。」

第二節 張作霖覆徐東海電

昌密，覽兩電，均敬悉。奉軍入關，本無戰意。曾迭電聲明，並

飭前線，不准越雷池一步。原冀和平解決，乃調人方相屬於途，而佩孚已開始攻擊。覈自彼開，公論昭然，諸將士爲正當防衛，連日激戰。各路吳軍或繳械投誠，或紛紛退却。作霖已兩奉明令息兵，又經嚴令前防，不准追擊。並切電曹巡閱使，囑其收拾殘部，安集生民。作霖亦決不作過情之舉。迄未得其復報，恐係吳佩孚執迷不悟，犧牲國家，是其本性，殘民以逞，夙具野心，以致奉軍將士，憤不可遏。常此窮追痛勦，多所傷殘，實非作霖本意。作霖仰承鈞意，服從之志，始終不渝。應請飭令曹使等念時局之艱危，懷外交之忠告，一體遵從嚴令，以保威信，則大局幸甚。倘彼一味窮兵，不顧國難，則非作霖所敢知矣。謹此電復，伏乞垂鑒。張作霖冬。

第三節 曹錕復總統電

北京大總統鈞鑒。祇奉個電，感愧交集。奉軍入關，分屯京津一帶，日內續進。有加無已。錕有守土安民之責，深恐彼此誤會衝突，特令統兵官長，嚴飭軍士，凡遇奉軍處處退讓。不得稍滋事端。於原

防地點，不得前進一步，由鄂回防軍隊，並令各歸原汛，屯駐休息。總期恪守紀律，不致驚擾人民，上以免元首之焦勞，下以保桑梓之安謐，耿耿此心，天日可鑒。銀素守服從我大總統，尤有知遇之感。茲奉明訓，謹當奉爲準繩，不敢稍有逾越。惟有一意嚴束軍士，保護人民，靜候奉軍出關回防，以竟息事甯人之志。瀝誠上達，伏乞垂鑒。曹錕叩。

第四節 隨砲聲傳出之三道命令

奉直兩方，既開始戰爭，時局前途，益形黯淡。乃仰人鼻息之總統，忽然王赫斯怒，特頒布命令三道：其一，令雙方停止攻擊，並飭兩方首領聽候查辦。其二，飭令京師地方長官，認真保護地方治安。其三，飭令京內外各長官，切實保護外人財產。後兩道明令，並結以各該長官是問之語。徐總統自當國以來，迄未有如此雷厲，但不知此時何以變易其一向雍柔之態度。說者皆謂其自知時至今日，鎮靜既非可以鎮靜之時，不如一施其總統之威權，有效固爲所希望。即不然，

亦落得吐出五年來之悶氣。然以其命令中有涉及保護外人者一。前者外間又有公使團贊成擁護元首之風傳，或者此項命令，別有所根據乎？誠匪夷所思矣，茲錄總統之命令於下：

命令一。前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近畿一帶，人心惶惑，閭閻騷動，糧食空涸，商民呼籲。情急詞哀，曾經明令。着各將移調軍隊兩方接近地點，一律撤退，以期挽救危局，徐圖善後。乃今日各處軍隊，竟有發生衝突情事，釁端一開，後患何堪設想。着曹錕張作霖等，督飭所屬軍隊，立即停止攻擊，凜遵前令。各將所有軍隊接近地點，一律撤退，聽候查辦。此令。

命令二。現在近畿發生軍事，京師首善之區，治安秩序，關係重要。着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兆尹，京師警察總監，督飭所屬，嚴重警備，認真防衛。各該長官等身任地方，責無旁貸，倘有疏虞，惟各該管長官是問。此令。

命令三。外人在華生命財產，應由中國切實保護，載在約章，永

宜遵守。現在近畿發生軍事，深慮不逞之徒，乘機思擾，波及外人。着即責成京內外軍民長官，對於外人生命財產，一律妥爲保護，勿使稍受損害。以重邦交，倘有疏虞，定惟各該管長官是問。此令。

第五節 六調人之和電

（上略）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奉養保曹諸公之力爲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聲。有調防換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啓驚疑，道路之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帥帥原經同意。兩帥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有商定最後辦法之通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已見一般。況就大局言之，膠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責兼折，躬資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重殘國脈，貽笑外人。卽以私交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津京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非得兩公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

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樑崩折之憂。竊欲於排難解紛之餘，更欲進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蒞津，一堂叙晤。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爲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請明教。張錫鑾趙爾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遠張紹曾印。

第六節 吳佩孚拒絕調停電

張錫鑾等前發個電。僅致曹錕張作霖，邀請到津晤商統一。聞張等繼思吳佩孚雖屬後輩，而以現在之地位論，實與曹張二氏相埒。籌商統一，絕不能不使之聞之。且此次直派中以吳佩孚主戰爲最力。故時局能否和平解決，尤以吳氏爲重要關鍵。二十二日因又續發一電，專致吳氏。其文云，洛陽吳巡閱使鑒。時局風雲，日趨險惡，弟等上感元首敦迫之誼，下念國民呼籲之殷。業於個日聯電仲兩兩帥，請其約日蒞津晤商，以資解決。並請雙方先將前線軍隊約退，藉安人心。當時本擬同電奉邀，因恐洛陽地方重要，台旆未便遽離，故擬俟仲兩

兩帥晤商後，再由仲帥電約。台端熱誠謀國，統一南北之舉，研究經年。現兩帥皓電，既以促成統一爲言，是與執事所抱政見已相符合。將來會議以後，公開討論，必能持平解決。以民意爲從違，萬懇台端於此最近期間，力持堅忍態度，以待調人之進行，是所切禱。張錫鑾趙爾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遠張紹曾養印。聞此電去後，吳氏卽覆一漾電，拒絕調停。原文如下：北京張金波趙次珊王聘卿王子春孟樹村張敬輿諸先生鈞鑒。養電奉悉。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佩孚束髮受書，固嘗略聞斯義。頻年以來，保國衛民，有應敵之師，無侵略之戰，中外具瞻，固非自飾。當亦諸公所深悉也。和平統一，人同此心，然必個人守法紀，而後全體之和平乃達。地方嚴疆域，而後國家之統一可期。偷名爲促進，而實則傾之。擾亂京邑，圍迫首都，殘民之逞，既爲國人共棄。縮軍符者亦惟有實行職責耳。正當防衛不可謂爭，弔民伐罪，不得謂戰。諸公必令佩孚堅忍以待，其先令奉軍悉出榆關，撤消其北京司令部，再議調停。否則戎首在奉，勿第以堅忍責佩孚也。吳

佩孚濛。

第四章 奉直戰爭與外交關係

第一節 駐京外交團之警告

駐京外交團，爲奉直問題，已提出二次警告，其警告；係取照會形式，共分三項：第一項。爲根據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第九條；要求自北京通海路之交通，即京津間之交通，須始終維持原狀，並不得在鐵路線內作戰。第二項；爲外人生命財產之保護，要求我國負完全責任，倘發生意外情事，惟該管軍事上級長官是問。第三項；爲維持北京治安問題，要求離京三十里內不得作戰，無論各項軍隊，（指奉直兩軍）均不許開入北京城內，並不得用飛機投下炸彈，傷害人命。其措詞頗爲嚴重，外交部接到此項照會後，當即商允當局。於（二十八日）下午，用急電拍致張曹吳三使，即將照會內容叙入電文之內外，並希望兩方力持穩重態度，切勿因此惹起交涉，與外人以口實云。至於外交團方面，對於此事變之保衛方法，北京城內，除英美各國從新

調入軍隊，加班保護外，尙無越出保衛界外之事實，並通令東交民巷外之僑民，一律懸挂各本國國旗，並抽出各本國駐兵數十人，分門扼守。無論何方軍隊，絕對禁止其侵入云。又據日人方面消息。日本政府因美國已派軍艦赴秦皇島，莫法亦已準備派遣軍艦赴天津大沽一帶防衛。日本爲採取均勢及保衛日僑起見。亦已擬由佐世保軍港派遣艦隊來華，共同防守。但其中有無互相牽制及互相監視之意義。則非吾人所知矣。此外直軍方面，已由吳佩孚氏領銜於二十六日致電北京各國公使及上海漢口天津等處各國領事。聲明興兵之原因。中有一佩孚等爲正義人道計，不得不取正當之防衛。凡京師地方治安及外人生命財產，均負保護責任。戰爭一告結束，卽行恢復交通。並懇諸友邦於戰爭期內，根據條約，按照公法，毋供給對方餉以及一切有利對方之行爲。等語。而張作霖氏亦已於（二十八日）晚向公使團通告。其內容有聲明爲謀統一不得已而用兵之一段。末則簡潔言明謂無論如何，奉軍方面必遵守辛丑條約。在離京師三十華里以內，決不作戰。故外

交團方面，前晚已知雙方絕不能和平解決。昨早發生戰事後，即派專員分乘汽車，往京師各地。實行調查商民態度，及內城情形。亦爲將來準備，並聞二十九日，又有大部美兵到京，擔任保護京師保衛界之秩序，及僑民之生命財產云。

第二節 奉直戰爭之日本態度

日本對於奉直戰爭之態度，今綜合各方面之見聞，爲一具體之記載。依敘述之便，分其節次如左：

(一)「外交當局」外交當局主冷靜之旁觀，四月二十二日，外務省，亞細亞局長，芳澤謙吉發表一正式談話，略謂「奉直兩勢力衝突之結果，政情商業，必大擾亂，此誠不勝遺憾！然日本從來以不干涉內政爲對華政策。無論何時，皆持公正中立之態度，而不偏倚。今後仍當如是。中國之內政，唯聽中國人自身之解決。」此談話不僅代表一外交部之意見，實代表日內閣除陸軍當局以外之意見。同時政友會之態度，亦可藉此而顯現。報知新聞所謂日政府將採取一有效之手段

，爲澈底之警告者，則未必實現。

〔二〕「陸軍當局」但日本之外交，主之者，不僅外務省，陸軍省，亦常主持外交。外務陸軍兩省，雖同隸於一內閣，而因外交陸軍兩省之各行其是，遂使同一內閣而發現二重外交之事實。此次奉直戰爭，外交當局雖主中立。陸軍當局，則不欲中立，月之二十日，憲政會關於外交內政之訪問委員望月小太郎三浦得一郎鷗澤宇八三氏以「中國之內亂問題」，徵陸相山黎半造之意見，山黎答之曰：「關於外務當局範圍以內事，吾雖不能說明，但當（一）萬一將來戰亂之結果，亂及與日本利權有重大關係之東三省，而危害我住民之生命財產等事發生之際。（二）義和團事件以後，中國與列國間所協定之中立區域內，如南北雙方出兵之際，則軍事當局，自有相當之考慮。」實即將相繼干涉之預言。蓋奉直戰爭，奉軍如不利，則東三省不能無戰事。而東三省有戰事，仍不出內政範圍。今山黎既有前言，則是不許東三省有戰事。不許東三省有戰事，若代下一轉語，即只准奉軍入關攻直軍，而

不能直軍出關攻奉軍。此之「准」與「不准」，何止干涉內政。且明目張膽，而援助張作霖也。

（三）「憲政會」此次奉直之戰，政友會意見，略如外交當局，國民黨，則置於不聞不問，唯最熱心倒閣之憲政會，日爲無意識之詆毀。憲政會主張由日本以東亞主人翁之資格，聯絡與中國有關係之列強，用最有效之手腕，爲強有力之警告。故對於陸軍當局之態度，極表歡迎，對於外交當局之態度，則極力攻擊。彼以機關報報知新聞爲喉舌，無日不挑撥中日國民之惡感。連日新聞論說，皆主干涉中國之內政，痛罵中國人不能以自力解決本身問題。又有一論說，題曰，「嚴正中立乎無爲無策乎」，論旨分爲三：第一節，極言日政府外交態度之不當。第二節，謂就張吳二氏與日本之關係論；張爲與日本有密切關係者，而吳則不然。今假令吳勝張而握北京之實權，則日本不能得特殊之利益。且恐其將造成排日之空氣。故直隸派勝乃日本之不利。第三節，謂日本雖中立，而英美各國，則無不偏倚一方。故此後宜嚴

重監視英美等之行動，澈底履行華府會議之協約，儼然寺內內閣援段排黎之口吻，雖憲政會今未掌實權，徒使第二寺內，援段政策，未必即能實行。然吾人見此露骨干涉內政之口吻，則不能不生「國際之興奮」。

(四)「一般輿論」東京新聞除報知外，對於奉直戰爭，大抵分甲乙二派：「甲」派以爲奉直之戰，本爲由腫而潰之瘡，中國之不易統一，實因瘡在。今此瘡潰，則中國或可望統一。「乙」派則以爲奉直之戰，亦即前茲皖直之戰。既能由皖直戰化爲奉直戰，則奉直戰後，多則二年，少則一年，必又有所謂某某戰，以代今茲之奉直戰。故此奉直戰，尙不能謂爲有意義之戰。但甲乙之觀雖不同，而以日本之不應干涉內政，爲結論則一。就中朝日讀賣日日三新聞，主張不干涉內政之態度，尤爲堅決。

(五)「中國通」吾人之所謂中國通，即日人之所謂「支那通」。意謂非中國人而通中國事也。日本之「中國通」，當中國有事時，必發表

意見，以指導其國人。此次奉直戰爭，如大谷光瑞，內藤湖南，稻葉君山，之談話，或論文，自爲報上必不可少之材料。內藤湖南有文學博士及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之頭銜。平日以「中國通」自命。實非全通，不過半通。唯日本對於奉直戰爭問題之意見，則有爲記者，認爲知言者。「文見五月五日朝日新聞，凡四節」。據云：袁世凱時代，中國本可統一，而日本則妨害之。遂使中國至今，尙不能統一。今之徐世昌，酷肖朝鮮之李太王，到底無統一中國之能力。彼弄李太王式之小手段，以操縱奉直，而結果卒陷於目下危急存亡之禍中。今無論張吳孰勝，中國統一之希望，皆較往日，易於實現。張勝則勢力及於陝西河南及長江一帶，北京尤全在其勢力範圍內。除西南外，殆已統一。卽西南亦可迅速統一。吳勝則能否掃蕩張氏在滿蒙之勢力，難爲問題。然在直隸之曹錕勢力，必全移於吳。陝西河南山東及長江之大部分，亦將入於其勢力圈。在統一之進行上，亦可謂已進一步。此外外人所懸念之裁兵問題，無論雙方勝負，但敗者，可得而解除武裝，其軍隊

亦能無條件而裁減。此實裁兵最經濟之一法。同時再由此勝者操中央政府之權力，依外人之力，整理政治之機關，改善其財政。則國際管理理論等，自歸於消滅，而中國之改造，亦可開其端緒。故吾人殊希望奉直戰爭速歸決裂，且澈底一決其勝負。」此言雖未免過走直逕，一若中國之患，全在張吳之對峙。張吳敗其一，則中國立可得救者。然於大多數日人方面，或欲助張或專以日本在華之利益，爲前提之際，竟有此比較的能。就中國大局而論中國事者，不可謂非衆醉中之獨醒者也。

第三節 天津各國租界佈防之經過

奉直戰爭，本埠各國租界，均非常注意治安。英美二國，除常備兵保護外，又調軍艦數隻駐津，以防不測。日法二國，紛紛調來艦軍大批，亦以資防護。故吾人親臨其境者，目見彼等佈置甚嚴，奉直軍決不敢入境界也甚明，自奉軍敗後，凡非解除武裝者，均不準入境寸步，其防護之嚴，固屬可敬。而吾民僉伏其境者，實屬可恥之事也。

第四節 某外人對於時局之重要談話

當奉軍入關時，大有動山撼岳之勢。誠如徐總統兩次命令，所謂人心惶恐，閭閻騷動者。直當其衝之保定與洛陽，已危如累卵。旁觀者且不知曹吳將何以自處。乃長辛店一戰，奉軍並未受大創，東路奉軍尚有屢次報捷之電，何以奉軍飄然退去，以強悍素著之張巡閱，竟到落堡一巡，亦即脫然而歸。就直奉戰事之表面上觀察，勝負雖各有所歸，其實奉天雖有傷亡，而直軍亦未能不失一矢。奉方如有退却，反足啓旁觀者之懷疑。本社特以此事訪諸某外人，據云：直奉戰事，此不過其一小結束，若謂終了，尙非其時。以余「某外人自稱下倣此」所見，奉直之正式戰爭，恐即以張之退却而開其端。蓋奉張之爲人，素稱梟勇，奉天軍隊，亦向以勇悍著。在關外數年，未經一戰。彼所自恃之特長；如槍射之準，馬術之工，皆未得一試其技，久欲馳馬中原，苦未得一機。張今假統一之美名，又惑於智囊（意指小葉）之煽動，遂欲以武力壓迫京師，爲貫澈其某大計劃之豫備，若謂其專對吳佩

孚而發，亦未爲中。彼不過以吳能爲其計劃之梗耳。張不徒梟勇，亦且多智謀，彼略據三省，絕未曾實用其武力。如對許蘭洲，對孟恩遠，對高士儻，皆以泰山壓頂之勢，使其懼而趨降或逃逸，並未嘗真動干戈。今對吳氏，實欲亦以此法，吳不懼，遂至於戰。張初不料吳竟如此，於是其未入關以前，虛聲恫嚇之計，完全失敗。故不得不讓一步以思第二種對吳之方法。吳此次之勝張，絕非其實力，可以致勝。地利上頗佔許多優點，京漢路全線，都在吳之掌握。由湖北直至京師，吳能操縱自如。吳以保定爲兵力集中地，東可以聯絡津浦線，北可以牽制京奉線，西可以控制京師附近一帶，或進或退，皆能爲其意之所欲爲。奉軍則反是，張之運兵，不能越京奉路，而京奉路尙有外交上種種之限制，以數千里之遙，由一綫分兵於京漢，京奉，津浦，三線，其勢已散，此不如吳者一。直軍雖缺乏款餉，然以其軍隊易於調遣，而又在其勢力範圍之內，自可遷就。奉天雖軍備充足，而以路途賒遠，亦轉困難，此不如吳者二。直軍乃久訓練之兵卒，又屢經戰事

、且固安一帶，多森林。良鄉一帶，有險要可據。彼軍皆北方人，地利甚熟悉，故能或隱或顯，以爲疑兵之計。奉軍既稍訓練而又未曾經過戰事，彼所恃之騎兵，在中西兩路，無所用之。彼兵之射擊雖準，以直軍或隱或顯，亦無所施。此不如吳者三。東路奉軍雖能得手，然以中西兩路，不能呼應。雖勝亦不能竟其功。此奉軍所以敗於直軍也。以張之機警，入關後，到落堡一行，遂深能知其利害，故不得不倏然而退。張既退駐灤縣，其意雖不可得知。然以吾之觀察，張或於此地與吳決戰，亦未可知。因張於此地與吳決戰，則前日奉軍之劣點，惟直軍當之。直軍之優點，皆失而變爲劣點。第一灤縣附近，平原廣濶，彼正可利用其奉軍之特長，勝則節節進逼，敗則翻然出關。卽以其實力之充足，亦足以制服吳氏，使不能堪。如奉張果出此計，勝敗之數，猶未可知。但張仍有一大劣點，卽奉天內部之問題，與海軍之截其歸路是也。奉軍之馮德麟與張素不睦，所以不得不屈伏者，以張之兵力，足以制服馮氏。張若與吳軍決戰，必盡出其精銳以全力對吳

○卽不然，至少亦須分其精銳之一大部分，馮氏若乘機竊發，頗可爲張心腹之疾。又孫烈臣以去年黑龍江之事，表面雖無如張何，其心亦未能安。張入關後，以全權付之孫氏，孫若叛張，張必無如之何也，近聞前吉林旅長高士儺，已潛赴奉天，此亦與張大不利。此三人之一舉一動，皆與張之勝負存亡，有絕大關係。海軍北上，亦宣言助吳，如海軍截斷奉張歸途，則張將無所逃。卽奉天內部無變，亦可以斷絕其運輸，凡此皆張之大劣點。但不知此劣點能終爲劣點否耳？外人之所談如是，神經過敏之譚，固不能免。但亦非毫無理由者也。姑記之以備關心時局者之參證。惟吾人酷嗜和平，較張吳兩使之希望，戰勝爲尤切。戰事旣已結束，頗不欲其戰禍再開，以重苦吾民。然則張吳兩使，若由此急轉直下，乃吾人所馨香祝禱之也！

第五章 未戰前之天津

第一節 曹省長逃避保定

當奉軍進關之初，曹銳卽避往保定。津人士對之殊爲憤懣。於是

各團體呈請總統，請予允准另行任命天津潰老嚴範孫爲直隸省長。拒絕曹四回任。茲錄天津公民李廷玉爲曹銳致曹巡閱使函：其原函大意，略謂公兄弟同官，軍民分治，不特兵匪交乘，閭閻不靖，而禍國殃民之事，且層出不窮。直省同胞，被困數年，或憚於威勢，而不敢言，或貪圖微利，不惜同惡相濟，乃嘆專制時代，無此苛殘。馮張貪婪，尙覺輕減。已素知其忠厚存心，萬不忍於出此儻亭省長，尤平易近人，初未肆行貪詐，輕聽莠言，共圖私利，寢假而忍喪名喪，寢假而甘犯法律。用是街談巷議，極抱不平，身被苦痛者，恨之刺骨。吾恐冰山傾倒之際，卽君家邱墓發掘之時，亦卽財產抄沒之日。此公不得不爲祖宗謀，尤不得不爲子孫者計也！固知忠言逆耳，正義危身，古人垂爲定訓。然以士有爭友，例之則緘默自安，殊非待友以誠之意。公能恤我之能，訥我之言乎？則鄉邦獲益，公可取映蓋之名。公不聽我之諫，且惡我之戇乎？則當世固有時評，千秋尤有定論，披瀝陳言，出於交厚，尙希惠而鑒之。

第二節 直省公民上大總統電

北京大總統鈞鑒。此次奉軍入關，確由邊守靖先向張作霖說明曹銳主張，犧牲吳副使佩孚，以便奉直携手，曹張一家。並即時調兵進關，以防他變。協謀定後，乃請曹銳親往，作爲溝通鐵證，至張使恫嚇曹銳，懼而聽從，均係遮掩耳目之舉動。及曹銳回津，未留一日，即赴保陽，說通曹錕。電招吳使，意在吳到保後，迫令自請開去副使，如不肯聽，則用毒辣手段。吳知內幕。疊電不來，奉張乃節節進兵，期於踐約。且慮未受中央命令，故屢次聲明，得曹銳同意。則是此番內亂，邊爲導火線。曹爲主動人，均係罪在不赦。惟念曹錕於全部將校將常脫離關係時，尙知惶懼改悔，助吳用兵。是否中央網開一面，姑不深究。至曹銳邊守靖，則確係內亂罪魁，法不容恕，應請將曹銳立免本職。撤銷邊守靖省議會議長資格，一併拿交法庭，依律懲辦，所有營私所得財產，一律查抄。備作救濟兵災各區之用。庶幾克彰國法，大快人心，公民等爲罪重首惡。不可道宥起見。公同籲懇，宸

網獨斷，爲國除奸。對此兇殘，勿稍姑息，則民國前途幸甚。謹呈。
直隸公民李廷玉周予覺王照李飛鵬張家彥張英俊郭鳳瑞李嚴吳振鐸叩
刪。

第三節 天津市民之恐嚇

天津爲奉軍要阨地，入關奉軍，均須路過天津。而天津又爲商業中心點，市民叢居，各國租界所在。一旦戰禍遍沿，非僅本埠市民遭災，而各國僑民，亦難能倖免。因之各國公使，紛紛拍電調兵，各租界防護極嚴，較爲平安。所以河北居民，或富有者，均紛紛向租界移住，因而租界房屋，租價極高。中產者，已無力租住矣。概自奉軍進關後，河北居民一逃而空，而市面營業，亦極形蕭條。每晚十點鐘以前，街上冷靜，無人過問。河北學校，亦紛紛散學，以免兵災。於是各界團體代表會，有組織保衛團，及設難民救濟所等舉動。

第四節 各界的變動

(一) 新聞事業

天津報紙。現在以益世報，新民意報，泰晤士報，大公報，中華商報，啓明報等，爲最流行。此次戰事各報消息，類多不是全真。惟市民於不確中，咸欲知其一二，所以報界營業，加倍發達。益世報，新民意報，商報等，主張拆衷。泰晤士報傳聞爲某派機關報，言論多助奉軍。五月三日特出號外云，謂吳佩孚陣亡，張使賞銀五十萬元。次日毫無其事，因之津中人士，益信該報之非。啓明報，又爲某機關報，內中多載某軍勝利，有時言之太過。吾們學者，決不能完全相信，終以比較的眼光，再求確實的消息。

（二）學校方面

河北各學校。早已放學。租界上各校，亦均停課一禮拜。他如一中，南開，中學，北洋大學，亦均於五月一二日，紛紛停課。惟南開大學，始終不爲所動，學生一本平日精神，照常上課，教員尤爲熱心。而校長亦寸步不出校門，日與學生同甘苦。吾聞本埠學校堅持上課者，祇南開大學耳。

(三) 教會方面

本埠各教會，鑒於戰禍之蔓延，遂會議將會堂，設臨時救濟所，以救鄉下難民之投奔。吾聞西沽教堂，六日因北倉開火，鄉民逃難者，有二千多人。該堂均收留之，並賜以開水等。又有祈禱會，懇求上帝，降靈快息戰禍。

(四) 難民來津之苦況

國恥日予與學友邱君等。買船往八里台參觀南開新校址，途中遇難民滿載而來。邱君詢之，彼則曰：大兵後來，吾輩來此避難。船中最可憐者，爲老人少年，衣單衣，食不飽，視之極難堪。吾輩復前進至八里台校址，遊覽一次，而校舍基礎，已略有模型，我們看後。校役對吾說，你們如再前進，必見大批行走難民，狀極可憐。昨夜號叫而來者頗衆。吾信其言，遂前往一看，果見難民紛紛而來，有一羣人，有老年夫婦，及處女小男孩等。他們行路極多，有一女人狀極可憫，席地而言曰：吾寧死此，吾決不前奔矣！此人因纏足故，腳極小，

故不能多行，後因一老人推迫，遂含淚勉強再行。吾看後心中就起二種感想；第一種，可以知道兵災的利害。第二種，可以覺悟纏足的痛苦。吾這次所見，僅一小部分，苟吾不幸而見全部難民，吾心當必痛碎矣！嗚呼！小民何辜，兵禍徧降及小民耶？吾言至此，吾心至痛！按這批難民，多來自楊柳青等處，他們因受馬廠退回的奉軍，在該村搶劫蹂躪，所以日夜來奔天津。

第六章 激戰中之天津

第一節 五月五日之天津

旬日以來，奉軍進關，絡繹不絕。吾津埠商民，久已陷於恐惶境遇。迨至五日，陡有奉軍三路均遭挫敗之耗。同時京津路上，又頻頻輸運其敗退之兵，一時恐惶態度，驟加百倍，全埠秩序，立呈一種特殊凌亂之現象。噫！甚矣，軍閥之流毒也。茲將是日各方情形，條誌於左：

▲「人心之恐慌」 是日上午敗退奉軍過津，忽有欲行下車之耗，

城廂一帶居民，大起疑慮，皆向租界逃避。人力車價錢立時大增，每輛多至一元，或半元不等，座者均不暇計較，立携其箱籠驅車而去。或有雇車不及者，徒步而行。又有不暇携物，隻身逃避者。迨至午間，濛濛細雨，沛然而下，道路泥濘異常。逃難者，曾不因之而稍減，街衢馬路，車馬雜沓，人聲喧譁，其秩序之亂，較壬子兵變，六年大水，誠有過之而無不及。各教堂均掛美國旗，往來車輛，亦有插英國或某行小旂者。多數商店，皆緊閉門戶，不復營業，警區方面，則加意警備，衝要地方皆加崗。至其他署機關，主要人員，亦多逃避。自早至夜，逃者不絕，大有十室九空之概。其不遷者，非貧民，即有特別原因者。然亦均終日閉門，不敢輕於一啓，其恐慌之態，可謂臻極點矣！

▲「市面之蕭條」天津商民，自奉軍入關，即日夜耽驚，至前日又大起恐慌，估衣街，鍋店街，針市街，北門內各大商店，多關門閉戶。居民更紛紛向租界遷居，扶老携幼，冒雨而行。東馬路一帶，頗

形擁擠，當有東四區，東二區兩署署員，副官，在馬路維持秩序，至五點餘鐘，逃避者始稍安定，而仍不絕於途。各商店亦皆於七鐘關門，街市異常荒涼。各游戲廠，亦皆停業。惟上平安電影園未停，因無客座，至八點餘鐘，亦即息燈閉門云。東西兩街，素稱富厚之棉紗商，除瑞生成尚存零星貨物外，其餘各號，均已搬運一空，閉門下鍵，各馬路商店，亦多嚴扃門窗。即久號熱鬧市場之三不管，亦突然蒙此影響，立現冷落之狀。各大飯莊，均未開火。戲園曲館，亦全行輟演。至晚八點，商店即一律閉門。街上滿目漆黑，電燈較諸往昔幾少白分之九十。人力車更屬寥寥，而各種叫買小販，亦多為絕跡，淒慘景況，誠可慨也。

▲「外人保護租界之週密」自奉直戰事發生，各國領事，極為注意，皆調兵保護租界。計日本兵艦四隻，停泊武齋碼頭。英兵艦一隻，停泊太古碼頭。法兵艦二隻，停泊萬國橋下游。聞各國官兵，在津者，有一萬二千餘人。除撥赴護路，有四千餘人，餘均在津保護租界。

○五日奉軍敗退過津。外兵戒備極嚴。各兵艦皆設大砲。萬國橋有法國兵守護。置機關砲一架。至是日晚間，各租界路口，皆有兵隊把守。日界佈置尤嚴。至中國地之東興大街，南市，華樓前，東南城角等處，皆有日本兵站崗。並在界內，設軍用電話，以通消息。華捕亦加雙崗。海光寺兵營，在圍牆守護，極爲嚴密云。

▲「津唐站長與奉軍偕逃」 津站長唐子華，爲張作霖之盟弟，與副站長張某皆兼有奉軍差使。此次對於奉軍輸運，極爲盡力。四日晚間，張作霖過津，與唐子華密談良久。張回新河，即收拾一切，馳回奉天。唐張二人，亦即收拾細軟，一同偕逃云。

▲「奉軍到站各方之維持」 五日奉軍敗兵，乘火車來津者，一日夜有十九列車之多，每列車皆掛車三十餘輛，到津站下車，索要飲食，皆被外兵阻止，不令出站。楊處長敬林，丁振芝，帶同屬員，到站照料。即在站設火鍋爐兩個。供給飲料，並令各區，購買大餅饅首，供給奉軍食品，始皆安然過津。奉軍前進來之銅元，亦由裝車運回。

至七點餘鐘，始行運齊開去，至夜間各國兵士，在站內守護。保安隊及路警均在站外駐守云。

▲「奉軍醫官之胆怯」 自中州安徽兩會館奉軍，撤回軍糧城後，本埠只有數百傷兵，及後防醫院院長，醫官數人。該醫官等，以奉軍皆去，直兵瞬來，自身勢必淪為浮虜，遂向延年醫院院長，王延年磋商，擬將此數百傷兵，移歸紅十字會治療，彼等擬即過回奉天，王院長已允為轉商紅會辦理矣。

▲「警察廳夜間之警備」 警察廳因人心惶恐，傳知各區，於夜間加崗，並發給各警子彈，巡長皆帶手槍，在各巷巡邏。並派保安隊，攜帶大砲機關槍，赴西圍牆外設防。體育社於夜間全體出發，分兩大隊，沿街游行，夜間極為安謐云。

▲「總商會董事開緊急會議」 總商會會長卞月庭，董事楊曉林，見人心惶惶，甚為關切。特於五日下午二鐘，召集會董，到會商議，籌議安撫人心辦法。並派差赴各路查看消息，隨時報告各商云。

「教徒之祈禱」自奉直決裂後，本埠基督教徒爲籲求減短戰禍起見，曾逐日爲大規模之祈禱。其祈禱主旨，爲感動軍閥，速弭戰禍，今幸不及旬日，戰事將告結束，黎民得早日脫離危險，斯誠上帝默佑之力！故於敗兵過境，教徒宋則久王卓忱等，又假東馬路福音堂舉行跪禱。並有李安素牧師及寶英堂雷舜生等各基督徒隨同祈禱。籲求上主感動敗兵，幸勿有所暴動。宋君等因兵災已過，擬擇日舉行一感謝會，以答天床云。

第二節 傷兵留津之慘狀

奉軍將士，因多不明用兵方法，祇知向前猛攻，一如胡匪攻法，又不明地理。而吳氏既熟地勢，又精用兵之法。聞此次大戰，吳氏多以暗伏法，及地雷制勝。因之奉軍死傷極多，軍火甚費。此次傷兵連津就治者頗多。予於六日，親赴河北新車站一帶觀察，河北公園及法政校內，統爲傷兵住宿。予見傷狀百出，哭者哭，叫者叫，狀極可憫！有心人注目凝視，固不免有心痛之苦。又車站上見列車內有重傷兵

士橫置如物，血跡零零，更爲淒涼！嗚呼！吾昔讀李華弔古戰場文，常嘆其言之太過。今吾日觀奉直之傷兵，益信李氏之言之真也。嗟乎！兵凶戰危，古人豈欺我哉？

第三節 南開學校維持開學之經過

南開校址 在天津南開地方，與日租界相比隣。當奉直開戰時，砲聲曾隆隆震耳，所以中學部曾有停課二星期之久。而大學部始終維持上課。茲記其經過狀況如下：

(一)「中學部」課學二週之動機

當奉軍三路進攻時，驟聞奉軍敗訊，於是中學部年幼同學，大爲寒心。各生家長，亦紛紛函電促歸。所以五月一日，四年生特召集全體會議。臨時舉出代表向校長全體告假回里，俟戰事平定，再行開學。校長當時不許所請。而代表報告全體同學，謂校長不許停課，但不負責等語。於是同學遂自決告假回家。當晚議定分四路出發：即北京路，奉天路，南方路，天津路。而一部分不歸者，一百三十餘人，仍

留校。二日上午。校長不得已乃宣布停課二星期。在校同學，亦不上課，但定有自修。集會等舉動。幸不一週而戰事已定勝負。故至第二星期日，同學均紛紛回校上課矣。

(二) 大學部始終維持上課之經過

(甲) 校長方面

五月三日校長鑒於中學學生之停課，恐傳及大學部。於是召集全體同學，聲明校長對於時局之態度。其大意謂此次奉直戰事，實無停課之必要。我曾經過兵災數次，並無苦痛受過。祇要你們態度鎮靜，不可自擾。萬一奉軍踏過南開亦可免避。因學校不是富家。晚上在鐘樓有人看管。苟有變動。自可通知大家起來。至於負責一層，我日在校內，必與同學同甘苦。現在上課，諸君自不免紛心，但教員可減少平日試驗。諸君更宜討論時局大事。以定然後結果如何？學生自經校長一劑奮興劑後，於是心志頓定。軟弱者，懦怯者，頓變為剛強矣。

(乙) 同學自衛方法

五月四日。學生鑒於奉軍敗退豐台，於是謠傳紛起。將來兵禍，決不能免。是晚住校學生，由級長召集會議，舉出室長三名，以資自衛。晚間苟有火光看見，立刻由室長號召同學起床，以預備暫避。同時又有校長報告，謂戰事漸分勝負，南開終不要緊。家中若有不得已事者，或胆却者，竟可向學校請假回家。又學生有膳費不濟者，亦可暫向我借用，俟交通恢復，再爲付還。噫！校長之體諒學生亦可謂之周矣。

(丙)學生不主張停課之原因

吾人仔細研究，不外下列數因；(一)校長是不願學生曠課，並有好幾次的聲明，學校對學生之態度，是盡力保護。(二)大部分學生，是家在本埠租界地，所以與上課是不受影響的。(三)家在江南的學生，往返不便，不得不住在學校。(四)家在戰線上者，即歸家亦不平安，有此數因，所以學生在無心求學中，不得不上講堂矣！

但是我要聲明天津上課的學校在激戰中，祇有南開大學校一校耳

。其中雖然有幾個原因，而始終有上課之精神，要亦難能而可貴者！

第七章 酣戰中之北京

第一節 酣戰時維持北京秩序者

北京於奉直戰爭中參陸辦公處爲維持北京治安問題，特開緊急會議，茲錄議決辦法六條：（一）蔡成勳之第一師，王懷慶之第十師，專以維持京城治安爲職志，以扶助警察及游擊隊之不及。該兩軍左臂上均加白布一條，大書保護二字。（二）凡屬於戰鬥團體之軍隊，不准進城。（三）按照辛丑條約，近畿四十里，不得作戰。（四）凡戰鬥力不完整之兵士入城，須解除武裝。（五）未詳？（六）遇有必要時，所有京畿不屬於兩方之軍隊警察等，概歸王統領爲總指揮。

至於協防之辦法：（一）第十三師軍隊擔任各城門及城內各地方，其步隊業已入城。（二）第一師軍隊，擔任南北兩路。（三）第九師軍隊，擔任東西兩路，（四）第十三師司令部，設於北京帽兒胡同，王懷慶爲司令。（五）第一師司令部設於北苑，蔡成勳爲司令。（六）第九師司

司令部設於西苑，陸錦爲司令云。

又駐紮所屬一帶軍隊。不下五六萬人。步軍統領王懷慶特召集第一第九及第十三師正副團長官，會議保衛京師治安辦法，咸謂京師治安關係外交。今日則實會各軍軍長，專以保衛京師爲任務，不參入何方戰鬥。決定分配辦法如左：

計開：西直門至左安門外一帶，歸第十三師擔任保衛。西直門至東直門外一帶，歸第九師擔任保衛。東直門至左安門外一帶，歸第一師擔任保衛。

第二節 奉直開火後之北京治安

時局陷入軍事狀態後，當局對京師治安，頗爲注意。除由元首下令特別保護外人，衛戍司令部出示安定人心外，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各衝要街衢，均有多數保安警察及游擊隊站崗。前門車站，及中央公園一帶，亦有衛兵架槍守衛。東交民巷鐵柵，亦已關閉。外人住宅及所乘汽車，均樹其本國之國旗。至人民方面，備受流離，播遷痛苦，戰

地居民，紛向北京城內逃亡。冀免戰禍。當局爲救濟是種難民起見，特於京師內外城及四郊地方，設立臨時救濟所，以資安撫。已於二十九日由步軍統領，京兆尹，京師警察廳，三機關，會銜布告。又當九年直皖戰時，中外人士，曾組織一婦孺救濟會，俾便於萬分危急時，救濟京師婦孺。聞中外人士，恢復九年之制，仍組織一會，改名曰京師公益聯合會，輔助軍警，以維持治安。總會設於青年會內。該會內分「總務」，「救護」，「食品」，「保衛」，「公告」，「會計」，「交際」七股。並於東西南北城，設立一救濟婦孺分所，請丹麥人「滿得」君擔任保衛股主任。組織義勇隊，分途實行保衛，保衛隊之隊員，則由學校，商團，共同組織之。又聞美人方面，尤於萬分危急時，准將美國兵乘坐武裝汽車，遊行街市，上項辦法，均積極組織，依次成立云。

中大學生，於上星期發起組織義勇隊，救護隊，以維持京師治安。簽名加入者，非常踴躍，一時竟達數百人之多。復由學生劉瑤報告，將已組織之義勇隊，改爲保衛團，救護隊，改爲救濟團，以與公益聯

合會一致進行。保衛分爲數隊支配，各街巷，胡同，督同軍警防備一切。救濟隊分檢查，招待，交際，文書，會計，保管，膳宿，衛生，庶務，講演，游藝，糾察諸股幹事，聞教職員學生俱形熱心。

步軍統領衙門，特派游擊隊三千人，分布各要區域，其配置如下：(一)西直門，平則門，彰儀門，各五百人，並將各門虛掩。(二)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前門外，各二百人，輪流巡邏。(三)總統府，國務院，交民巷口，及各重要機關，均酌量派兵防衛云。

京中食糧，據確切調查，實可支持三月之久。關外糧食，亦陸續運來，無接應不及之虞。乃一般米商，趁火打劫，格外居奇，米每袋漲價六毛，尙有繼續增長之勢。於市民生活，及京師治安，皆有絕大關係。望當局格外設法維持，免致暴亂，別出枝節云。

近以軍事吃緊，京師大車，俱爲軍事機關拉去當差，運煤之車，數日已不多見，惟汽車多是闊人，素來橫行亂撞，有恃無恐，昨亦皆一律插小洋旗，表示受有外國人保護。還有懋業銀行一輛馬車，大插

美國旗，並用白布，寫中美合辦懋業銀行字樣。

蔡成勳第一師，陸錦第九師，王懷慶第十三師，決不參加任何方軍事，專負供衛京師治安之責，已在京城四周保防，無論何方退却，決不令散兵進城一個。果爾，京師人士，大可安枕無憂，不必徒自驚擾也！

北京美國協和醫院，以駐紮長辛店一帶之奉直兩軍，業已開始攻擊。特組織紅十字隊兩大隊，其先發隊，於二十八日由西站出發，前往長辛店。並在前方陣地設立分所，以便收容兩軍負傷兵士云。

奉直戰事，突然發生，一般資本家，莫不異常惶恐。各銀行各大商銀號，所有銀錢帳簿，及闊人宅中之衣飾箱件，皆紛紛運入交民巷各外國銀行寄存。每箱一件，不論內裝何物，價值多寡，寄存費每件爲二十五元，保險三個月。但寄存時間，只限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逾時不候。二十九爲禮拜六，運入交民巷寄存，稍遲者皆未得存入，箱件堆在路旁，自行派人看守者甚多。今日爲禮拜，外國銀行，是更不

開門，此項堆在路旁之物件，尙須次日方得存入云。

廊坊頭條。爲珠寶首飾店金店之聚處，裝修陳設，無不輝煌燦爛。爲北京商業上首屈一指。茲因戰事發生，市面惶恐，已將陳設玻璃內之金銀器皿。及玻璃櫥內之珠寶，盡行撤去，皆易以各種花草爲陳設品。重要物件，則俱已寄存東交民巷。頃據由京漢車避難來津之人民云，長辛店琉璃河一帶之居民，近以奉直戰事發生，情形至爲困苦，因雙方劃定防線，居在防線中間之人民，只有逃避一條路。但是日間行走，女子是極怕兵，男子亦恐被兵拉去當差，故皆不敢走。只有黑夜潛地拖男帶女而行，距到防線，遇着兵士，卽疑爲敵人，不分皂白，避難人民被誤擊死在奉直防線上者，已不在少數！此尙在未開戰以前之情形。現在雙方已經開戰，在戰線中未逃出之人民，不死於彈火，亦必餓死，真是浩劫，亦云慘矣！

二十九日京車站，京津及北通州車，仍照常通行。惟每一次車到，避難人民，牽男帶女，扶老携幼者爲滿。據北通州避難人民云；該

處現因開到奉軍二十八師，城內外皆兵駐滿。故人民紛紛遷避。並無其他情況。該處駐有毅軍，亦照常維持秩序，京中所傳毅軍，別有動作者，甚爲不確。該處地面現尙安謐云。

第三節 追紀砲聲隆隆中之北京

北京城裏居民，於前月二十九日晨三時許，從睡夢中驚醒，聞砲聲隆隆，其時適天雨，初猶疑爲春雷乍動。已而雨止天明，砲聲仍繼續不絕，遂信戰事果起。而各機關亦次第接到報告。知砲聲之來自西路長辛店以南，直軍開始攻擊。奉軍起而應戰。同時並悉中東兩路先一日，亦啓戰事。第距京較遠。既難聞槍砲之聲，戰情更不易詳悉耳！人民恐懼日久之戰禍，已成事實。自不能不益起驚慌。一時街市車馬奔騰。紛紜糟雜。往來行人多現倉皇之色。其以箱籠物件，向東城搬移者，絡繹於途。使館保衛界之旅館飯店，未至午而房間定賣一空。小康人家之婦孺，驚懼甚。即多遷居使館保護界，以爲較可安全。東城外國學校，如滙文等校舍宿舍，均行騰併，而以騰出之空屋出

賃，取價甚廉。每屋一間，勿論居住若干人，祇每月收十五元，遂亦立時人滿。至城外居民，聞砲聲已起，猶以城內爲安。逃避入城者極衆。時各國籌辦之收容所，尙未完備，鄉人入城而無親友可投者，駐足各城根空地，觸處皆是。記者曾視察彰儀門一帶，如天橋，天壇，先農壇，附近，均有逃難鄉民甚衆，席地而居，此二十九砲聲起後第一日情形，人心極爲恐慌，入夜至三十晨，砲聲漸微，人心稍爲安靜。加以軍警機關，議決維持治安辦法，出示宣布，外人於治安上亦多所協助，如安格聯及稽核所外人，均允協濟軍警餉項，如外國要求武裝兵不准入城等等。以是一般人都相信北京可保安甯，且察戰地形勢，惟西路與京城關係最近。使奉勝固去城日遠，敗亦當向豐台退。即使有向京城潰散之兵，則事急關城。至極亦祇擾城外，城內可無恙也。故社會狀況，轉覺安靜如常。惟至晚間，則家家戶戶，及早關門，商舖生意蕭條，繁盛街市如前門外之大柵欄廊房頭條一帶，均八九時，即一律上門，行人亦稀少矣。三十日下午六時起，砲聲忽又由遠而

近，入夜大砲聲尤震人耳鼓，且微聞機關鎗聲，足爲戰事又近京城之徵。直至一日晨始漸微，一時謠傳四起，或謂交通全斷，或謂敗兵若干已至城外，將至如何危險狀態，不免又使人心爲之一亂。然一日由津入京客車，固仍安然抵站，至午後砲聲亦漸遠。二日天際陰雲全消，陽光大放，無砲聲入耳。戰況如何？亦鮮報告。京中狀況，又復如平時。若不知相距若干里有廣大之戰場也。至於金融糧食，因事前各方之注意，至此尙不覺有如何恐慌。據銀行界人所談，各行現狀維持，在短期間三四星期之內，當不至發生異狀。惟直隸省官銀號流在京市之銅圓票，經商會等各團體設法籌款代兌。昨見前門大街之鼎裕銀錢號經理代兌事，門前擁擠異常，着軍衣者，夾雜其間甚多。武裝軍警在側，維持秩序，不免擾亂人心耳！糧食一層，京中原有二月之糧，奉省所允接濟者，亦確可運京，不致有缺食之虞也。

砲聲起後，要人態度，有可紀述者：徐世昌初亦甚覺驚慌，不能不爲萬一之備，聞曾派人至東交民巷法美方面先容。擬事急可效黎元

洪故事，避入醫院，旋稍鎮靜。又曾有請外人調停之意，而二十九日之三令，「聽候查辦」，「惟各該長官是問」等語。中外人士讀此，莫不失笑。日徐爲滑稽大家，不意尤有更滑稽之新聞。有人上一條陳於公府；謂息戰有一法，請免張作霖職任孫烈臣爲奉督兼東三省巡閱使。免曹錕職任王承斌爲直督兼直魯豫巡閱使。免吳佩孚職任蕭耀南兼兩湖巡閱使。使其後路變化，戰事可止，此種條陳，蓋實迎合徐之意旨也。

周自齊因戰事既開，向徐辭職，謂上台本意在緩衝，既不能奏效，應亟退避。二十九日午後五六時，京中尙聞砲聲隆隆，周氏乃携其愛妾緩步中央公園，其態度安閑之至。陸軍總長鮑貴卿，亦以調和無功，與周氏同時請辭職者。但以其所居爲軍事最高機關，戰場上情形，及關於地面之軍事，不能置之不顧。故參陸處會議，又嘗在私宅召集軍警長官會議，不能如周大總理之閑散也。

其他各部無事可辦，總次長行動亦無足述。惟財部鍾世銘以地位

關係，軍警餉及政費不能不借重彼努力。軍警餉已得鹽餘撥付，政費則設治爲難。各機關且逼迫有加，故鍾氏表示消極態度。砲聲起後，卽不到部。各機關有赴宅索款者，亦託詞出外未歸。因有傳鍾已失踪者。此外尙有久不聞政事新以調和入京之王聘老現時態度如何，原無所表現，但在砲聲未起前，調和尙在進行之時，此老實嘗表示主戰態度，其所言論，頗與吳佩孚口吻相近。則對於現時戰事之傾向，自不待言矣。

洪故事，避入醫院，旋稍鎮靜。又曾有請外人調停之意，而二十九日之三令，「聽候查辦」，「惟各該長官是問」等語。中外人士讀此，莫不失笑。日徐爲滑稽大家，不意尤有更滑稽之新聞。有人上一條陳於公府；謂息戰有一法，請免張作霖職任孫烈臣爲奉督兼東三省巡閱使。免曹錕職任王承斌爲直督兼直魯豫巡閱使。免吳佩孚職任蕭耀南兼兩湖巡閱使。使其後路變化，戰事可止，此種條陳，蓋實迎合徐之意旨也。

周自齊因戰事既開，向徐辭職；謂上台本意在緩衝，既不能奏效，應亟退避。二十九日午後五六時，京中尙聞砲聲隆隆，周氏乃携其愛妾緩步中央公園，其態度安閑之至。陸軍總長鮑貴卿，亦以調和無功，與周氏同時請辭職者。但以其所居爲軍事最高機關，戰場上情形，及關於地面之軍事，不能置之不顧。故參陸處會議，又嘗在私宅召集軍警長官會議，不能如周大總理之閑散也。

其他各部無事可辦，總次長行動亦無足述。惟財部鍾世銘以地位

關係，軍警餉及政費不能不借重彼努力，軍警餉已得鹽餘撥付，政費則設治爲難。各機關且逼迫有加，故鍾氏表示消極態度。砲聲起後，卽不到部。各機關有赴宅索款者，亦託詞出外未歸。因有傳鍾已失踪者。此外尙有久不聞政事新以調和入京之王聘老現時態度如何，原無所表現，但在砲聲未起前，調和尙在進行之時，此老實嘗表示主戰態度，其所言論，頗與吳佩孚口吻相近。則對於現時戰事之傾向，自不待言矣。



奉直戰雲錄中編

第一章 兩軍大戰詳紀

第一節 奉直軍初戰時期

四月二十九日。奉直兩軍最近之配置，奉軍以左翼延長至津浦線上之靜海方面，中部則延長至東安，右翼則延長至京漢線長辛店附近之大昌莊，一如專俟後援部隊之到來。直軍一面，則集中其主力於保定，左翼伸至涿州琉璃河房山，中部伸至霸縣任邱河間文安，右翼伸至大城縣。二十七日晚。直軍右翼，已開攻靜海方面，惟未幾即撤退，至二十八日，始在該方面及青縣等處交戰。中部方面，奉軍之鮑德山旅長已率第一梯隊向永清縣攻擊，其目的在衝涿州之側面，該方面許蘭洲正深入直軍中奮戰不已。長辛店方面之奉軍，則於暫編第一師張景惠軍中，參加第十六師鄒芬及第二混成旅之一部。而於大昌莊至大興一帶，設戰壕列礮，以執守勢。直軍有第二十四師，第二十三師之一部，及董政國所率之第十三混成旅等。其指揮官據云：爲吳佩孚

○然又傳爲王承斌。直軍於二十八日聞張作霖率其總司令部已入關，遂爲先發制人計，卽於是日午後始。集中兵力於良鄉。至夕刻頃，形勢十分險惡，延至二十九日午前三時，直軍乃突以野礮開攻奉軍之最右翼之大昌莊矣。奉軍於是日黎明，亦漸漸應之。開放野礮，以取守勢。據中國人方面所傳消息，奉軍已退至蘆溝橋。其負傷者，已運抵北京西火車站。又北京市內，非常雜鬧，以貴重品移入公使館區域者頗多。據是晚由長辛店方面戰場歸來者云，是日午前，直軍之攻擊極猛烈。因是在第一線之奉軍暫編第一師，及第十六師之一部，一時退至長辛店。然至午後，因有第十六師之殘部及第二混成旅加入，故勢力復振。至午後五時，遂將直軍驅逐，而佔領良鄉，得機關槍四架。今晚大約仍有戰事。又同日長辛店方面之奉直兩軍戰鬪，似直至今日二時左右始止。其結果諸說紛紛，殊難得其真相。據云，直軍之攻擊至猛烈，然奉軍對之，以堅守陣地，故直軍不達目的而退，此說殆爲事實。又據詳細報告，直軍自昨日午後始，集兵於良鄉，由夕刻始，

遂開斥候戰，至今晨三時半，雖攻擊長辛店之奉軍根據地。然奉軍於敵之接近以前，並不應戰。直至午前六時，始向直軍迫以猛烈之砲火，至午後二時止，尙繼續猛烈之戰鬪。因是直軍不達目的而退。直軍於今晚或更於夜間襲擊，亦不可知。然奉軍對之，亦已有大逆襲之準備。長辛店之奉軍，除暫編第一師全部及第十六師之一部外，其第二混成旅及第十六師之全部，悉聞急復援，故有二師半之優勢。現正堅守防禦陣地。至直軍方面；則除第十三混成旅外，似加入王承斌之第二十三師一部，然以兵數不若奉軍之多，故直軍欲衝破長辛店，恐非易易也，今日午後公使團會議，關於保護留京外人之方法，有所協議，已決定執適當之手段。惟其內容，尙未發表。又二十九日。綜合各方面報告，奉直兩軍之配置如左：京漢線方面。移爲攻勢動作之直軍，已於二十九日晨在長辛店附近，向奉軍挑戰。奉軍有二師，一混成旅，置其主力於長辛店附近。佈砲兵陣地於蘆溝橋方面。於橋之東岸，則集中暫編第一師全部。直軍則以第三師，與第二十三師爲主力。

加以混成二旅，由吳佩孚親自指揮之。津浦線方面；有直軍第二十六師，混成第十二，與第十四之補充團。德州無直軍，惟有山東軍守備之。於四馬頭南姚店，則有第二十六師，與騎兵一團。於白楊橋則有步兵一團。大城有步兵一營。靜海附近；則有步兵約一團。又二十九日，據漢口電云：二十五日赴保定之吳佩孚，於二十八日致電蕭督，略謂奉軍有節節前進之形勢，佩孚將親至保定前線，任各軍總指揮，嚴加備防，執臨機應變之處置。至洛陽鄭州方面之守備，則一切由馮玉祥担任云云。現馮在鄭州，其軍隊正由潼關向洛陽運送。又二十九日傍晚奉天軍之前線，東部從青縣北方地點起，至姚馬渡霸縣。中部至固安南方，及碼頭鎮。西部至良鄉。在東部之奉軍，除第一第三第四第七第八混成旅外，又有騎兵三個旅團，其總數共有三萬五千人，頗呈優勢。直軍方面，因亟欲挽回第二十六師之敗戰，現正於此方面增加有力之部隊。中部方面，已佔永清縣，其向霸縣之一隊，及占領固安者，乃第二十七師之兵也。今晨未明，北京南方又微聞礮聲，戰

況未詳。同日北京電云；至三十日午刻爲止之戰況如下：本日未明北京所聞之礮聲，係長辛店附近南崗窪之奉軍礮兵前進，追擊正在退却於南方之直軍也。至午刻，奉軍占領良鄉，此方面之直軍，似集中主力於涿州及其東側之碼頭鎮。中部奉軍之占領固安者，現正預備攻擊碼頭鎮。占領永清縣之奉軍，現正進逼霸縣。但該處有有力之直軍，不日恐有劇戰。東部奉軍已占領文安及大城縣，現正以飛機偵察霸縣附近。奉天軍設野戰病院於豐台，從二十九日起至三十日未明，收容來自長辛店方面之傷兵二百餘名。聞直軍以飛機散佈勸降傳單於長辛店方面，及豐台附近。又在長辛店擲炸彈三枚，二枚未炸裂，一枚傷馬三匹。此聞因京畿總司令布置適宜，且奉軍戰況有利，故一切情形，較爲穩靜。二十九日晨馳往長辛店之張景惠，於一日間來往戰場與北京間者，凡四次，布置一切，甚爲忙碌。是日午後十時，又出京赴軍糧城。本日午後二時，奉軍將裝有現銀之箱，運往長辛店甚多。據云：此係軍用金，足以支持三閱月，又奉軍爲供後方輸送起見，向北

京各區募集夫役，每區三十名，運往戰地，至今日爲止，運往戰地者，共計六百名。

大陸報二十九日北京電云；久料之中國北方內亂，已於今日實現。各路前線，皆有激戰。京畿附近尤甚。據美使館消息；馬廠附近，兩軍昨日開火，經劇戰後，張國溶統率之直軍二十六師，已完全將奉軍擊退，奪獲大礮及機關礮數架，雙方死傷甚衆。京漢路方面；今日拂曉，奉軍首先開火，大礮射擊聲，京中歷歷可聞，陣線中心，似已在蘆溝橋附近，離京甚近。直軍志在盡力攻取琉璃河及長辛店。奉軍之目的物，顯在吳氏北方大本營之保定。美使館接有報告稱，中國軍艦兩隻，昨日自煙台出發，希圖截斷奉軍山海關與秦皇島間之交通。北京地面，尙無擾亂發生，外僑羣徙使館界內，美海軍正在調查京中美僑，擬一旦亂事發生，即將全體美僑遷入使館區域，美海軍尙有一百七十五人來京，現在途中。

星報四月三十日北京電云。中國向來未有之惡戰，今日方沿極長

之戰線上進行，其最近處之長辛店，距京僅十七哩。此次戰爭，並非如昔日之徒演一滑稽劇。軍士作戰時，既不飲茶吃飯，亦不閒談，大礮轟轟聲，來福鎗及機關鎗之射擊聲，幾無片刻停止。前線軍士應聲倒地，前仆後繼，傷亡委積，凡歐西劇戰之慘狀，無不畢呈。此種情形，乃記者親往長辛店奉軍前線目睹者。當記者至長辛店時，見盈千累萬之奉兵，軍容甚盛，訓練頗精，悍不畏死。此種惡戰，使西國兵士當之，亦不免有畏色，而奉軍毫無懼容。在一傾斜小山之崖。有平原一片，廣約一哩，奉軍於此，置六吋巨礮。向敵施放，榴霰彈陸繹不絕，砲隊西面，亦受吳軍回擊。足見直軍中亦携有重砲，而兩軍機關鎗對射不止，開花彈呼呼作響，自頭上飛過，一經着地，震人欲墜。奉軍步隊前進時，砲隊隨同射擊，以爲掩護。四周兵士，紛紛受傷倒地，卽由救護隊昇回第一救護處，後隊兵士立卽前往補闕，火車駱駝，及各種車輛，自北京運援兵軍需赴前線者，絡繹於途。此方奉軍內有向駐南苑張景惠所統之第一師，彈械糧草，俱甚充足。現固守長

辛店。自長辛店至北京一帶之鄉民，未受軍隊騷擾，從事工作，一如平日。京內旅客，悉已他往，各城門皆有重兵駐守。美海軍援兵及印兵俱於今日抵京，以備奉直軍隊侵入北京時，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字林報二十九日北京電云：馬廠與津浦鐵路間，昨晨發生戰事；據稱直軍已擊退敵軍，今日則長辛店及豐台間，炮聲不絕，聞兩軍上午二時開火，前線鏖戰不休。昌化（譯音）附近尤猛。吳軍之在近畿作戰，大約希圖擊破奉軍右翼，此路現由奉耶教之將軍指揮。

東方通訊社二十九日北京電云：今晨總統府接得奉直軍正式開戰之報告，據該報告；中路之固安，南路之青縣靜海西路之軍隊，已於今晨二時半，在長辛店北方之三家店相衝突。今晨此間所聞之炮聲，即三家店之炮聲也。奉直兩軍除前電所報在三家店衝突外，又在長辛店東南五華里之南崗窪及盛興相衝突。該方面之直軍中，有屬吳佩孚第三師之軍隊，勢頗猛烈。此間關於維持治安之警戒，愈加嚴重，從本日起，不分晝夜，凡屬要道，一律配置巡警。奉軍大徵發苦力，搬運

糧食，無數羣衆，咸聚集西車站。探聽戰地消息。又一日北京電云；據從三十日午刻起，巨同晚視察長辛店方面者之談話云；奉軍以暫編第一師，及第九混成旅，在長辛店前方一千邁當之高地列架大炮。從三十日午後三時起，復用野戰炮應戰。但在長辛店之北方，則有第十九師。在其又北方，則有第二十八師，各各開始行動。在長辛店尙有未列入戰線之炮兵一大隊。奉軍之後援隊，當時正行抵蘆溝橋，總之。該方面之奉軍，武器，彈藥，糧食，皆極豐足，兵力亦甚占優勢。蘆溝橋居民其老幼婦女，均逃往他處避難，餘皆照常從事商業。直軍現在似在奉軍最前綫前方三千邁當之距離，直軍之野炮彈，盛落下於奉軍陣地。奉軍亦以野炮，山炮，射擊直軍，不稍間斷。二十九日之戰鬪，奉軍曾退至蘆溝橋之說不確，外人觀戰者甚夥。從三十日午後三時起開始之炮擊，炮聲至夜不息。從午後十時起，天雨，炮聲猶殷殷不絕。至今晨雨霽，仍微聞炮聲。據張家口傳來消息云；該處於二十九日已發布戒嚴令，第一混成旅之一部，於三十日運往北京。又奉

天方面所傳消息云；三十日午後三時在長辛店南方南崗窪之炮戰。直軍第十三混成旅旅長董政國陣亡，唯真偽未詳？又三十日天津電云；從二十九日午後四時起轉攻勢之奉軍，於是晚占領良鄉，直軍退至蛇里山南方二十華里。此間奉軍方面，稱津浦線之奉軍獲大勝，已占領青縣。在渤海灣之外國軍艦司令官，用無線電報，致通牒於正由上海北航中之楚同楚泰兩艦曰；爲保護北洋商業計，拒絕兩艦之北上，若在京津沿岸，採軍事行動，則將有相當之處置云云。兩艦即覆電，遵命辦理。以上係華人方面消息。在琉璃河之吳佩孚，本日忽忽歸保定，目下保定有兵變消息。本日華北新聞云；吳佩孚已與英人訂密約，求英人之援助，以採掘宜昌煤礦，建築漢口商場，長江沿岸利益不讓與英國以外爲條件。

第二節 奉直軍劇戰時期

二日星報記者電云；直軍旅長董政國，奉軍旅長梁朝棟均陣亡。奉軍師長鄒芬亦在受傷之列，足證長辛店附近戰事之劇烈。

大陸報觀戰記者云：五月一日自長辛店直軍司令部來電。稱西山坡奉軍陣地自增入重礮隊後，今已有不可破之勢，奉軍炮擊甚準。豐台至長辛店一段路線，仍爲奉軍據守。軍中軍械，異常精備，奉軍自開火至今，純取防禦態度。吳氏續調軍隊，準備自側翼夾擊。吳在前線督戰，已歷兩晝夜。雙方礮擊，業已二十四小時。此間戰場中奉直作戰人員，約共二萬五千人左右。據直軍探報：奉軍中雇用日本閑散軍官。直軍最精炮隊。由饒有經驗之留學法國之某軍官統率者，已於今夜抵此。又四月三十日保定電云：直軍計劃，擬明午進佔長辛店，稍後佔豐台，天津前線報告，直軍稍進，已過某橋（Repulse Bridge）河南援軍一旅，今日過保定，前赴長辛店。陝西援軍，亦不日可到。天津方面，日內將有大戰，某西人乘汽車來保，據稱奉軍與直軍不同，舉動野蠻，偷經大敗，天津必有劫掠之虞。吳氏今夜自前線回保，料將立赴馬廠。直軍今日試用漢特萊斐巨式大飛機一架。又五月一日北京電云：據美使署所接報告觀之，直軍向奉軍陣心奮撲，已占勝利。

○奉軍沿京津鐵路，退至黃村附近。直軍曾圍攻熱河察哈爾之混合軍一師。殺其司令。聞吳氏自保過津保大路赴馬廠，刻抵任邱，料直軍將大舉進攻馬廠，以期將奉軍逼至天津。德州電稱；第八師已自浦口抵此，刻方開赴馬廠。魯軍第一混成旅四千五百人，已抵德州，尙有第十九師，今日亦可開到。昨夜京南炮聲非常猛烈，澈夜不息，此方直軍料已距京不遠。聞馮氏統率之直軍向南佯退，以期引奉兵深入京漢鐵路。各方報告；俱稱死傷甚衆。京中外交團因接有天津美副領事報告；稱山海關天津間之鐵路，已被阻斷，火車紛紛回津，不日將根據不得阻斷交通之成約，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英法意三國，俱有炮艦開抵大沽。

四月三十日字林報記者云；長辛店附近，炮火通日未息，兩軍防地。未有移動。奉軍列炮七處，每處置三吋口徑大炮三尊，發射不絕，礮彈能及一千八百碼。而於相距六百碼之最近戰壕，榴霰彈之爆發，至爲準確。直軍方面不如奉軍之濫用炮彈，炮術亦遜於奉軍。今夜

大戰仍在進行中，據報直軍正發展其側翼活動，故奉軍沿鐵路向豐台稍退。魯督田中玉有潛逃之說。若果確實，則爲奉軍之利。又一日北京電云；午夜豐台方面機關礮，及來福槍聲，一如大礮聲，京中聞之，甚爲清晰。是爲昨夜十一點所接報告稱直軍距豐台已僅數哩，正迫奉軍後退云云之佐證。京中各街道，俱有重兵駐守。又一日晨七時三十分北京電云；奉軍通夜炮擊，已得維持其防禦物，故仍保守原有陣地，夜間黑暗異常，並有微雨。直軍即無敵方不絕之砲火，亦難越泥濘之農田前進，就炮聲觀測，午夜以後，兩軍陣地似未有移動。

交通大學北京無線電云；美使署隨員塞慶斯中佐由戰地歸來，據探前三十六小時內，礮火無間斷，直軍英國式飛機一架，由保定飛至戰地，拋擲炸彈。內有一枚落於美國水兵所乘之火車附近，未有損傷。奉軍阻斷京津間之鐵路交通，外交團已向提出嚴重抗議，謂違背辛丑和約，如不立即恢復交通，則將派外兵防守路線。前線已由馬廠西展至保定，復折而北至長辛店。據傳此次戰事，乃由吳佩孚限張作霖

於二十四小時內撤退京奉鐵路之奉兵促成。美水兵五十名抵京保護美使署。各使署衛兵，已達千人。中國海軍司令電告政府，擬助吳佩孚。連日華人攜帶用品入西城各門避難者，共有數千名。又天津電云；據此間發表之公報稱，馬廠之戰事，直軍死傷百餘名。北京已宣布戒嚴令，星期一日奉直軍復相大戰。又香港電云；孫中山語客，謂不日將誓師北上，與張作霖合攻吳佩孚。

東方通訊社一日北京電云：據此間奉軍司令部之代表云；昨日長辛店方面之激戰，第十三混成旅長董政國中流彈陣亡。奉軍之死傷者，約二百。直軍約有三四百。又奉軍以直軍二營爲捕虜。又一日天津電云；據此間所接消息；長辛店方面激戰之後，直軍之以第三師，第二十四師，第十三混成旅，第十二混成旅所組成之約一團，悉爲奉軍之捕虜。固安方面，現正在激戰中。二日天津電云；芝罘來電云；目下在該處之中國軍艦，爲永績楚同楚觀，及三十日入港之海籌。據中國海軍方面消息；謂專爲巡視芝罘龍口等山東沿岸而來，但照第二艦

隊司令杜氏之意見觀之，或將臂助直隸派，未可知也。此間一般人士，頗注意於海軍今後之興動。又二日漢口電云：自奉直兩軍接觸以來，京漢鐵路沿線，皆設直隸軍之兵站部。而於漢口鄭州洛陽石家莊保定涿州六處，設大兵站部，軍需品多從漢口運去。最近運去小槍彈一千六百箱，砲彈八百發。又有由漢陽兵工廠運去機關槍一百枝，機關砲十一尊之說。確否未詳？

字林報二日北京電云：吾人欲知戰地真況，必先摺斥七成之謠言。中外記者，莫不喜談荒誕之消息，更從而信之，作爲報告之資料，幾幾如同一轍。卽如上月三十日外間皆稱奉軍已被敵人，逐出長辛店，敗兵紛紛回京一節。（一日）記者親赴前線視察，見奉軍仍安據形勝之高阜，來福槍及機關砲對射不絕，大砲似不甚多，卽射擊亦欠準確，似爲未嫻砲術之人所施放。奉軍陣地不惟未經移動，且又擊退直軍一哩。記者經過奉軍全陣線，至於北端，卽所稱直軍希圖側面擊退奉軍之處，則見實際適得其反。奉軍將領僅從事於展長陣線，佈置適宜

之兵士及軍火，以備直軍前來而已。軍中餉械精足，士卒作戰，尤饒精神，戰場上來福鎗及機關砲，發彈雖多，而死傷殊少。昨日雙方並未戰鬥，不過互相砲擊而已。至其他各戰場，戰事固烈，尙無眞確消息。但如長辛店之例，則目下去眞正戰鬥尙遠，大約須俟諸判決勝負之時，或有惡戰。當今兩軍主要目的，徒在作碎劊兵之戰聲而已。

文滙報二日北京專電云：張作霖吳佩孚刻在廣五十哩之陣線對峙。奉軍總指揮已由張作霖代孫烈臣，現駐軍糧城，陣線可分爲兩路：一西路，一東路。西路自長辛店起至固安止。由張景惠指揮，其司令部設長辛店。東路由張作相指揮，其司令部設落堡。吳佩孚之戰略，似在衝破奉軍陣線，先達豐台，繼達北京。奉軍現仍扼守所有之陣地，僅固安已爲直軍攻陷，惟奉軍現距該鎮不足二里，或可於旦夕克復之。戰事之主要特點，爲砲戰，及偶爾衝鋒一二次，但雙方浪費子彈甚夥。余（訪員自稱）嘗於星期杪游閱西路陣線，張景惠及其參謀員駐長辛店車站，以客車三輛爲辦公處，軍需源源由京漢鐵路運到，駝，

馬，驟，畜，運輸奉軍之槍砲子彈者，絡繹於京外道上。奉軍所用之砲，多爲十六生的米突克虜伯砲。置於長辛店南面數里西山陰之高阜。西路陣線，共計有戰士四萬五千人，外狀雄赳，每日三餐。爲米，飯，鹹菜，青豆等類。火線之兵士，所食者，爲麵包大餅。兵士皆攜日本來福槍，佩有彈藥囊水壺等物。儼如他國新時代之兵士。星期日長辛店東面之北段，曾見大戰。奉軍強襲某岡，而敵方砲火，猛不可當，致未能前進，卒爲直軍逐回。直軍亦回攻數次，但亦被逼退却。直至奉軍停戰始已。昨夜余臥長辛店南教堂，美教士已將該堂改爲村民避難所。機關槍聲，澈夜不息，雜以隆隆之砲聲，晨間五時，余策騎至陣線，但未聞有戰事。來福槍聲，四面皆是，雙方現於此坡陀起伏之廓土，扼守未必可恃之陣地。奉軍則正掘壕自衛。余回鎮時，見奉兵方環兵灶進早餐，余請一騎兵以芻秣食余騎，願給以酬資，該兵答曰：「我不能取錢，取了要斷頸脖，我可給你些高粱乾草，此足證軍中紀律甚好。今除下令徵取雜糧外，餘無劫掠沒收情事，兵士錢囊

頗充實，余曾見若輩自小號門竇中購買零星物品。惟余嘗聞避難之村民，抱怨閒散兵士之暴行。據謂日落之後，如向購物之兵士索銀，則輒被指爲奸細，飲彈殞生。紅十字旗處處濫用，且屢次用以掩蔽實彈之大砲。據奉兵聲稱，直軍缺乏糧食，每日僅領紛團二枚，直兵除來福鎗外，且携有手鎗云。余離長辛店前，有直軍飛機一架，環繞天空，將歸時，擲下小炸彈一枚，落於距車站南一里之田中，毫無所損。余經過奉軍及中國紅十字會所駐之各村，歸抵北京。紅十字會之救傷員，先爲傷兵裹傷，然後由鐵路運送。北京協和醫學校已願收容傷兵，爲之醫治。長辛店教堂，除收容難民外，且設療傷處。由醫科學生司理一切。北京謠言不息，謂吳佩孚調至戰地之兵，共有十一萬九千名，以抗張作霖之十二萬奉軍。其實直軍戰於琉璃河長辛店之間者，不過五萬名耳。又同日北京電云；直軍司令部現設保定，吳佩孚分戰地爲三部；右翼由王承斌指揮，注重河間周圍。左翼由馮玉祥指揮，馮將率精兵四五萬名，直撲豐台長辛店。中路由吳佩孚親自指揮，位

於固安一帶。

大陸報一日天津電云；余（訪員自稱）親往視察京津陣線，知前傳奉軍敗退黃村附近之說不確。奉軍現仍扼守永定河兩岸，其陣線有數段，向西展開二三哩，各路戰事，仍在激烈進行中。

東方通訊社二日北京電云；今日日本社特派員赴長辛店方面前線，實地調查如左：二日午後二時之戰線，直軍方面之砲兵陣地，西在房山縣及南崗窪，備野砲約十門，東則迂迴甚遠，在距長辛店東南約三千米突之距離處，備野砲六門。又南方在良鄉備重砲二門。奉軍雖比較的不發砲，然直軍方面則發射榴霰彈榴彈不已。此等砲彈，皆炸裂於長辛店南方甚盛，其間於東方，亦遙聞機關槍聲不絕。小槍彈由東南兩方，陸續飛來無已。張景惠及鄒芬，皆在長辛店指揮，其糧秣彈藥，似頗豐富。戰線第十六師及暫編第一師之兵士，其行動頗覺勇敢。午後三時有直軍飛機，來長辛店上空，在一千米突以上之高度，飛向南方而去。據聞今晨有直軍飛機二架，沿京漢線飛來，一投炸彈於

長辛店附近之機械庫上，無大損害。一投炸彈於蘆溝橋車站所停之彈藥車上，亦未命中。又據奉軍當局所談，則謂自三十日至今日，每夜皆戰，而於黎明時尤極猛烈。迂迴於南部及東部之直軍，非常勇敢。一日奉軍向由南來此攻擊之直軍步兵猛射砲彈，而逆襲之結果，其將校團長以下十名，及兵士一百五十八名死。至拂曉之戰，則捕獲其將校一名，與兵士二十一名。茲已各各解除其武裝，發資遣回矣。聞此等皆舊時河南省之毅軍新近編成而最近調至戰線者也。

大陸報三日北京電云；今日北京頗爲安靖，長辛店亦無戰事。聞此路奉軍明日將取攻勢，徐總統正設法使雙方停戰，已遣使分往保定及軍糧城直奉總司令部，並命調人用種種方法，務期停止戰事。現料本星期內兩軍將大戰一決勝負。又一日長辛店電云；直軍南路獲勝，右翼張國溶所統之二十六師，已進至馬廠，佔據津浦鐵路。左翼王承斌之第三師，已攻取大清河之勝芳。（在天津正西二十一哩）。中路與敵軍在相持中，北路陣線，則互有出入。吳佩孚常在前線督戰，現擬

當馮軍進攻之時，並遣混合之豫軍赴前線助戰。今日馮軍中砲隊，及其他各隊已配置齊備，大軍全體，後日可到。馮軍既到，將繼續施行吳氏包抄敵軍之計劃。昨夜直軍北路受奉軍砲擊，損傷甚重，傷亡之數，夜中共五百人。今日續有二百人，輸送隊中亦多有擊斃者。

字林報二日北京電云；吳佩孚率大軍一萬人，猛攻馬廠鄰近，此處奉軍係張學良統率，勢幾不支，幸得豐台援兵之助，始能保守陣線。吳氏對於豫省情形，深爲不滿，爲恐後方掣肘起見，已急令留豫軍隊出發。英使館練習譯員彭萊脫氏，今日隨使館軍事參贊巴爾滿氏赴長辛店觀戰時，爲流彈所中，穿過頭頂，但未傷及腦髓，目下人事半省。醫生云；當不致有性命之憂，彭氏經紅十字會醫生裹護後，即由汽車送往北京。

文滙報四日北京電云；直軍已佔據豐臺，奉軍向落袋引退。又電云；政界及使館界盛傳吳佩孚在馬廠惡戰中陣亡。此項消息，殊難遽信。現待使館觀戰員證明虛實。

星期三日漢口電云；據今日武昌督軍署所接戰電；一日拂曉，直軍先鋒自大城向敵軍猛撲，下午一時，奉軍後却。進佔芳鎮。芳鎮距天津僅四十里，現由第三師，第六旅防守。吳氏聞此捷音，即自長辛店電告蕭耀南，稱三日內，可以攻下天津。又四日北京電云；奉軍暫時已足阻止直軍之突擊。奉軍損失甚重，傷兵多因無暇救護而死，日下雙方皆急調援兵。

東方通訊社四日北京電云；京漢線長辛店之奉軍，似於昨晚以來，受直軍之襲擊而敗北。其敗兵之一部，因恐其至北京城外。故北京各城門，已全數關閉，極力防止彼等之入城。又據總統府方面消息；亦稱長辛店已歸直軍之手。又同日北京急電云；長辛店奉軍於昨晚受直軍側面攻擊，大敗北。直軍已於今晨佔領該地。北京城門亦關閉。直軍今日佔領豐臺，奉軍向東南方退却。

第三節 奉直軍決勝時期

東方通訊社四日北京電云；今日正午，據出長辛店方面歸京之中

國救護員談；自昨晚二時迄今晨，爲直軍迂迴向奉軍右翼，猛烈攻擊。故奉軍右翼先失守，次則長辛店南方高地一帶之砲兵陣地，亦爲直軍所包圍。其前面南崗窪及東西獨立村方面出動之奉軍步兵，亦頗陷於苦戰，有漸漸退向北部者。同地以北，雖有衛隊，然以究無防禦陣地之價值。故至今晚或明晨，大約長辛店附近高地，亦將爲直軍所奪。固安方面之奉軍中路，亦有向龐各莊方面敗退之報。在長辛店南方奉軍一部，受此影響，亦已退向豐臺。直軍於今晨七時左右，占領長辛店，更進占跑馬場，豐臺站。其結果，至北京城內及京漢鐵路火車站，不見有奉軍一人。該火車站傍，徧貼吳佩孚馮玉祥齊燮元田中玉等聯名檄文，列數張作霖之罪惡。步軍統領，及商務總會代表等，爲慰問直軍故，咸赴長辛店，跑馬場，豐臺站，又張景惠似已逃至天津，敗兵之一部，似在南苑爲王懷慶兵所監視。於長辛店豐臺，據稱有奉軍之彈藥糧食遺棄，又有少數敗兵，於今日午後，擬逃入北京城內。然爲警備兵所射擊，旋向不知何處逃去，斯時城內之治安，依然平

穩維持。吳佩孚或於一二日內須入城。至關於直軍占領長辛店之經過情形，則有種種謠傳，殊難得其真相，要之事實上占優勢之奉軍，爲受側面攻擊，遂絕不少戰，而乘十數列車退去之說。一般信爲比較的確實也。是故以奉軍之敗退，中部方面之戰況，或至受其影響而不利，有謂本非純粹奉系之鄒芬之第十六師，或因厭激戰而恣情退却。又有謂張景惠或因之而生貳心者，種種臆說，一時盛傳不已。據豐臺電話；今晨九時半左右，已有不穩之兆，在該地之奉軍，至十時左右，一部向天津，一部向通州方面，乘列車而逃。嗣後奉軍之逃來者漸多。至十一時左右，遂於該地西南方面六百米突處，聞槍聲甚盛。至十二時，同地有直軍約一萬擁至火車站，遂見有直軍西路司令部之旗幟，午後五時，奉軍所棄之彈藥列車，突然起火，約焚一小時半。該地火車站之一部亦被焚。五日北京電云；關於長辛店方面奉軍之退却，更據所聞，則直軍偵悉奉軍中路戰線之主力量將攻擊霸縣方面，即從西部側面攻擊該方面。奪榆堡龐各莊。又從三日半夜起，巨永清安次

一帶猛攻奉軍，奉直兩軍遂互相激戰。其結果，奉軍大敗之報，傳至長辛店，加之數日以來之砲戰，消耗砲彈過多，殆用已盡。補給不能充分，而步兵疲憊已甚。在四面陣地，直軍又於是晚越山路從門頭溝附近，迂迴奉軍之後方，要擊奉軍。致該方面之奉軍大敗，向東部退却。四日未明，在長辛店車站附近之奉軍幹部，似奉退却之命令，乘列車十餘輛，忽忽經過豐臺，退至落堡方面。其一部之步兵及砲兵，尙殘留於長辛店南部之高地。是日晨，遭直軍攻擊，乃敗走至豐臺與跑馬場方面，直軍追擊之，至正午，直軍奪得長辛店車站，蘆溝橋豐臺。其退路已斷之奉軍一部分，乃四散於跑馬場，南苑等處。此等敗兵爲中立軍第十三師，第九師，所監視。北京附近村落，賴以無事。據某外國武官曰；此次敗退之奉軍，砲彈已覺不足，其補充又甚困難。故縱使能暫留於落堡，亦祇能掩護津浦線上之退却部隊，如欲再與直軍決戰，必須先將戰線縮短，並補充充分之砲彈。此次長辛店方面奉軍退却之原因，據可靠方面之消息云。爲維持北京治安而駐在之中

立派第一師師長蔡成勳，第九師師長陸錦，第十三師師長王懷慶等，於三日晚間協議，議決以調停奉直兩方爭端爲名，要求在京津間之奉軍撤退。否則將實行武力調停，張作霖方面早偵知之，報告張氏，張遂向長辛店方面之幹部，發同晚退却之令。至四日未明，長辛店之奉軍，祇留一部之兵，其餘全部退至廊坊落堡方面。杜錫珪所率中國軍艦六艘，數日前抵芝罘，其中兩艘，最近出動於某方面。聞係爲威嚇奉軍之後方連絡。據政府方面消息云；張作霖昨晚偕張學良梁士詒由軍糧城乘汽車赴奉天。聞杜錫珪之海軍陸戰隊，於昨日午前九時至灤州，毀鐵路。且有趙玉珂之兵士千名，出動於山海關方面。故張作霖等能否安抵奉天，現尙未可必。在北京城外西南方之奉軍敗兵一萬二千名，已解除武裝。據確實消息；吳佩孚駐京代表請徐總統發討伐令，指名討伐張作霖梁士詒葉恭綽張弧四人。又四日天津電云；張作霖本日午前八時赴津浦線方面之前線，軍糧城司令部頻裝置貨物，預備遷移。其兵士已移至天津，但將校否認之。聞張作霖於本日午後五時

半經過天津，仍歸軍糧城。又四日漢口電云：四日武昌督署接電，謂中路直軍，爲向田家口附近之奉軍猛攻，奉軍已退向新安鎮及后奕鎮兩路。后奕鎮今已占領。目下正攻擊永清縣，今晚當可將該縣占領。此役直軍獲砲四門，機關砲四架。東路現正攻擊馬廠，大約亦必歸直軍佔勝。

大陸報四日北京電云：西路奉軍連戰敗績，現已退過豐臺。馮部方在西山一帶，驅逐敗殘兵卒。吳氏包抄奉軍之大計畫，顯已不復有所阻礙。吳氏云：此舉不啻已斷蛇頭。同日北京電云：奉軍因缺乏子彈，已自長辛店向豐台退却，今日下午駐東便門外之第一師，向通州來京火車開槍射擊，歷三分鐘之久，因誤會車中搭載敗兵之故。三日天津電云：記者赴軍糧城奉軍總司令部進謁張作霖，張氏稱志在統一中國，今國人迭遭內亂，創痛之深，不得不亟謀統一。余嘗望曹吳兩人當能同意於和平解決，詎知竟出余所料。若曹吳能與余協作，則北方軍隊不難平定西南。今余計劃在取消舊國會，由人民重選新議員，

立行召集國會，並建設鞏固政府云。奉軍第一師，第二旅長梁朝棟陣亡之耗，已在總司令部徵實。四日天津電云；張作霖今日下午過津，向北京方面而去，行動至爲秘密，目的地未詳？大約係赴廊坊一帶視察前線軍隊，此乃其第一次赴前線視軍。張所乘專車，共十一輛。車中戒備森嚴，火車抵站前，先有携機關槍之軍隊在站清道，驅逐閑人，奉軍總司令部仍設軍糧城，張氏大約一二日即回。滿載援兵之火車，過津向北京方面開駛者，絡繹不絕。華界各醫院均滿住傷兵，毫無隙地。二日北京電云：北京車站接馬廠電稱；奉軍已敗退，馬廠現由直軍第二十六師佔領。津浦客車開行至滄州爲止。馬廠與滄州間，僅能用小汽機車拖軍行駛，被毀鐵軌，刻在修築中。由潘壽興（譯音）率兵保護。

字林報四日北京電云；吳佩孚死耗，純爲宣傳作用，刻已探悉不確。直軍昨午起猛攻長辛店，奉軍有不支之勢。是晚蘆溝橋一帶，已有直軍之蹤跡，砲火澈夜不息。

東方通訊社五日天津電云；張作霖於今日午前十一時，已由軍糧城出發歸奉天。又滿載奉軍第二十七師，二十八師，第五六兩混成旅兵之列車，於午前三時至五時間，共有六列車，通過此間往奉天。以上一列車中約載兵一千名，此外尙在陸續開拔中，在此間之奉軍各機關，已全部撤廢。又五日北京電云；今晚衛戍總司令部，向各通信社通告；近西苑之奉軍第十六師，及第二十五旅，並第二混成旅之各殘兵，今晨已由陸軍第十三師，解除其武裝，又敗退南苑之奉軍第一師，及第二十八師，並各混成旅之殘兵，今晚亦由第一，第九兩師，解除其武裝。吳佩孚之駐京代表，呈請向張作霖等四人下討伐令。同時要求關於戰爭之一切損害，及直軍軍費，令張作霖賠償。據政府方面消息；財政總長鍾世銘在戰爭中，不但以公款二百萬元餘，濫供奉軍軍用，且橫領其中十萬元以上，又向銀行強支巨款，故現奉某方命令監視。又五日北京電云；據政府部內某有力者談話云；奉天派之張景惠秦華與徐總統與吳佩孚之間，似已有秘密之協定，關於東三省之善

後策，徐總統將命張景惠吳俊陞二人當之。孫烈臣之地位，亦無變更。至張作霖之處分，似將依彼前後奮鬪之結果如何，而後決定。內閣結局，將命王士珍組織之，但在數日之內，似尙不至實現。

星期六日天津電云；據落堡英國觀戰員報告；奉軍敗兵全失約束，今日清晨，有大隊過落堡向天津進發。津埠恐將於今晨發生重大性質之騷亂，奉兵徒步前進，任意開槍，甚至轟擊載運本軍兵士之火車。現信若輩在午夜前，不致抵津。英美官員，現協同派携械之衛兵駐紮各要點，英兵扼守自跑馬場東面堤岸起，經過前德租界防線之南端。法兵已代安南兵防守天津東站，現已哨兵分駐防線前部，嚴加防範，預料敗走之奉軍前鋒，必抵津埠，奉軍之退走，已呈處處潰敗之象。張作霖在軍糧城度夜後，今日晨即赴唐山，此間盛傳張已在塘沽下車登某日船，此說尙未徵實。軍糧城奉軍司令部，已於今日撤除。張作霖具有大希望之飛機，現正以火車運回奉天，敗兵由廊坊過津者，絡繹不絕。據美國觀戰員報稱，奉軍仍扼守馬廠外七公里之陣線，散

漫開槍，但奉軍現無援兵開往陣前，郊野死屍，數十成堆。傷兵則紛向沿鐵路之戰地醫院乞求糧水。其傷無人裹治，狀極狼狽。此間得訊；美國海軍大將史脫諾斯氏已乘汽車由京來津，擬登其旂艦赫朗號，美領事已命厲華界之美人，即速移居租界，駐津外兵齊集營內，聽候號令。

大陸報五日北京電云；今午吳佩孚自長辛店赴豐台，下午三時進駐黃村鎮。該處奉軍敗兵沿鐵路而下者，異常擁擠，火車被阻，不能開行。外間料周自齊將於今日辭職，但徐總統則稱，或須俟召集國民大會後再去。吳氏下令着梁士詒張作霖有關係之銀行籌款，遣送敗兵回籍。北京自奉軍敗後，人心復行鎮定，就各省來電觀之，全國悉已贊助吳氏，京漢全路，業已通車。北京至浦口之鐵道，在一星期內，或能通車。日公使館仍不認奉軍之完全敗績。又電云；昨日奉軍大敗，直軍出奇制勝，緊緊追逐，進據豐台佔有京津鐵路，同時馬廠亦有大戰，直軍全勝。奉軍若不重行恢復京津全路。其地位不日將成絕望。

後策，徐總統將命張景惠吳俊陞二人當之。孫烈臣之地位，亦無變更。至張作霖之處分，似將依彼前後奮鬪之結果如何。而後決定。內閣結局，將命王士珍組織之，但在數日之內，似尙不至實現。

星期六日天津電云；據落堡英國觀戰員報告；奉軍敗兵全失約束，今日清晨，有大隊過落堡向天津進發。津埠恐將於今晨發生重大性質之騷亂。奉兵徒步前進，任意開槍，甚至轟擊載運本軍兵士之火車。現信若輩在午夜前，不致抵津。英美官員，現協同派携械之衛兵駐紮各要點，英兵扼守自跑馬場東面堤岸起，經過前德租界防線之南端。法兵已代安南兵防守天津東站，現已哨兵分駐防線前部，嚴加防範，預料敗走之奉軍前鋒，必抵津埠，奉軍之退走，已呈處處潰敗之象。張作霖在軍糧城度夜後，今日晨即赴唐山，此間盛傳張已在塘沽下車登某日船。此說尙未徵實。軍糧城奉軍司令部，已於今日撤除。張作霖具有大希望之飛機，現正以火車運回奉天，敗兵由廊坊過津者，絡繹不絕。據美國觀戰員報稱，奉軍仍扼守馬廠外七公里之陣線，散

漫開槍，但奉軍現無援兵開往陣前，郊野死屍，數十成堆。傷兵則紛向沿鐵路之戰地醫院乞求糧水。其傷無人裹治，狀極狼狽。此間得訊；美國海軍大將史脫諾斯氏已乘汽車由京來津，擬登其旂艦赫朗號，美領事已命厲華界之美人，即速移居租界。駐津外兵齊集營內，聽候號令。

大陸報五日北京電云；今午吳佩孚自長辛店赴豐台，下午三時進駐黃村鎮。該處奉軍敗兵沿鐵路而下者，異常擁擠，火車被阻，不能開行。外間料周自齊將於今日辭職，但徐總統則稱，或須俟召集國民大會後再去。吳氏下令着梁士詒張作霖有關係之銀行籌款，遣送敗兵回籍。北京自奉軍敗後，人心復行鎮定，就各省來電觀之，全國悉已贊助吳氏，京漢全路，業已通車。北京至浦口之鐵道，在一星期內，或能通車。日公使館仍不認奉軍之完全敗績。又電云；昨日奉軍大敗，直軍出奇制勝，緊緊追逐，進據豐台佔有京津鐵路，同時馬廠亦有大戰，直軍全勝。奉軍若不重行恢復京津全路。其地位不日將成絕望。

，在京畿一帶者，將被直軍截斷，與大軍不通聲氣，並阻絕餉械供給之路。京津路爲兵車阻塞，交通已梗，外間謠傳張作霖乘車至津避入外國租界，但有識者，多不信之。現料張氏已返總司令部，收集敗兵，再圖大舉。頃接電話報告；跑馬廠附近有戰事，北京城門悉閉。又電云；奉軍大隊沿京津路後退，直軍方鞏固其新佔之地。吳氏此時不卽進逼，將先固陣線，重行部署大軍，會合進攻，以期一舉而殲之。北京步兵統領衙門，今已奉吳氏號令行事，京內奉軍司令部大門緊閉，人員逃匿一空。同日天津電云。火車中滿載奉軍敗兵，自馬廠退回。經過天津。張作霖回駐軍糧城，津司令部全體人員悉已逃亡。奉軍過天津時，尙有秩序，但津地不日恐有騷擾之虞。車站隙地全爲兵車擁塞，每輛載兵二百人。計過津赴軍糧城者，已達八千人。又有萬人，尙留站中。敗兵皆神情沮喪，自北路來者，並稱在長辛店廊坊連戰三日夜，迄未進食，亦不得片刻休眠，現俱急欲回奉。敗兵軍裝完備，尙守紀律，並無劫掠之意。津當局已派兵守衛車站四周，不准敗兵

一人離站，今日下午發麵包時，羣起爭攪，並索水甚亟，內有數人受傷，餘亦倦極若僵。普通車務，悉已停止，鐵路自豐臺以下，全由軍隊管理，美國亞洲艦隊旗艦赫朗號之水兵一百五十人，將於明日抵津。又電云；吳佩孚宣稱，擬明日入京，此時奉軍悉行過津後退，此間美孚行財產及海口，俱由美兵守護，並有一隊監視車站。

續電云；今晨直軍已將長辛店奉軍完全擊退，敗軍乘火車急遁，八輛向天津方面駛去。七輛向南開方面駛去，其不及乘火車者。紛向南苑及京南京西一帶四散奔竄，察哈爾馬隊，敗兵希圖入城。爲京中駐兵所阻，遂向頤和園方面而去。

星報五日天津電云；外間盛傳張作霖已避入天津法租界。北京消息；化石橋奉軍司令部業已撤去。京奉路交通阻斷。據今晨所接報告稱，鐵路被直軍掘毀，直軍包抄行動，業已告成。此間形勢頗可慮。恐直軍續進，城內將受損失。五日北京電云；海軍提督史脫洛斯氏偕參贊數人往觀京西戰場，見長辛店鎮中濃烟上騰，該鎮曾受飛機之攻

擊。

文滙報五日北京電云；京中聞吳佩孚在長辛店告捷，甚爲興奮。僉稱此舉實際已足以終止戰事，吳氏遣使至京慰問。並稱如有增兵維持秩序之必要，謹當派兵來京，當道已命各門增加駐兵，以防奉軍敗兵劫掠。昨夜東便門外守兵曾與敗兵發生小戰，有敗兵百餘人，乘坐火車，希圖用機關車衝入城內，毀城門一扇。守兵卽行開槍，復得大隊警察來援，奉軍終被擊退，城門卽行堵塞，傷亡僅數人。四日北京電云：吳佩孚陣亡之說不確。此種謠言，及三日前所傳奉軍在各陣線敗走現正乞和之說，遍傳各處，甚至電達美國。昨夜奉軍開始沿永定河北攻長辛店，薄暮，進抵距京南十四哩之蘆溝橋。直軍占據長辛店之消息，乃由長辛店教會傳達美使署。

國聞通信社四日北京電云；三日夜，直軍誘奉軍過琉璃河，以重兵從蘆溝橋側面抄襲，切斷奉軍陣線，今晨張景惠下令退兵，直軍乘勢分兩路進佔豐臺長辛店。各城防加嚴，有奉軍約一旅在城外繳械。

徐派弟世章赴豐台勞軍，頃乘汽車往。又譯字林報五日北京電云；張作霖聞戰敗甚怒，決定堅守落堡，廊坊一帶，援軍陸續開到。張現正收集由北京方面退回殘軍。吳軍沿鐵路進擊，行將決戰。北京當局現與直軍將領協力，吳軍尙未到京，正在收拾奉軍殘部。續電云；吳軍追奉軍甚急，故奉軍不及稍舒氣力，更作緩圖，紛紛逃過落堡。吳軍既佔落堡仍向前急追，防奉軍重集殘軍，故奉軍甚狼狽，聞張作霖已逃往奉天。

上述東，中，西，三路之戰情，已告一段落。而於灤縣戰紀，因時間匆促，不克編入本書範圍內，望閱者注意及之！

第二章 奉軍敗北概況

第一節 奉張失敗之遠因

奉張知曹吳之勢大，實力或有所不敵。又知吳氏之倔強剛毅，決非可以空言恫嚇屈服者。於是一面欲使曹吳分離，以弱吳氏之援。一面欲聯絡孫文段祺瑞張勳等，以樹吳氏之敵。卒之曹吳之離間不行，

而孫段等毫不爲一臂之助。奉張騎虎勢成，不能不孤軍獨進。以冀邀倖於萬一。而不知其將驕卒疲，不足以敵吳氏百戰之兵，此又直勝奉敗之原因也。奉張之與孫段等聯合也，非其平日之志同道合也，亦非有愛於國家而不能不爲此政治之聯絡也，不過以中原已悉入於直系之範圍，各圖所以倒直而瓜分其地盤耳。其實孫氏雖有名無實，而爲正式護法之大總統，絕無謙讓未遑之態度，固無待言。段氏又自認爲三造共和之元勳，絕不作第二人想。張勳者，孤忠獨抱，時時欲爲少康之臣靡，當陽長板之趙子龍，單刀匹馬，扶幼主以再造乾坤者也。至梁士詒氏，又欲操縱金融，利用國會，以求其大欲於下任總統之選舉。此數人者，其懷抱皆風馬牛不相及，乃忽與自命爲完顏亮，成吉思汗，努兒哈赤之張作霖，爲同床各夢之結合，豈非古今至奇異之事乎？縱使此次奉張而戰勝，直系燿然而滅，則此同床各夢之結合，勢必再變爲分道揚鑣之敵國。中國之戰禍，生民之顛沛，更何時已乎！故今日奉張之敗，使此國中憑藉昔日之特殊勢力，自樹一幟，以爲政

治統一之障礙者，日趨於減少薄弱，未必非中國之福也！

第二節 奉軍敗北之近果

張作霖此次率十萬雄師進關，在不知其將士底蘊者，視之，直軍必遭失敗。殊不知激戰未久，而奉軍戰鬥力頓失，紛紛逃北，接踵而起，說者，謂奉直戰事，非指顧間可定。而旬日間遽分勝敗，實出人臆想之外。吾人欲知其此中內容，不可不先察其軍士之教練也。

奉軍此次軍餉足；軍械足；兵士多；有此三大滿足，本無不可操勝之理，而乃諸將士類多不學無術，未經良好訓練，所以射擊雖精，而戰法蒙昧，聞其兵士多自胡匪出身，僅知向前猛攻，不知退伏引誘，以詐取勝。此奉軍所以屢戰屢敗，死傷無數也歟！方當未戰之前，有人擬其兵士善射擊，必係日本兵士，吾謂此誤會胡匪也，未可以罪張氏也。嗟呼！張氏今以雄師倒戈，奔走關外，吾知其克直雄心，當不致即死也。吾願張氏回首自省，好練勁旅，他日爲敵國決雌雄，毋再作操戈之下策，庶可以報國人此次之損失矣！

第三節 奉軍失敗之實況

奉直兩軍三路接仗，五月二日以前，可謂第一期戰事告一結束。至三日第二期戰事開始，兩軍正在添兵調將，預備大戰。直軍已猛烈攻擊，奉軍亦奮勇拒鬪。雖奉軍主客形勢懸殊。地理生疏，不免稍形弱點。然其布防之周密，將士之拼命，論者皆推紀律之師。乃至五日上午西路長辛店奉軍忽完全撤退，至豐台，尋復由豐臺退至廊坊落堡。直軍不戰而佔豐臺。西路戰事，遂完全結束。初不解其故，或謂吳佩孚派兵繞出豐臺之後，奉軍恐後路交通斷絕，遂不戰而潰。近據某軍事機關中人言；始知吳氏因西路久戰不勝，遂變計用設伏誘敵之法，於三日黃昏時，派一營兵，力向長辛店奉軍誘敵，奉軍奮勇迎擊。直軍且戰且退，退未數里，直軍已被奉軍包圍。正欲勒令繳械，忽後面有吳軍大隊抄至彈如雨下。奉軍知己中計，仍分隊前後奮鬪。至四日晨，始奪圍而出，退至蘆溝橋。直軍遂佔領長辛店。張景惠恐奉軍截斷後路，當下令退至豐臺，而軍勢已散漫不可收拾。張景惠復棄軍

逃走，各潰軍遂復退入廊坊一帶，愈不可支持矣！或謂此長辛店後路包抄之直軍，並非吳氏之兵，乃王懷慶陸錦所統各師，受徐世昌密旨，加入直系與吳預先定計，以困奉軍者，其真相雖不得而知，然奉軍受此鉅創，其不能不收兵出關，徐圖後舉，則可斷言矣。

奉軍自豐臺大敗退出後，張作霖卽下令撤兵京津兩處，奉軍總司令部，同時撤消，京城人心極爲惶恐，各城門均緊閉，街道一時交通斷絕。惟步軍統領王懷慶力任保護京師秩序之責。派兵把守各門，及通衢大路。故京中尙覺安謐。惟奉張此次入關，頗力整軍紀，無論如何敗退，決不令其兵士有軌外行爲。故戰禍雖烈，而奉軍擾亂京津之車，則可決其必無也。

四日路透社致倫敦電云；訪事昨晚在軍糧城晤張作霖，張云；此次彼無故率兵來攻，我因不得已，始行應戰，今既稍有進步，此後當設法固守，待彼知悔。或有和平之望，我自問兵力若專意固守，似有餘裕云。此當是三日晚間談話，蓋當時張氏尙未知其軍隊，再逾數小

時後，卽將大敗，而守勢亦不能維持也。

據在戰地觀戰者言；此次兩軍作戰，均頗勇猛，然一經戰敗被虜，則均面有喜色，毫無恥容。詢之？則皆曰，我輩原不願殺我同胞，係爲命令所迫，今已爲俘虜，則已可以保全性命。又得優待，比在戰線時，安樂多多矣。此亦可見軍人心理之一斑。

第三章 直軍獲勝之優點

第一節 吳子玉之身先士卒

吳氏對於此次作戰，有七晝夜未睡眠。一切排陣計畫，煞費苦心，在戰期內，親臨前敵指揮。當其攻下豐臺時，有西人某謁吳，見其衣服多泥土，並有二晝夜無飽食，而吳氏仍不失常態，可知英雄作事，其忍耐勞苦，不與庸人同。較之奉軍張氏，徒巡閱軍隊，而自不身先前陣，見少挫而令退兵，其師雖衆，終不能與吳抗也。

第二節 馮玉祥部下之忠勇

馮玉祥之十一師，有一部分於五月九日開來天津，氣象英勇，精

神活潑，在左袖上，並有戰勝秘決五條，茲錄如下：

(一)官兵宜忠誠勇敢，爲上帝，爲國家而死。

(二)眞能死戰，方爲大丈夫，爲好男兒。

(三)身可殺，槍不可離手，戰愈烈，子彈愈宜愛惜。

(四)槍無彈，以鎗柄擊敵。柄折用拳打，拳斷用口咬。

(五)能救受傷之友，方爲眞勇。

馮氏部下，既有此種良好訓練，那能不屢戰屢勝呢！方其劇戰長辛店時，曾見兵士稍向後退，馮卽力呼曰；諸弟兄們！你們後退，是入地獄，進攻是到天堂！於是士卒咸感其言，仍奮勇猛攻，卒操優勝云。

第三節 奉軍反攻之六不可能

對於張作霖之行縱。日來頗多迷離惛恍之調。十日所聞，則張確在灤州，尙未回奉。一般人之揣測，均謂張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停頓灤州，正爲捲土重來之計。說者如此，吾人殊未敢信，今試將其不

能有死灰復燃之望者，分別言之：

據失敗之奉軍關係人言；入關奉軍，號稱十萬，其實不過八萬人。失敗以後，被中立軍解散者，約二萬人。在中路繳械者，約六千人。在東路繳械者，約三千人。三路潰散者，約一萬四五百人。三路死亡者，約五千人。擊傷者，亦有四五百人。總合上數，其能集合灤州者，至多不過二萬人耳。此奉軍不足以言重振者一。

奉天軍需，十九爲交通系之款。（此奉軍軍需方面所傳出者，其事必甚確。）交系此次損失，約在一千二百萬。在實力上，交系已不能再籌，此奉軍不足以言重振者二。

兵家勝敗，全視士氣如何，銳氣一挫，則勢同散沙。雖有勇將，莫如之何。奉軍大敗之餘，士氣頹然，督戰軍官，亦多狼狽不堪；此奉軍不足以言重振者三。

奉軍入關之初，本不欲單獨作戰，希望山東河南西南三路，同時發生內應。今三路固已不成問題，而熱河察哈爾兩區，奉又完全失却

，純恃榆關一部分殘兵敗將，何濟於事，此奉軍不足以言重振者四。
奉軍素無戰事經驗，故此大敗。直軍則反是，皆百戰之卒，奉
苟以二萬殘部作戰，固無希望。即將東三省軍隊悉數而來，則以前之
精銳，尙不足言，何況其他，此奉軍不足以言重振者五。

據東路失敗奉軍言；奉軍退却之原因，雖屬不一。而砲彈缺乏，
無以轟敵，實爲最大痛苦，所恃某國接濟，亦係一種空言云云。此奉
軍不足以言重振者六。

有此六原因，吾未敢信奉軍之能重振也。有人問吳使兵事，善後
辦法，應如何着手，而吳則認逐奉軍出關，爲第一要着。奉軍若去，
吳亦不窮追云。據此則榆關以東，想尙不免有未完之戰事也。

第四章 戰後之損失

第一節 兩軍死亡之概數

直軍據軍醫官調查，中，東，西，三路，死傷兵士約二千餘名。
在京津治傷者五百餘名。而奉軍死傷太多，本無從調查。惟按各報每

日報告之概數，傷亡兵士和將官，約共五千餘名。在天津醫院就醫者，亦不下二三千名。吾人對於此次死亡之將士，應起如何之感想！誰無父母？誰非人子？彼死者，固已。而吾生者，究不安於心也。不過我對死亡之軀殼，未知當局將何以安其魂也？當歐戰告終時，因死太多，歐洲科學家，就利用屍體，來做肥皂，以免堆積地上。吾想此次奉直死亡之兵士，當局者，當不忍出此苛策也。惟埋葬佔地，露地難堪，自不能不迅急設法處置也。

第二節 奉直戰中彈藥之損失

兵凶戰危，是古爲戒。不幸我國鼎革以還，兵災迭見，統計大小戰爭，不下數十次，殃民傷財，綜其有形無形之損失，殆難僂計。此次奉直戰開，時屆旬日，而人民之遷徙，交通之斷絕，與夫商業之停滯，農事之失時，種種損失，頗屬散漫，實難得精確之調查，而定其標準也。今姑舍此不論，而論戰爭中之彈藥損失。

一彈之出於槍砲之口，直接爲金錢所製成，間接爲人民膏血所構

造。隆然一聲，豈止戰士血肉橫飛，實乃吾民膏血所由出也。故吾民對此耗損之脂膏，不可不略知其概數矣。

奉直二軍，各號稱十萬雄師，以半數作戰，半數預備。則兩軍荷槍策馬之戰士，尙有十萬之衆。每日所銷耗彈藥之數目與價值，茲概論之如下；（一）步兵射擊，每兵每日平均以一百粒子彈計算，一日之間，兩軍應需子彈一千萬粒。每粒子彈以五分大洋計算，則需五十萬圓。（二）砲兵射擊，東中西三路，每路每日平均以六百發計算，則兩軍一日之間，需砲彈一千八百粒。然砲之大小不等，而砲彈之價值，亦不一律，大概重砲彈，每粒自八十元至一百元。野砲彈，每粒自二十元至四十元。茲合數者，以平均計之。每彈以五十元計算，則一日之間，共需洋九萬元。（三）機關鎗射擊。按照陸軍平時編制，每師附機關鎗一營，每營應有機關鎗二十四架。（每連六架）。戰時，則倍之。今次奉直二軍，作戰之編制，局外人很難知底蘊。予亦未能妄加推測，然每路以三師兵力而言。（包括兩方）則東，中，西，三路，兩軍

之機關槍，共有二百十六架。第機關槍發射最速，每分鐘自五百粒以至七百粒，今以每分鐘五百發而論。每槍每日之射擊，平均以一點鐘計算，則一日之間，兩軍應需六百四十八萬粒。（此種子彈與步槍同。其價值亦與步槍彈同。）則需價洋三十二萬四千元。

綜上三種，射擊觀之。每日銷耗彈藥之價值，共計九十一萬四千元。其他之槍砲毀損，與夫糧秣之增加，尙不在內。若戰僅至十日。此種損失，應在一千萬元以上。

嗚呼，奉直之戰爭，爲國歟？爲民歟？敢問二方之當局者？

第三節 奉直戰爭之影響商務

奉直戰爭以來，商務上首受打擊者，惟金融界。至其他各業，或因運輸困難，或因銷路停頓，影響非淺，尤以紗布業爲最，查洋布一項，上海向來銷行北幫甚巨。政潮以來，北幫首先停止辦貨，以致叫莊停市，已有星期之久。據布商觀察，恐尙須停拍數星期。紗市沉悶，價格趨疲，亦受戰亂影響。足注意者，決爲糧食市面。自開戰以來

，餉糧需用孔亟，連日來直軍在長江諸省，收羅糧草，不遺餘力。以致本埠米市，到源極稀，上星期四，米價曾回疲至十一元四角。近又漲至十二元。所幸有洋糶進口，故市面尚無恐慌之象。不然，米價又將在十二元外矣。其他雜糧，市價，均屬挺秀。今後市勢，一時難望鬆動。

第五章 戰後之輿論

第一節 紙上空談之查辦令

當此槍煙彈雨，雙方激戰之中，疲軟之政府，忽一變其平昔之態度，以雷厲風行手腕，一再下令，着雙方撤兵，事之不能辦到，在政府寧能不知？惟在此人心渙散，紀綱廢墜之時，有此事固屬妙事，無此事亦屬妙文。不意新華老人，於危城坐困中，猶有一把神決，雖然，吾惜其用之不早耳！

憶自東海當國以來，以文治派官僚，領袖軍閥，深恐難立於上，不足以駕馭羣雄。遂逞其操縱之手腕，左提右絜，使擁兵諸鎮，勉就

範圍。在東海方以爲得計，豈知羈縻之術，雖可用一時，而養癰成患，早知有潰決隄防之一日。至今日強藩鼎峙，已如天驕之子，而猶赫然斯怒，令其解甲息兵，聽候查辦，蓋已難矣。

況據各方面報告，雙方戰爭，正在開始之時，逆計此數日內，必有極激烈之戰爭，斷非一紙空文，所能收效。在東海何嘗不知，知之而爲此紙上空談者，無非對外表示，却免其自身之責任。吾人試平心論之；此次政潮醞釀，激成奉直內鬩者，皆由政黨之挑撥，實東海有以釀成之也。雖欲解免，又何可得哉。

第二節 戰後之秩序急宜恢復

兵凶戰危，古有明訓，大軍所至。村社爲墟，故我國人一聞戰訊，卽倉惶失措，遷家避難，奔走一空。此等現象。果爲附近戰線之居民，原無足怪。若地方秩序，安靖如常，而亦捕風捉影，無故自擾。如近日本埠商民之形色恐慌，不可終日者，寧非自尋煩惱。

計自奉軍入關以來，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雖經警務當局。迭次詰

誠，各報紙一再勸導，而繫眷遷避者，仍然擾紛不休，至前昨兩日，聞戰事警耗，倉張之狀，再較前尤甚，是亦不可以已乎！

現在奉軍既陸續出關，各國軍隊，亦嚴密防衛，本埠之治安，已鷄犬無驚，一般無事自擾之商民，當恍然警局之迭次訓誡，與本報之一再勸導，皆非虛語。

彼避難人民，在此戰事結束後，亦可安心樂業，早返故居，蓋地方現狀，常此紛擾，使人心爲之不靜，物價因之踴貴，謠言因之發生，斷非長治久安之策，一般避亂居民，當幡然省悟矣，

第三節 戰後之內閣

自內閣風潮，發生以後，始則爲政黨爭，繼則爲軍閥爭，不幸之戰局，遂因之開幕。糜濫無數金錢，犧牲無數生命，而社會商民之損失更不知凡幾。此雖軍閥之罪惡，而亦政黨之罪惡，有以構成之也。現在戰事既終，查辦政黨命令，業經發表，現內閣因連帶關係，亦將出於改組之一途。而繼任人物，尤與政局前途，關係重要，稍一

不慎，又將蹈已往覆轍，政治之爭，永無光明希望。

交通系擅權亂政，禍國殃民，固屬儘人皆知。數年以來，政治上之罪惡，吾民身受其賜者，已紀不勝紀。當去歲閣潮初起，果無人引而進政治舞台，縱有陰謀，亦無從施其伎倆，一着之輸，遂成大錯。

今者，戰勝之後，一般官僚政客。又將乘機活動，冀嘗內閣之懽。使應付稍疏，不肖官僚，容易圓足其間，一誤再誤，影響於政局者，將何堪設想！蓋奉直之戰事，爲暫時痛苦，而內閣易人，關係重大，措置乖方，且將貽無窮之隱患也！

第四節 可驚可怕某國人之野心

當直皖戰事的時候，就有某國暗助安福黨徒；此次直奉戰事，某國又助以軍火；並聞奉軍大砲，均係某國人指揮施放，且英美報紙，均載有某國人在灤縣，與奉張商訂條件等語。今又接得驚人消息：說張作霖已派于冲漢赴某國，作切實的撮商，只要某國與張氏爭氣，願以東三省歸入某國版圖。在張氏喪心病狂，茲姑不論，而某國一再挑

撥，希收漁人之利，甘心擾害世界之和平；若不設法對待，不特我國永不能安寧，且恐釀成國際之大戰事。願我國民，我政府，同各友邦，均有相當之表示！

我國民方面，應認定該國，係我國民之死敵，誓不與之兩立，在商業上，一律斷絕往來，在教育上，應將歷年來該國侮我辱我之情形，盡力灌入兒童腦中，使之終身不忘。我國永無翻身之日則已；倘將來轉弱爲強，定有相當對待，以雪此恥辱。

我政府方面，應一面提出嚴重之交涉，一面宣告於世界，萬不可優柔寡斷，苟且偷安，一任小丑跳梁，失盡我國家之尊嚴。再退一步說，此次戰事，倘奉軍完全失敗，某國之損失；當然不少；難免不假借他項問題，以向我取償。我政府此時怕事，正是養成將來的多事；何況三省土地，喪失即在目前，欲忍而無可忍呢！

各友邦方面，急應提出對某國的警告，使彼野心消滅，方不負前此華府之會議。倘此時稍一袖手，恐我國內亂問題，一變而爲我國與

某國之戰爭，又一變而爲世界之戰爭；歐洲大戰之慘狀，轉瞬即實現於東亞。各友邦素講人道，主持正義，應急起干涉，消患於無形！

第五節 戰事雜評

吾人最希望之結果

何種結果爲吾人所最希望者乎？曰「兩敗俱傷」是。真正之兩敗俱傷，必爲無勝負之可言。事實上或不易得有此境，不得已則惟有希望無論何方得勝，而其精銳則已消耗殆盡，不堪再戰。彼時人民起而爲強有力之運動，不許其增兵添械，此乃最合乎吾人之希望者也。

以近來之趨勢觀之；似奉直頗爲勢均力敵，如兩猛虎，將來酣戰之結果，雖死其一，而其他亦必受大傷，可斷言也。爲人民計，對於死虎無問題，對於傷虎，則切不可聽其養息復元，須加以桎縛。故今日人民不必注目於戰事，而當爲戰後之未雨綢繆也。

戰訊

戰事一開，人人皆欲急知其結果，殊不知現今所得一切戰訊皆不

可靠。蓋津爲奉軍之大本營所在。京亦全在奉之勢力下。故除使館消息外，大概京津所聞，必爲奉軍勝利之消息。縱使奉軍而敗，恐亦不能公然許人拍電宣布。至於漢則爲直軍之後台，寧亦直系勢力之所在。故自此兩處所得之消息，必爲直勝。蓋雖奉勝而確，亦決不願爲之宣傳也。讀者，於各報電訊必見京津多言奉勝，而漢甯多言直勝，使人如墮五里霧中，實則或不免事實與宣傳相混雜。然亦不可謂其盡出宣傳，如前次皖直戰爭，袒皖者紛傳皖勝，其實皖於東路確得勝利，不得謂爲純出捏造也。近來奉直之戰，或亦如此。奉直各言其勝而諱其敗。苟合而觀之，當知其互有勝負耳。

不特自本國人所得消息，互相矛盾，卽外國人亦然。東方通信社，日人所辦者也，其言多謂奉勝。大陸報美人所辦者也，其電多傳直勝。甚矣！超越之難能也。

雖然，區區勝負，直鷄虫之得失而已，亦隣貓產子之類，吾儕人民，正不必代軍閥擔憂操勞也。

戰事之責任

張作霖率其奉兵大部分入關，布陣於直隸，而反謂先開釁之責任在吳，可謂不通已極。而吳之檄文，全篇惡罵，其爲挑戰，又何待言。故自吾輩人民觀之，開戰之責，雙方共負。設張不添兵，侵入直省，而吳以罵戰挑之，謂破壞平和之責在吳可也，乃張於暗中運兵布陣，口中揚言，不輕啟釁，純係欺人，故破壞平和之責任，實在張吳二人。吾儕人民，對於二人當爲同一之責備，不可有所偏袒，卽事後論定功罪，亦當作如是觀也。

第六節 美報論戰勝後之吳佩孚

星報社論略謂；就今日北方來電觀之；吳佩孚今已大破張作霖，各路奉軍莫不奔遁逐北，一捷之下，吳氏固不難爲中國軍閥之巨魁。張作霖將竄居關外，一統帝國，已化作春夢一場。孫文僻處嶺南，猶兀自在，其北伐好夢中。倘吳氏得爲中國之「迪克推多」，務必變易昔日諸「迪克推多」之行徑。吳氏今日正有絕好機會，掃除國中離携份子

，統一全國。建樹莫大之勳。苟能利用此機會，固不難留芳百世，當爲國人所崇拜。若仍一襲前人故轍，亦必曇花一現，徒再溯往昔，太上督軍之陳跡，與並世諸武人同一失敗而已。深願吳氏幸勿輕失機會，而建不朽之事業焉。

第七節 外論奉直戰事平定後之徐世昌

一般人似謂北方未必再有戰事，奉張已與其奉軍，已大敗。吳佩孚現爲時局主宰，關於奉軍因直軍在京津路沿途戰勝，迫害其交通，已從馬廠方面退走。足證上述之觀測，不謬。不但此也，總統已有命令免梁士詒總理職，責斥他人，並令奉軍撤回關外。（此因奉軍已自在努力實行者。）一則戰事已了之說，似尤可信。吾人對於一友邦之大總統，殊不欲出不敬之言，但此項命令，實爲一種賤劣之公文。又政府公報局傳出消息；謂吳佩孚向張作霖要求大宗賠款，並允許不率兵入京！亦爲賤劣行爲。蓋此兩說，皆爲宣傳作用，意在敗壞吳氏之威望也。須知北京官僚，不願吳軍入京！故先傳布其允許不入京之說。

若吳入京，卽有失信背約之嫌。至於向張作霖要素賠款，則人民將謂此款無非仍取諸民間。是吳氏實間接吸吮人民之脂膏耳。至於人民對吳之態度，雖尙未自己表示。據通消息之華人言；如謂一般人反對吳氏，實爲錯誤人民之傾向張作霖。祇因張氏曾宣稱彼將入京推倒，現已失却各方面同情之徐世昌總統耳。故若吳佩孚而亦從事推倒徐世昌者，吾知全中國，必爲其後援。茲引與華人思想接近之某君通信一節如下；「關於吳張之私鬪，人人喜作霖之敗北，因人民多傾向吳氏，贊其軍事之才，與個人品格。若論政治，大局，則人民於兩方之勝敗，尙別有所擇。假使吳佩孚助老徐，安於其位，於總統任期已滿之際，建設新政府，則此次直軍之勝，乃老徐之勝。在人民方面；甯爲禍而非福，若吳欲倒老徐，而召集一國會，則全國皆助吳，而徐世昌獨立於一面。假若吳氏請徐下野，則南方各分子，將一致與吳合作，召集新國會，設立新政府。除孫逸仙外，殆皆不欲與吳戰。反之，吳若擁護徐世昌，則各黨，各派，皆將反對之，與之開戰。且吳終必因狃

戰而敗。吳敗，則各黨間，或又將自起戰爭。」某君繼就吳佩孚往時言行，而推測其今後之態度，大致如下：「余非君主，余不任免總統。余僅爲第三師師長以兩湖巡閱使之職，維持地方，治安秩序，政府有專權病國者，余則起而翦除之。余將推行民治主義。余現已無軍事上之敵，但不願專斷干涉政治。余將請國民召集一國會，或國民大會，有反對者，余將以武力擊之。如國會決定不要徐世昌，余將攆去之。凡國會之所決定者，余必助成之。直至彼時以前，余將不預聞政治。各使館在外交上不能無對手之機關，現政府則可暫時承乏，以待較良政府之成立。余今將遄返洛陽，從事訓練第三師，以表示不干涉政治之決心焉。今有須鄭重聲明者，則以上所述，全係揣測之談。並非出諸吳氏之口，吳氏迄今尙未表示其意旨。至吳氏今有一極大之機會，苟善用此機會，可使全中國蒙福，則爲一至明顯之事，欲此機會實現，吾人惟有希望在舊時代，聲名良好而尙未與民國政治接觸，致污其清白之少數人物，毅然出而贊助吳佩孚。如此，始有成功之望。此

輩歷史上之人物，曾在舊時政界，軍界，表明其人格之偉大者，實寥寥可數。卽吳氏似亦尙未能與於其列也。唯就目前而論吳氏，此次之戰勝果欲中國享其完滿之成效者，則吳氏必須擊其軍隊入京，剷除較奉天殘軍，更爲可畏之一切惡勢力，此乃無疑義者也。

第八節 政局隨武力爲轉移

銷沉已久之南北統一，自近日又時見報端，爲軍閥武人所藉口矣。○奉張之通電曰：障礙不除，統一不能實現。吳氏答各報記者之談話，亦以南北統一，爲收拾時局大計。○中國武人，果真有衛國之熱心，應卽剷除權利，消弭兵爭，統一和平，當早已實現。特恐統一其名，兵爭其實，而倣擾之時局，永無革新之望耳。

夫政以保民，軍以衛國，權限釐然，不容相混。自武人亂紀，中央政權，被征服於強權之下，一進一退，隨武人之勢力爲轉移。彼趕趕者，遂得傀儡中央，指揮政局，國家最高之行政權，卵翼於武人之肘腋，莫可如何，此今日中國之大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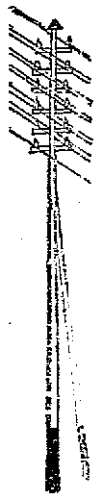
自安福亂後，直奉提携，奉張假戰勝之威，因利乘便，支配中央。而奉系之勢力，遂跋扈飛揚，不可一世。今者直軍獲勝，北京政局，又將因武力之變化，傾向於曹吳，吳使果福民利國者，應卽於戰事結束後，首倡裁兵。凡中央政令，一聽中央措置，絕不冒干政之嫌，而公是公非。亦大白於天下，若戰奉之後，而仍蹈奉之故轍，是在直軍雖佔勝利，而在吾民視之，仍屬以暴易暴之舉也。

第九節 戰後地盤問題之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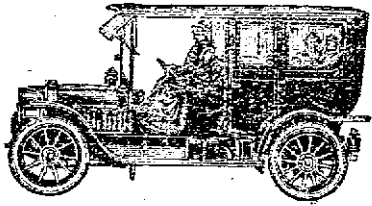
吳佩孚要求懲辦禍首，本有四人。命令上僅發表梁葉張弧，而不及張作霖者，蓋有人建議。謂張尙擁數千里地盤，此項命令，有投鼠忌器之勢也。但直軍以戰勝之威，而仍令張氏安然回遼，依舊行其巡閱使之職權，似辦不到。故又有作折衷之議者，廢除東三省巡閱使，而仍令張爲奉天督軍，俾張不致十分難堪。而政府亦有以對付戰勝者，此事不僅是一種空話，吳佩孚本人，亦有一電到京，表示巡閱使有廢除之必要，其電略謂：此次奉直無故興兵，上違鈞旨，下苦人民，

國紀蕩然，友邦騰笑。此蓋張作霖曹使及佩孚之過，應請將張作霖曹錕吳佩孚本兼各職，一律免除，以謝國人等語。此等話頭，較（大局平定，即當解甲歸田）之套語，尤屬冠冕。惟武人爲地盤而戰，經一度之兵爭，當然有一次之地盤問題發生。據兩日來所聞，則王承斌督直之說，聲浪頗高，以王之資格而論，似亦夠得上。惟於曹錕未歸農之先，不知是否可實行耳。此外則馮玉祥之離陝，似有決不回陝之表示。而吳佩孚欲將長江數省聯絡一氣，亦甚願馮玉祥督皖，馮皖人也。現旅京之一部份皖人，正在預備歡迎。天與不取，則甚可惜。馮督軍其有意乎。馮既不回陝，則以近水樓台言之；當然是劉鎮華有繼任之勢，且直之得陝，劉與有內應之功，直之攻奉，則又有聯盟之雅。故一般傳說劉將督陝者，亦人情也。潼關鎮守使張錫元，此次以第四混成旅，從吳攻奉中路，甚爲得力，直不得不有以謝之。（傳言馮玉祥攻黃村者，即張之誤。）且河南爲張錫元之舊地，張頗有老馬識途之概，使趙倜果將以附奉之嫌而被去，則此席非張莫屬矣。

以上所述，爲最新之形勢，將來是否有所變化，尙不可知。然而地盤問題之須解決，則爲不可免之事也。



奉直戰雲錄



奉直戰雲錄下編

第一章 希望戰勝者之一般

第一節 時子周君對於吳使之希望

我國民在貪官暴吏之下，黑暗不見天日，已有年了；除納稅上捐而外，一事亦不能作，一語亦不敢發，生命任官吏草菅，財產任官吏暴斂，自由任官吏剝奪，就彷彿全是罪該萬死似的；欲求在民治上發一線光明，實屬不可能之事。可悲！可泣！未有如我中華民國之國民的！

當前清末年，國事日非，人民只盼望改建共和，則主權在民，定能發展民治的精神。那知第一任總統袁世凱，包藏帝制野心，獨斷獨行，不顧民意；我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依然不能自保，於是人心渙散，洪憲夭亡；而袁氏亦隨之而歿。繼續袁氏而起的，識不如袁，才不如袁，而蠻橫專權，不恤民情，獨與袁氏無異，宜其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最近張作霖以復辟腦筋，操全國大政，聯絡帝制派，復辟黨，新舊交通，賣國安福。以及侵略我國的日本。大興無名之師，欲橫行一世，此輩若能成功。我國亡無日了。幸吳軍能於最短時間，殲滅此輩，可謂上體天心。下順輿情，凡稍具天良的人民，誰不額手相慶，吳巡閱的功勞，可謂大了。雖然，吳巡閱的功勞越大，人民對於吳巡閱的希望，亦隨之而大。倘吳平定大局而後，無驚天動地的主張，無根本改革的方法，使全國人民不能實沾其惠；恐人民方面，終不免有所失望，此時吳巡閱所處的地位，實在重要的很！

那末，吳巡閱當如何能滿足人民的欲望呢？記者以為對於大體，在本報上（新民意報），已有馬君全說過了，不必再敘。不過記者係直省人，對於直省的事，更格外關心，深盼吳氏對於直省，有以下的主張：

一 財政公開；

一 地方自治；

一 省長民選。

此三事若能辦到，我直省人民，即時出水火而登衽席。我省如此，他省即不難取作模範，吳巡閱的令名，可就萬古不朽了。

第二節 馬千里君對於吳佩孚之言論

戰事大體已算完了，吳佩孚大得全勝，無論中外人的視線，全都集在吳佩孚的一身了。有說他是大英雄的，有說他是中國之棟樑柱石的，對於他恭維的，贊揚的，是很多，甚至於有看見某報號外載吳氏陣亡而大哭的，甚至於有聽見吳氏戰勝約集友朋把酒慶賀的。究竟吳氏是怎樣一個人？何以人民無論老幼一口同聲有這樣的輿論？這真可以給研究羣衆心理的一個很好的材料！記者向來不恭維人，也不敢輕易恭維人。如果吳佩孚有下列的主張，樣樣全都實行，我纔敢恭維他，佩服他。下列十條是：

「一」把張氏驅出關外以後，吳氏自請罷免，依法治罪，因為他擅自用兵，塗炭生靈。

「二」電請明令變更官制。凡經略使，巡閱使，護軍使，督軍，鎮守使等，一律裁撤。國防軍各師設師長，直轄陸軍部，聽陸軍部指定地點駐軍。

「三」通電主張裁兵，國防軍每省不得過二萬人。

「四」請將被裁各師之上中下三級軍官，留有軍事智識者，由陸軍部分發各省，交省長委任爲各縣國民自衛義勇隊的教練官。

「五」電請取消民國六年解散國會令，恢復舊國會。

「六」請各省自訂省憲法，實行聯省自治，省長民選，縣長民選法。

「七」請明令規定以全國收入十分之五專辦教育事業。

「八」請明令宣布以後，無論何人執政，凡新交通系，舊交通系，洪憲罪魁，復辟禍首，安福賣國黨徒等，永不任用。

「九」請改組合乎民意之內閣。

「十」請按照懲治盜匪的條例，嚴定指派選舉的地方官吏懲治條例。

吳佩孚若有上列的主張，明令下後，如不治罪，卽解甲歸田，並不干涉政治。我相信他不但是中國的一個大英雄，也是世界上一個偉大人物。若不是這樣，以爲兵權在握，足以操縱政府，平定天下，有贊成我的統一方法的，就來服從我。有反對的，就率兵去討伐，如果用這種武力政策，我想他的名譽要一落千丈，終結還是失敗逃亡。因爲；

第一 袁世凱

第二 張勳

第三 段祺瑞

第四 張作霖

他們四個人，那一位不是要把持政權，惟我獨尊，以自己爲聖賢，以民意爲芻狗，所以從一條路子上失敗了！我們要知道，要斷定，

吳佩孚將來是要成功的，是要失敗的？就請看十日以內的吳佩孚的態度。

第三節 所希望於戰勝者

戰雲擾攘。政變紛紜，最傷心最慘酷之同室操戈，近日行將閉幕矣。夫直奉戰事之是非曲直，與戰後軍事之如何佈置，此爲軍事當局權限，正不必旁觀越俎之謀。吾人希望於戰勝方面者，僨兵必敗，專欲難成，戰事之破壞愈多，對於戰後所負之責任必愈爲重大。此次直奉交爭，奉強直弱，其幸而獲勝者，不可謂非邀天之倖。如謂襲戰勝之威，遂可以睥睨一時，指揮全局，恐事情變幻，勝敗靡常，禍不旋踵，我所勝於人者，人且轉而施諸我，而所受之痛苦，必尤爲酷然，猶憶前歲安福之戰，直軍威望，卓越一時，某君曾謁吳使於軍門，即以善後方針，共和大計，乃得臣氣驕，莫敖趾高，挾戰勝之功者，以爲不可一世。論者謂安福之亂雖平，而一切政治糾紛，仍未能爲根本上之解決，恐戰禍之興，不出三稔，蓋此次直奉之爭，固早伏於安福

戰勝之後也。

今者不幸之戰局，既已告終。士卒之傷亡，地方之糜爛，較之安福戰事，尤爲重大，而政局艱危，所立待恢復者，如南北之統一，大局之和平，國會之銷沉，憲法之廢棄，全國人民，久已喁喁屬望。果能於戰事收束後，以公正和平方法，切實進行，則戰事雖屬犧牲，而所獲犧牲之代價，有裨於國計民生者，所得尙足償所失也。

若徒憑藉武力，鞭撻羣雄，遂以爲全國之大，莫予敢侮，年復一年，爭端不息。吳使卽恃其長勝之師，縱橫宇內，而環顧域中，羣強並伺，又焉能一一征服。使皆就我範圍，恐一敵未滅，一敵旋生，環而圖我者，且接踵而起。弗戢自焚，古有明訓，不獨軍閥之淫威，不能久恃，卽人民竭盡膏脂，蓄養衛國之健兒，又豈僅爲一人爭利權之用，國民屬望於吳使者，更何所賴哉。

第四節 丁錦對於吳佩孚之希望

前航空署長丁錦，上吳佩孚一書。主張召集舊國會，以定國是，

原函照錄如下，子玉先生大鑒。客夏辭職以還，謝絕人事，伏處都門，世不我用，我亦不求世用。今春爲鄉誼所迫，辦振南還，輒因暇豫，遨遊山水。時間先生爲公義所建白，循誦大文，踴躍稱快。民苦倒懸久矣，君子畏避，小人騰驪，如此安有澄清之時。比者箭在弦上，勝負既分。曲直亦定，斯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中國轉弱爲強，轉危爲安，在此一舉。此次某方因戰而敗，或不戰而退。關以內事，當不能如前干預，橫覽海內，非知能不足，卽權位不及。惟先生以寡過之身，據屢勝之勢，主張而正，孰敢不從。所患者，當局者迷，進策之士，或蔽於物，以謬爲正，人心既去，時會亦失。此則不可不預籌者，民國不可無國會，新新國會，既萬不能成，莫如召集舊國會，省費，利一；有根據，利二；經時無多，利三；西南無從反對，利四；帝制復辟安福各黨不能再逞野心，利五。國會既開，第一解決元首問題，黎能來則來，不來則辭。由會通過，再議繼任，何人當選，無分徐孫，衆咸戴之。不服者討之。然後，製預算，裁冗兵，定省制，分軍區

，至憲法成，而民國之基以固。先生之功，亦與日月並矣。非然者，勞而無功，知有北洋，而不知有中國。天下後世之許先生者，僅以名將，而不以豪傑，則深可惜矣。天下生才而易，國之需才正殷，僕無求於先生，先生無德於僕，所以縷縷不自憚煩者，以先生當世一人，或能納此言，再造吾邦耳。倘亦河漢斯言，而別有所圖乎，姑勿論萬萬無所成，縱成，亦遲且多矣。天下滔滔，萬方多難，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先生實利圖之，珍重不宣，丁錦。

第五節 張皋如君上吳使書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國文主任張穆熙君，近會上吳使書云，吳巡閱使鈞鑒。想望節鉞久矣，身無毛羽，無由飛到鄂洛。天開福眼，得見駐節津沽，得隨津中父老，脫出於胡騎憑陵之餘，僂僂道左，復見漢家官儀，瞻仰咨嗟，感激零涕，非獨一人感也，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故使帥之來，凡渴想太平者，皆欲得望見顏色，又非獨望見已也。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故使帥之來，凡有懷欲吐者，皆欲進

其辭說，熙之進說，固亦常情所同，諒爲使帥所許。使帥軍書旁午，他不暇陳，特先就其關於國家，關於地方，關於兵事，目前最急者三端，臚列於左。願使帥俯而聽之，且起而行之也。

民國以民爲主體，此中外不易之定義。吾國名爲民國制度，其實尙在軍閥時代，此固由國民智力不足，亦軍閥不提倡反權，反壓抑民權，使其不得發展故也。吾使帥參透此機，力矯此弊，直皖戰後，卽主張開國民大會，時爲鬻逆所阻而中止，直湘戰後，又提倡國是會議，終因時局倏擾而未成。今鬻逆去矣。時局蠱定矣，使帥最初之主張，行之此其時矣。清肅關內，返旆京都，布告全國，擇一適中地，定期召集，開國民大會，以縣爲本位，俾各得舉其紳商學界耆老有閱歷者，限以衆望所孚，打破團體之說，各縣由一人至三人推爲代表，前赴會場，共議國是，徵求真正民意，以定國家大體，南北之政府，可並則並之。非法之總統，可易則易之。踰限之國會，可散則散之。怙勢之督軍，可廢則廢之。統一自治，或聯省自治，亦視人心之趨向，

可從則從之。公事付之公議，國制定自國民，而一己之私見不與焉。天下爲公，公諸天下，使民國眞諦，自使帥得而實現，則使帥勳名，長與民國並垂不朽，此千載之業也。倘不卽澄清之後，澈底改造，猶復敷衍操切，以武斷模稜，處分天下事，幾何其不爲張作霖之續，徐世昌之第二也。豈吾磊落光明，精強果毅之使帥所屑取哉。所謂關於國家者此也。

頃閱報章，載使帥與各國領事司令官面談，有（我爲直魯豫巡閱副使，此亦我行使職務地，今來天津安民。）等語。仰見使帥始終不忘安民之至意，夫欲民之安，必先去民之所不安，安不安，在乎民，所以安不安，則在乎官。吾直隸人民之不得安，豈自鬻寇內犯始，其苦於官者，蓋亦有年矣，曹省長歷任以來，公產化爲私有，家產富而省庫窮，政治視如弁髦，園宅修而公務廢，議員均出指定，不恤人言，學生橫被摧殘，並干天怒，全省大旱，民不聊生。猶復曠使鷹犬，羅掘雀鼠，以官爲市，狗可續貂，剝民到骨，地已無皮，况又包藏禍

心，引進鬻寇，但求滿一己之慾望，不稍顧全省之蹂躪，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又運動冀回本任，其處己也，幾不知人間羞恥事，其取民也，真乃無絲毫惻隱心，溺戮殃民，擢髮難數，吾直隸人民所以不得安也。伏惟使帥，旣以安民爲目標，必策使民久安之道，卽以去使民不安之官。總之，省長得人，則一省得安。省長不得人，則一省不得安。吾使帥旣宣言爲來安民之巡閱，當不使直隸再來害民之省長也。直隸旣處曹氏勢力範圍內，則直隸小民，皆在曹氏生殺大權中。熙一介書生，何敢以卵觸石，特實見得救吾直隸人民，惟易省長，而後可以得其安，亦惟有吾使帥，而後敢以此言進。至省長繼任問題，熙雖不敢妄議，但得如陝西督軍馮公其人者，以簡樸廉威治直隸，吾直隸庶有豸乎。所謂關於地方者此也。東三省卽昔之滿州，以地論形，儘可劃疆而守。今茲戰事範圍，近當以掃清關內，遠當以收回熱察綏爲結束。蓋關內不清，無以維持治安。熱察綏不回，無以護衛京畿也。可以結束，則窮寇勿追，深地不入。儘先將灤州餘孽，梅日廓清

，驅之關外，勿爲截殺之計，報載軍艦已至葫蘆島，恐有截奉軍舉動，則吾民苦矣，但爲防禦之謀，命一鎮守使，或特設司令部，提精銳重兵，扼守葫蘆島至山海關一帶，嚴防其窺伺內犯使帥便可過返京畿，定國家大計，萬不宜窮兵黷武，虛糜歲月，驚於外而荒於內也。王陽明之平思田，半用招撫，諸葛武侯之討孟獲，不必勦滅。蓋知兵力有極，不可盡用也。況當此西南有北伐之聲，東南有離貳之意之時哉？張鬚不得人心，急之則協以謀我，緩之則內將自亂。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願使帥待之，勿急之也。所謂關於兵事者此也。

以上三端，爲目前之急務，現勢之大略，使帥如以爲可採，甚願風行雷厲，切勿遊移。則兵事可息，地方可安，國家可定。使帥旣爲定國安民而來，則民不得久安，國不能速定，必非使帥良心所愉快，亦非熙良心所敢贊同也。（下略）

第六節 丁錦致書馮玉祥

煥章仁兄大鑒。此次鬚軍潰敗之速，海內咸驚，執事與玉公用兵

之神，僕謂是無足奇。執事之爲人，及貴軍之素養，以禦外侮雪國恥而有餘。今僅僅對內亂之鬚軍而不勝，匪惟無是天理，此後天下人將不復識字，國家將不復設教育，設鬚軍傳習所可矣，僕所慮不在戰局，而在戰後。前年近畿戰罷，僕嘗在津，勸若輩屈已愛人，示天下以除暴，毋徒轉移軍閥，以某系易某系，某氏易某氏也。若輩口雖唯唯，而終不能聽。遂有今日。軍人無澈底覺悟，戰敗固敗，戰勝亦敗，所分遲早耳。辛亥以來，偉人多矣，而今安在？執事由今以前，言論動作，尙無可指摘處，由今以後，名位彌高，爲功首，爲罪魁，皆在一念，愛民則敗亦功首，害民則成亦罪魁，成王敗寇之言，逆取順守之舉，可以見諸一姓家譜，不能行於民主國家，況乎有史以來，幾見害民而成者，天下紛紛，患在人心貪暴，以義止貪，以仁止暴。微吾煥章，不能語此。前致玉公一簡，直遞鄭州，不審未到。勸渠戰後，倡復舊國會，其餘一切不問，蓋救國非統一不可，統一非以舊國會爲樞紐不可，餘皆萬不能成，徒費金錢時間及民命耳，國事敗壞至此，

屢誤不堪再誤。此外如督不能驟廢，先廢巡閱，兵不能驟裁，先裁空額。亦造福不淺，閉戶無事，拉雜以當面談，千萬自愛不宣。丁錦白，五月十一日。

第二章 勝奉後之馬後礮聲

第一節 馬福祥電

各報館均鑒。自古國家治亂之機，全視乎當局者，理國之善否爲轉移，夏周敦厚開基，國祚長永。秦項強暴肆虐，旋踵滅亡。嗣是以迄前清，未有恃公理而不興，恃強權而不亡者也。卽以我中國回族而論，賢臣名將，歷史俱存，自元及清，宣力國家者，罔不興。殘害民命者，罔不亡。亦以公理永久，強權須臾，是非昭然，顯垂法戒。福祥家世回族，生長邊陲，弱冠典兵，三十秉節，內則成行宣力，定大難於河皇。外則爲國效忠，禦聯軍於都下，正陽喋血，家族同殉，忠骨纍纍，聚葬京師。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報國熱誠，不在人後。洎乎共和肇造，倡率全甘回族，維持治安。十年以來，七鬯不驚，只求

出隴人於水火之中，毫不爲一己圖權利之計。奉調綏區，卽電明中央，不願到任，入都展覲，歷陳邊情。蒙我□□暨各巡閱使多所嘉納，勉以力維邊局，到任以後，勤求治理。比見報紙傳聞保奉津洛之間，漸已發生悞會，竊以各巡閱使或爲十年心交，或爲專轄長官，或爲軍界泰斗，定知廉藺交好。外禦其侮，以期國力發展，與列強並駕齊驅，不料政客利用時機，張使不察，遂至興兵入關，福祥本同寅協恭之義，盡忠告善道之言，函電交勸，非不痛切，漾日通電，一主和平，並分電曹張兩帥，誓以現有力量，保境安民，藉告無罪。詎料戰禍竟成，忠告無效，連日文電不達，交通斷絕，前方情形，多所隔絕。頃奉□□微日明令，限令奉軍一律出關，直軍亦回原防，並嚴令爲手辦釀禍諸人，仰見珍重民命，毅力遏亂，應請張巡閱使遵令退兵，靜候解決。否則國步前途，何堪設想。福祥忝爲西北回族表率，迭據甘肅皇涼甘甯，各鎮使來電，以倡義定亂相推許，本區主客各軍，亦一致慷慨激昂，願效前驅，大義所趨，勢難獨異，惟有代表羣情，身

率所部，謹從義師之後，爲民請命。事定之後，誓即歸農。俾天下曉然於福祥爲國爲民，毫無偏倚之心，權利之私，存乎其中也。區區此心，天日共見，綏遠都統馬福祥，謹率綏遠主客各軍綏遠混成旅旅長李煥章，陸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馮紹閱，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馬臨遠，甘邊甯海鎮守使高麟，涼州鎮守使馬廷勳，甘州鎮守使馬麟，甯夏鎮守使高鴻賓，暨各部全體官兵同叩魚。

第二節 胡景翼電

各報館均鑒。天禍民國，妖孽迭興，任意造亂，於今益烈。當茲太平洋會議甫告終結之後，正吾國人合力競進之時，急起直追，猶虞勿及，何圖鬻首張作霖，虎視鷹瞵，包藏禍心，無故興戎，擁兵犯關。誠有如吳巡帥通電所云：假口圖統一，而自壞統一，托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至舉吾國十年來。亂國殃民中外不齒之復辟禍源，鬻匪首領，洪憲餘孽，賣國罪魁，鑄爲一片，同惡相濟，狼狽爲奸，以邪犯正，以逆抗順。極其所爲，匪特團體動搖，將陷民國於萬劫不復之

域。竊恐大好神州，盡成鬍羣逆黨馳驟縱橫之地，爲人格蒙羞，瞻念前途，曷勝爲悚。景翼等忝總帥于，矢志衛國，每遇巨難，馳效前驅，茲當前進之始，謹爲敵愾之氣，決不容遼東大盜橫行中原。所以奠國家之危，去統一之碍，挽人格於不墜，返天地於清明者，悉在此舉。荷戈陳詞，諸希明教，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胡景翼、第一旅旅長岳維俊同叩東。

第三節 馮紹閔電

各報館均鑒。溯自民國肇造以來，軍閥肆虐，戰禍頻仍。稍有知識者，莫不痛心疾首，托隱憂於無窮也。紹閔忝爲軍人，粗知大義，素稔兵凶戰危之戒，原未敢輕試其鋒，以貽鬩牆煮豆之誚。然近聞奉軍無故入關，大肆猖獗，凶暴之氣，深滿天日，地方痛遭塗炭，人民盪析流離，所至之處，廬舍爲墟，稍有人心者，何忍冒此天下之大不韙，以圖一己之私利。復欲假借統一之旗幟，以逞蠶食之陰謀，試問如此橫暴，縱使任彼爲之，孰肯低首下心掣然樂從耶。紹閔伏思荆棘

不鋤，禾苗難植。強暴不除，公理難伸。爲國家大局計，爲桑梓安危計，均未便放棄職責，瞠乎其後也。茲謹遵奉吳使及蔡師長之命，擔任綏察各軍總司令，並委齊團長金聲等，分任各部職務，馬都統及李旅長亦均贊成。爰於本月微日，簡率五旅之衆，誓師東下，義旗所指，萬衆一心，先圖張垣，次進居庸，南與吳使聯軍進攻，誓殲醜類，滅此朝食。惟我奉省袍澤，同爲一家，明順逆曉大義者，諒不乏人。紹閱此舉，原爲國家靖內亂，除盜賊，以促成統一爲目的。以整飭綱紀爲要義。義憤所激，難安緘默，用敢臚陳鄙臆，敬乞亮察。馮紹閱鄭金聲王麟慶李西峯陳銘斬永泰王祿王延佑叩微。

第三章 直軍領袖之言論

第一節 曹錕止戈待罪聲明宗旨之庚電

〔銜略〕民國締造，備歷艱難。凡我袍澤，感思共濟。張巡閱使握符三省，兼控蒙疆。乃不以國家爲念，惟知擴充兵力，壟斷政權，擁庇私人，攘奪國帑。近復無故調兵，扼據京津，此其包藏禍心，早爲

海內所共見。乃託詞以武力爲統一後盾，冀以蠱惑聽聞，實行剪除異己，破壞國家。以錕近在畿輔，拱衛中央，遂不惜甘冒不韙，首發大難，五師十餘旅之衆，佔據京奉津浦京漢各路線，節節進攻，布置戰線三百餘里。連車運兵，晝夜不絕，國內耆碩，交電勸止，曾不略戢野心，曲從公論。錕素守和平宗旨。迭經通電忠告，不加省察，益肆恣睢，乃以安民保土，職責有歸，迫不得已，爲正當之防禦，曾於勸日通電全國。是非曲直，天下昭然。所幸大義旣明，人心共應。本省將士，戮力同仇，四方義師，千里援應。迭於長辛店馬廠永清大城等處，連獲勝利。其在西苑南苑通縣等處，殘餘軍隊，均令繳械遣散。所有奉軍傷亡俘虜，官長兵士，均分別施藥給養，優加待遇。現在奉軍紛紛到灤州，外國公使致書我外交部，指詰張使擔負擾亂責任，足見順逆所在，中外同情。此次奉軍士卒之衆，器械之多，自謂橫行無忌，曾不數日，遽致消亡，此皆由人心公理，戰勝強權，非個人與諸將之力所能致。此蓋皆承乏疆圉，則亦自不能不盡擁衛國家保障人民

之責。惟念作戰雖不盈旬，而環顧奉軍經過之地方，闔重空墟，瘡痍滿目，人民生命財產，傷亡損失，何堪數計。潰敗之際，猶復肆行荼毒，焚掠姦淫，無所不至，傷心慘目，莫過於此，窮究禍根，皆張使一念爭攘政權所致。張使此時清夜自思，寧復不知悔恨。琨奉命保疆，德薄能鮮，未能先事弭消，撫躬自疚，寢食難安，一俟直省全境寧謐，定即解甲待罪，決不稍戀兵權，致違素志竭誠。敬祈伏候教言。

第二節 吳佩孚與各報記者之談話

吳佩孚到津後，各界皆以吳氏不數日而戰勝奉軍，甚欲一見其顏色。(七日)有數家報館記者，謁吳於總站車中。某外人記者，紀其當時之情形，至爲詳悉，吾人雖未能斷定吳氏究爲何如人，然於吳佩孚此時地位之一言一動，亦頗認其有重大之關係。某記者，推崇吳氏，不遺餘力，然其實吳氏亦自有其可以令推崇之價值也。亟譯之以餉讀者；

某外人記者云；吳佩孚於上星期五晚駐豐台，夜間回長辛店，星

期六又到豐台，乘車東下。正午至廊坊，與聯軍車遇，（即前日英美法日所組之聯軍車）不能通過。繼而聯軍車後退一站，吳所乘車遂得前進。至北倉時因解除在該處奉軍之武裝，略行停頓，即至天津總站。時星期日早二時也。到後有數外人在站與之談話，吳謂其隨從軍隊，似飢渴，俟在此處飲食完畢，即開往軍糧城。吳此種言論，不可謂非適當。乃外國某軍官，隨其他外人於晤談分手後，復隻身回站，謂奉聯軍司令官命，請吳所乘列車，即刻離津前進云。吳爲總司令，其軍隊在天津以東，尙未佔有根據地，彼何能冒險前進。故吳置之不理，而仍在天津總站，泰然度夜。直至正午，吳仍未啓行，余（外人某記者自稱下倣此）即前往拜謁，與余同往者，有他報記者數人。余等甫到站，即見多數列車，停在站內，然皆闐然無人，即車站上亦幾無人。余等過天橋，行至候車室附近，見有臂纏紅帶武裝軍士十餘人，即吳之衛兵。吳之參謀官某君，迎接余等，謂吳方早餐，請在候車室稍候，余等候片刻，遂被導入飯車，該車即吳之司令部也。吳出與

余等相見，行握手禮，並特贊某報所持態度之公正，吳着常人灰色衣服，髮蓬蓬然，狀似困頓。眼色較通常華人爲淺。門牙幾皆以金鑲。余等到車中時，有吳之參謀長，及其他軍官數人亦在。吳談話時，甚爲喜悅。余等在此一星期間，所發生之各事，余等已覺疲倦，公仍不倦耶，吳聞此語，大笑不止。

余等問彼前途將如何？彼答謂非俟奉軍自行退去直境，或被逐出直境後，不返洛陽。彼又以外間所傳說，彼曾要求張作霖賠償直軍軍費二千萬，賠償戰地人民損失費八百萬元一事。謂不特並未要求，且將來亦決不要求。余等又問是否只令張作霖退出關外，卽爲了事。抑更要求罷免張之各職？彼謂張作霖無故進兵鄰省，是彼挑戰，使人民蒙害，此等行爲，有如盜匪，彼何能再爲東三省巡閱使及奉天督軍，當然將彼之現有各職褫奪，使彼退爲平民。彼若不承認此條件，余卽不回洛陽。然倘使奉軍完全退出關外，而張氏亦自行辭職，余亦不爲過甚。至於各省之軍隊，應由其各省長官統轄，余不過問也。

余等問彼對政治上，有何意見？吳謂余不欲干涉中央行政，然余亦可將自己一人之意見，暫對諸君陳述；（一）全國須早日統一。（二）組織一良善政府。（三）選舉真能代表民意之國會。余等問彼對於孫文之態度如何？吳謂孫氏如率其所謂北伐軍北進，余暫時將聽其自便。但如彼欲宣戰，余亦將對抗之。余等問彼對於此次軍費將如何籌措，吳謂此次戰爭，張作霖耗費頗不貲。余所費則較少，且奉軍退時，所遺軍械子彈食物甚多。故亦無須多額軍費以維持軍隊。吳隨又稱贊其軍紀之優美。

余等問在長辛店戰勝之情形，吳謂彼曾親身督戰，所以能戰勝者，實賴馮軍第十一師之第二十一旅。然馮氏並未在該處，其他軍隊，雖亦有在前線者，不過無馮軍，無以致勝也。馮軍係後時如入，在其前作戰者，爲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及第三混成旅之兩營。余等問其有名之第三師，究在何處。吳大笑曰，第三師僅有兩營，加入戰線，然竟敗退，其致敗之地點爲勝芳。吳又謂該兩營雖屬敗退，然許蘭洲

之死，亦卽該兩營之力。蓋在當日早晨所得消息。許之喪儀。已舉行也。余等問長辛店戰勝之詳情，吳謂可問參謀長李濟臣君。余等於告別前，復問吳允否立於車之窗間，以便爲之攝影。吳慨然許諾，及余等下車，吳又謂最好在站上拍照，彼隨着軍服，立於車外。余等遂爲之攝影。

第四章 內閣問題

第一節 王氏組閣之暗中情形

時局發生變化後，內閣改組，當爲重要問題之一。周自齊署總揆時，本抱一維持現狀，斡旋和平之意，現因政爭解決，且以交系分子，似應力避嫌疑，故已決計引退，此息傳出後，一時輿論紛紜，各方面主張不同，而某系竟謂熊希齡有組閣之望者。但詢之府院各要人，均謂熊氏不問政治，爲時已久。軍界方面，近來少有接洽，如今承乏揆席，殊非所宜，值此時會，自非北洋耆宿，難以當此重任，故王士珍之組閣，日來呼聲甚高。元首方面，素所依重，曾一再派人，勸駕

，卒未成事實者，王氏不欲輕於一試也。近日王氏又聞元首有促其出山之意，乃對人宣言云；如元首以此相強，予當避歸正定矣。在吳對於內閣，固抱定不干涉主義。但以東海之一再徵求意見，亦不欲令元首過感困難，且對於元首之敦促王氏組閣，亦深表同意，並以現時除王氏外，實無相當之人，吳使已致函聘老，內有請其出任艱鉅，收拾殘局，衆望允孚，非公莫屬等語。同時得他方消息，王聘老對於組閣已有允意，並與親近某氏磋商閣員之支配。雖一時尙談不到此，然勿妨錄之，以備事前之參攷！其閣員支配如下：

(外交)顧維鈞(顏惠慶久欲出任外使，乘此機會，與顧使對調)。

(內務)田文烈(高因前次內部風潮，辭意甚堅)。

(財政)汪士元(或張壽齡)

(陸軍)張紹曾(當奉直戰事，鮑將陸部庫存軍火暗中助奉，決難留任)。

(海軍)李鼎新(或薩鎮冰)

(司法)董康(王寵惠願專任法權討論會事宜)。

(教育)嚴修(或蔡元培)

(農商)吳笈孫(或郭則澧)

(交通)高凌霨(或徐世章)

第二節 王閣遲遲產出之傳聞異辭

王士珍組閣之聲浪，既高唱入雲，而命令又遲遲發表，致外間遂亦傳聞異辭，而有種種之揣測。有謂周自齊戀棧欲多延三數日，以便布置。但王閣終必實現，此一說也。有謂王知周樹模錢能訓均爲老徐希望組閣之人物，對王不過使其爲過渡內閣，故不肯登臺，此又一說也，有謂係因府方欲加入徐世章吳笈孫二人爲閣員，王不表贊同，故辭組閣，此又一說也。又有謂因閣員名單，日昨竟被外間披露，王大感不快。故無意組閣，但以上諸說，均非真因，據記者所聞，王閣變化，確因王氏代鍾世銘請解監視，軍警當局未允照辦。鍾與王氏，係屬同鄉，日前因有接濟奉軍餉款嫌疑，被步軍統領派兵監視，鍾施以

種種運動，均未能免去監視。後以鄉誼運動王士珍。王爲致函王懷慶，謂鍾近代理財政部務，係一現任官吏，罪案未定，遽加監視，殊與體面有碍，可否即日解除云云。王懷慶以鍾之被監視係曹錕吳佩孚之來電，謂其確有助奉嫌疑，請即監視，現未得曹吳通知，碍難遵辦。王士珍深感不悅，曾對人云：吾向京中軍警界乞情，且不可得，則一旦登臺，號令更何能行乎？曹使位高望重，既能使軍警界服從，即請曹使組閣，豈不更妙。說者，謂王氏素來態度颯強，行事不許旁人，加以干涉，稍不如意，即勃然怒，今怒未止，恐王閣無成立之望矣。此又爲以上諸說之外，另一說也。但此說是否即王內閣遲遲發表之真因，記者亦不敢下此斷言。蓋屬稿至此，又得公府某要人消息則與上說微有出入，從比較上觀之，後說者，似較可靠也。某要人之言曰，王士珍出任閣揆，前日經各方面敦促，本有允意，嗣因新舊閣員嬾遞之發表，手續問題，稍有拂意之處，遂又不肯承諾組閣，昨經新華老人復派吳箴孫袁乃寬張懷芝等，前往勸駕，老王遂又有轉圜之意，此

項命令，俟曹錕吳佩孚在保定會議決定來電，敦促後，即可發表。其發表手續，聞係先由舊閣員提出總辭職，而明令照准。對於已經拿辦之梁葉張三人，則以『除某某業經明令通緝外』等字括之，以清界限。但老王則謂對於字句間，尚須有所斟酌，免致開政治界未來之惡例。新華老人亦持極端慎重態度，故遲遲尙未發表。而梁士詒化身之周自齊氏，則因兔死狐悲，終日不安其位，希望新閣產出之心，比老人尤切，其勢不容再緩。至於閣員名單，與連日外間所傳，雖有大同小異，但亦須經過保定會議，始可決定。惟昨與田煥老晤談，曾極力表示，此次決不入閣，且決不爲內務總長。並謂我（煥老自稱）衰病龍鍾，日與藥鑪爲伴，不能勝任繁劇。且謂我如作官，卽真正靠官吃飯，現在各衙門，不發錢，我實無錢可貼云云。（五月十二日發）。

第三節 直奉戰後之內閣問題

奉直問題，本自內閣問題所產出。周自齊之入閣，卽由奉直問題初起時，應運而生。徐總統實欲假周氏以撮合奉直與交通系三方面。

今奉軍既敗，交通系亦隨之而去。頭目嘍囉，已多飄揚。周氏原爲交通系健者，在此情勢之下，自不無瓜田李下之嫌，而爲敷衍面子計，祇有辭職之一途。故周自齊於上次閣議散後，遂提出辭國務總理之呈文。周氏辭職，是否誠意，外人不得而知。但乘機而起者，未必不大有人在。惟徐總統此次決不敢輕於任人，環顧國內，最適當之人物，其聲譽可以動人者，莫如王士珍氏。然王氏素稱泊淡，平日之宣言，頗有謝傳東山，不能起其高臥之概。聞總統日前特命秘書長吳笈孫擬一電稿，將通電各省督軍，請其各勸王氏組閣。然確聞王氏之意，無論如何，決不肯幹。大約逼迫太緊，此者或卽回正定，亦未可知。如果王氏不肯組閣，則內閣問題，甚難解決。外間傳言，熊希齡頗有希望，然熊氏於黨系似有色彩，終不能使各方皆贊同。值此風雨飄零，財政拮据之局，彼亦未必敢於一試。近有錢能訓組閣說；錢氏爲徐總統夾袋中人，徐氏自無不從。惟証以錢氏前次之成績，各方對彼，恐亦未能滿意。以上三人，既都不成。於是周氏蟬聯之說又起。但不知

周之意思，肯於交通系，樹倒猢猻散時，能不顧本系之情誼，再多延幾日否；至於外間所傳說之將由閣員中顏惠慶氏代理說，殊不可靠。蓋顏氏對於周氏未上台前之代理，已備嘗國務總理之滋味。現時情形，較當日尤爲難辦，顏氏代理說，當然不能成爲問題也。

至於鮑貴卿氏前會上呈辭陸軍總長一職。聞已照准，繼任者，有張紹曾之說。

第四節 保定會議與內閣問題

保定會議，及改造內閣，都是教人最注意的事情。就目下時局觀察，曹吳雖口口聲聲，總說不干涉內閣，可是徐的方面，事事都向保定徵詢意見，那麼時局中心，不能不算是集在保定。此種情形，今據可靠消息，保定會議結果，因此時吳尙須趕赴灤州打仗，祇以暫擁徐世昌地位，贊助王士珍組閣，爲先決問題。業已多數通過此議，至統一國會憲法問題，雖經列入議案，都還沒有具體辦法。必俟關內奉軍一律肅清，然後才能從容計議。現曹吳已聯名逕致聘老一個急電，請

他務以國家爲重，趕任閣揆，規畫一切，免得內閣長期停頓，百政廢弛。聞聘老接此電後，雖無若何表示，然大發牢騷，頗現出一種抑鬱不樂之態。記者謂聘老因勸駕者，紛紛前來，已有應接不暇之勢，再加以徐曹吳等誠意的倚重，實在有點擺脫不開。聘老再作歸真反璞之想，是不容易了。

又一消息，保定會議主張召集舊國會之說，也甚可靠。此因吳氏前此主張國是會議，未得各方面之諒解。若仍拘泥成見，恐和平統一，終難實現。所以吳曾用個人名義，通電各省，徵求恢復舊國會的意見。浙陝兩省，已有覆電贊同。聽說吳的意思，擬把舊國會恢復後，祇教該會趕訂憲法，不准干涉政治。至所謂第二，第三，兩屆非法國會議員，一律拒絕。頂到憲法成立以後，就着手召集合法國會，在吳以爲這是根本辦法，不如此，不能免去一切糾紛。如此，對於徐的方面，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仍可保全他的地位，不致受何牽掣，對於西南各省，商量統一問題，也有所藉口。惟孫文方面，將來是否聽吳

壟斷，以及吳氏是否真意的趨重民治，沒有別野心，尚在不可知之列。

又據個中消息，在直奉未決裂時，徐對雙方皆有來往，無論誰勝誰敗，他對哪一方面，都可用他滑頭政策，從中取巧。今見吳屢有表示，不願干涉政治，頗爲得意，以爲個人從此操縱一切，當無阻碍，不料吳的不干涉政治的話。滿是口頭上的，究其實際，不是沒有主張的，也不是把梁張等趕跑，就算了事的。所以徐對於吳，又不免多方顧慮，怕於個人地位有關，又有設法抵制之舉，聽說前幾天十一省區未脫胎的議員們所發之佳電；就是徐的授意，此說固不敢就信爲真，但也似乎近理，姑且報告，再看將來。

第五章 裁兵問題

第一節 國民裁兵大會宣言書

京師公益聯合會。歷年救濟兵災，目覩人民受害之慘，皆由戰爭所致。北方如是。其他被兵之地。更可想見。今欲救民水火，根本之

計，必自裁兵始。爰述此意，擬請法定團體碩德名流討論發起全國裁兵大會，喚起全國人民一致進行，一俟大會組織成立，該會即行退出。仍專辦救濟事業，茲將該會發起宣言書錄下：

民國成立逾十稔矣。我全國人民所希冀之福利，久已絕望，而增加之負擔，則已及於孫曾，身受之災害，乃更甚於水火。其主因在政府竭全國人民之膏血，以養無用之兵，供軍閥之專橫，爲擴張權力殘賊人民之武器。十年以來，卽京師一隅，自復辟迄今，幾於間歲一役。此外西南暨川陝湘鄂，亦復兵連禍結，無有窮期。雖所標名義，皆曰爲國爲民，但無論何地何時，每一度戰爭，我人民之財產，必遭一次之焚掠。我同胞男女老幼，必經一番之慘害，此十年中，我國教育實業，一切廢墮，是國家之根本命脈，已被養兵斲喪殆盡。不謂並此顛連困苦之人民，生命財產，亦且肆意摧殘，直芻狗之不若。然則我全國人民負擔重困之租稅，無數之債款以養兵，其結果乃祇爲自殘之具，平時畏兵如虎，任其憑陵，一遇戰爭，則逃避慘死，幾爲固然，

長此以往，不加裁抑，勢必種滅國亡不止，豈不大可哀耶！夫我國南北相持不決者，非統一問題耶？惟民國以人民爲主體，今我全國人民，本無所謂不統一也。所不統一者，祇此南北擁兵自豪之軍閥而已。使無軍閥，則我國統一，直無問題，可斷言也。養兵愈多，卽我國永無統一之望。是以對內言，兵固不可不裁也。華府會議以來，舉世咸倡和平，我國百不如人，獨此兵額，爲各國冠，實堪駭詫。比者，裁兵之議，已在華會昌言，並向我國警告，世界列強，莫不裁兵，我國民窮財盡，已至破產之時，亦絕無力再供浪費。況所養之兵雖多，若以禦外，可謂毫無價值。我今不裁，恐將有代我爲之者。是以對外言，兵尤不可不裁。今直奉之役，雖暫結束，然將來南北軍閥，藉國軍以供私鬪者，恐未有艾，裁兵之說，不知政府何時始能實行。外人謂我國以後能否存在，惟視我全國人民之能否自決爲斷。我全國人民如尙知其自身爲民國之主體，並知國之存亡，卽繫於我人民之自身。則內鑒於軍閥之恣睢，外怵於各國之干涉，爲個人計，爲子孫計，爲國

家根本計，爲國際人格計，已萬萬不能不自決。而目前之唯一自決問題，即在裁兵，此事非少數所能貫徹也，必以全力赴之。非空言所能奏效也，必以實力濟之。今日發起此會，係因我全國人民當有自決之表現，特有必要聲明者，第一，人民主張裁兵，實以十年以來，身受之痛苦太深，不能不爲根本之解決，其目的以裁兵爲主，決無其他黨系或政治上一切作用。第二，兵禍之慘，南北所同，此會成立後，應即喚起全國法定團體一致主張，堅決進行，不達到應裁之限度不止。

第三，養兵之費，既爲全國人民所負擔，此會應以全國之實力爲後盾，政府如不實行裁兵，則全國一切租稅，概不繳納。固知裁兵需費浩繁，仍須人民負擔，但早裁一日，卽爲全國人民留一分元氣。多裁一處，卽爲全國人民多增一分幸福。至於將來軍制之改革，軍區之分劃，軍額之限制，軍費之削減，以及裁兵之步驟，裁兵經費之籌畫，與被裁兵之安置。雖由政府執行，要必以全國人民裁兵大會之公意爲准。我全國人民如不能堅決一致，貫徹其主張，是所謂自決者，盡屬空

言，內亂不息，干涉隨之。則亡國之責任，反不在軍閥，而在我出資養兵之國民矣。我全國人民，其速起而圖之，各就地方法定團體實行裁兵運動，合全國人民之實力，一致堅決進行，俾世界，咸知我國民果真有自決之能力，則國家之光，抑即發起此會之志也。

第二節 公益聯合會致吳佩孚之陽電

北京公益聯合會汪大燮提議組織全國裁兵大會，公推王寵惠等四人，分與曹吳兩使接洽，並先期拍電。原文云，曹巡閱使吳巡閱使鑒，本會聯合京師各團體，爲救濟兵災而設，我公定亂神速，人民受惠無量。咸謂我公素主和平，此次用兵，實爲裁兵之前導。同人彌深欽仰，本會會員提議組織國民裁兵大會，以全國共同心理，爲我公將來實行裁兵之輔助，茲公推王寵惠孟錫珏慕學勛邱潤初四君，趨詣行轅，陳述宗旨，藉聆教益，乞賜接洽。並將日期地點，先期電示爲荷，京師公益聯合會汪大燮等陽。

第三節 曹錕贊成裁兵之蒸電

北京公益聯合會。主張裁兵，特電曹吳兩使，吳使業於前日電覆該會，表示贊同。昨曹使亦有蒸日之覆電，贊成裁兵，電文如下，公益聯合會汪伯唐先生並轉諸公均鑒。陽電敬悉。此次用兵，迫非不得已，幸勘定迅速，大局危而復安。貴會主張裁兵，可謂能見其大，極爲欽佩，錕素抱和平宗旨，一俟軍事完全結束，再能仰求教益，藉作指南。特此電復，惟希鑒察。曹錕蒸。

第四節 新督楊增新電告裁兵

公府昨接新疆督軍楊增新來電云；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參謀部，陸軍部，財政部鈞鑒。竊維前奉鈞令，裁減軍隊等因，增新遵卽酌量裁汰，以期仰副中央實行裁兵之宗旨，一致進行。計裁馬步隊十九營，於二月二十六日電呈在案。並聲明其餘，尙有可裁之兵，再爲佈察情形辦理，現於萬難裁汰之中，又酌量裁去伊犁鎮守使新招蒙古步隊一營。塔城道尹新招步隊一營，蒙古馬隊兩營，塔城縣知事新招馬隊一營，阿爾泰新招蒙古鄂親王馬隊兩營，喀什新招郝瑞麟馬隊

一營，楊壽棋馬隊一營，共計十營。其尙有可裁者，仍當體察情形辦理，理合電呈，伏乞鑒核，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印。

第五節 平民生計與裁兵

吾國自辛亥建元之後，一般謀國先覺，對於宣力國家之軍人領袖未能妥籌方法，削其兵柄，以致十年來之中國，政客無日不挑撥，武人無日不擾攘，政爭暴行，遍於域內，平民之生計日蹙，國勢之陵夷增劇。圖始不慎，禍水長流，此真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公益聯合會發起裁兵大會，公推王寵惠等與吳佩孚接洽，吳於八日電覆，備極歡迎，訂期會晤於長辛店。吳氏以新勝將領，全國注目，乘勢號召，收效必偉，舉國期望之裁兵，今日或能見諸實行乎！

今敬爲當事諸公進一解曰：裁兵之先，不可不計及平民生計。夫今之兵士，孰非由平民中募來者哉？誰無身家？誰無思想？彼受私意之支配，爲私鬪之犧牲，非出素願，生計迫之使然。吾人不可不深加原諒者也。今不爲其生計設想，而立行遣散，則謀生無路，必淪爲匪

。由間接蠱國者，而變爲直接擾民。去歲新河縣之搶劫，事前皆繪有軍用地圖，非其明證耶？今日救國之計；誠無善於裁兵，然而對於被裁者之生計，不詳加考慮，則俄國之紛擾現象，必重演於吾國，此尤可憂懼者也。當事諸公其慎之哉！

第六節 論裁兵

裁兵之說，盛倡已數年矣。自其主觀者言之；一則兵餉占國家歲計四分之三，財力匱竭，度支不繼，國產抵押有盡，而兵餉要索無窮，日賒月削，非至亡國不止。二則兵變頻煩；上擾社會安甯，下蹙人民生計，強者附和，匪盜橫行，弱者遁逃，流亡載道。三則強藩悍帥，擁兵自重，爾詐我虞，儼同割據，彼倡南征，此稱北伐，政令不能統一，小民永無休息。自其客觀者言之；則倡於海牙會議，繼以國際聯盟會議，復協定於華盛頓會議。每因兵餉無着，仰資外債，善意者，持不裁兵不借款之議。而惡意者，更利用軍閥之爭雄，單獨投贊，重利盤剝，以遂其壟斷實業之政策。由是而監督財政協同共管之說，

相因而起。由前之說，則不得不裁，不裁則凡百政務，均無從着手。由後之說，則不敢不裁，不裁，則他人將強制干涉，終難持久。故今日兵之當裁，無待再計矣。

今者，吳佩孚氏，挾戰勝之威，首倡裁兵，此豈獨中國國民同深禱祝，凡海外強鄰，素抱善意者，諒亦無不共表同情，惟吳氏謂將以善良軍隊，擁護中央之命令，以實行裁兵之舉，其意雖是，而實行則不無困難：蓋（一）則善良與不善良之界限不易分。（二）則中央之命令，事實上久不能施行於各省。（三）則各省之不良軍隊，實多於吳氏意中所謂善良軍隊者數倍。故今若驟下令裁某某之兵，彼不良軍隊，勢必起而反抗，東討則西動，南征則北亂，如是則所謂善良軍隊者，能肆應無失乎？此可慮者，一也。現各省軍閥人自爲政，每省現兵少者數萬，多者十餘萬。其中擁兵自保者固多，而懷抱野心，志存兼併者，亦復不少。若善良者受命裁兵，而兼併者乘機侵入，是弭兵者，反以招禍矣。此可慮者，二也。民國以來，各省軍閥，均有排斥客軍之

勢，今若認某省軍隊爲不良，應行裁撤，而另派客軍填防，少派則不足，以鎮懾，多派則勞師糜餉，已與未裁無異。且反生王客猜貳之見，此可慮者，三也。爲今之計，應由政府變更兵制，分各省爲大，中，小，三等。每省收入，劃分地方稅與國家稅，指定地方稅爲各省行政養兵之費。按其地方稅歲入總額之半數，爲一省應留兵額之標準，踰此額數者，一律裁遣，又另定中央政府直轄之兵共若干萬，所謂善良軍隊者屬焉。其有不聽裁遣者，再派此國軍以鎮壓之。則其收效，自易易也。又各省巡閱督軍，實爲國家統一之障礙，亦爲裁兵之障礙。聞吳氏擬自請裁撤巡閱使，其磊落光明，不爭權利之心，實可爲天下之擁兵自重者風矣。然何如並督軍而廢之，不更完美乎？蓋督軍以兵爲護符，而兵又依督軍爲保障，倘能廢督，則裁兵自易著手，將各省軍事指揮調遣之權，全屬之一省之行政長官，則武人跋扈強梁之風可以息，而國家統一之局，亦自無從障礙矣。

第六章 奉直軍最後之態度

第一節 直奉最後決鬪聲中之雜訊

據唐山特訊云，現在奉直雙方，在灤縣一帶，排兵佈陣，日趨嚴重，距決鬥之期，當亦不遠，奉軍之前線，設在開平，（此地距唐山十八里），由李景林指揮。第二防禦線設在古冶，由張作相指揮。第三防禦線在灤縣（奉軍大本營在此），由張作霖親自指揮。第四防禦線設在昌黎，由孫烈臣指揮。統計四處軍隊，約共三萬餘人。此奉軍佈陣之情形也。直軍前線，設在胥各莊，由彭壽莘指揮。第二防禦線在蘆台，（指揮未詳）？第三防禦線，在軍糧城（直軍大本營在此）。由王承斌司令指揮。至直軍軍隊，此三處雖駐有重兵，而沿各站，均有直軍蹤跡，統計不下四五萬人。此直軍佈防之情形也。惟奉軍軍心渙散，每見直軍，咸有懼色。或火車開至前方，聞有直軍到來消息，輒令車頭回駛，是張氏雖作困獸之鬥，以圖死灰復燃。奈軍心渙散，將士畏懼，卽有險可守，亦非易易也。又訊云，張作霖駐在灤縣，以車站爲屯軍地，以火車爲司令部，賊心未死，圖捲土重來，負固不服。

，猶據險以守。接中央之命令，憤恨填膺。痛長子之陣亡，神經錯亂。○前日曾有某外人進見，謂京奉路係載在辛丑條約，豈容久充軍用，阻碍行旅。張作霖答以京奉鐵路，係國有鐵路。予係國家官吏，即有隨意運用之權，條約豈能禁予運兵哉？觀此種語氣，是張氏只欲決一死戰，國際交涉，條約關係，糜亂地方，塗炭生靈，均置之不問。末路至此，鬍性又發，此亦可決其將來之勝負矣！

又訊云：開灤礦務局，本有外人股份，此次直奉開戰，張作霖敗退灤州，掘強不服。在古冶開平一帶，嚴密佈防，形勢日趨嚴重。直軍亦節節進逼，故該局洋總理，遣人分頭接洽，勿在唐山附近開火。張氏曾問你們所辦礦局，共值幾何，該局人答以值八千萬，張謂戰後，賠償八千萬如何，至對於直方之接洽，已經彭指揮允許，不在礦局附近，作劇烈戰鬥云。

又訊云，由唐開往津京之火車，已於本月四日不通矣。近唐山人民，鑒於直奉戰爭之緊急，人心惶惶，大勢汲汲，惟火車不來，多有

徒步逃往天津者。日前有唐山工程處開車一列來津，該鎮人民聞風麇集，扶老携幼，形色倉皇，與前數日內天津之危險狀況相同云。

又據京訊云，奉軍西路敗後，中東兩路，並未完全潰敗。惟撤兵東退，軍心惶惶，直軍倘能乘勝追擊，不難逐出關外。惟直軍所以未窮追者，因吳氏受某調人之關說，以奉軍事敗，決難再起，可緩其限。令其慢慢退出關外，免得地方糜爛，吳氏聽信其言，限令二十四小時，完全退出關外。詎料奉張別有用心，意圖再舉，遂致養癰貽患，吳氏深爲惱悔，受某調人之愚弄云。

昨有唐山人避難來津云，該鎮近日市面恐慌異常，居民已紛紛遷徙，四出避難，生意極爲冷落，除澡塘飯莊，及苦力工作，略有營業外，餘均異常清閑，製造局及礦務局人員，藉故請假，各局員之眷屬，亦多整頓箱篋，預備向外遷移。惜火車均被軍用，無車載運。昨情急無奈，特由廠內推出新造之火車一列，運局員眷屬，約二千餘人，於晚十時到津方幸逃出虎口云云。

第二節 張作霖要出售東三省

張作霖之不甘戰敗，不服從中央命令，以亦假造電報，反抗政府，並負嵎灤州，調兵備戰，以圖復舉各等情，已宣佈國人。茲復接得某方消息，張鬚逆之所以敢於狡焉思再逞者，實有原因在：蓋彼已舉我東三省數千萬之同胞，供外人之魚肉，數萬里之土地，入外人之版圖，而博得某國之暗中援助，現時條約已定矣。忍哉！張作霖，只爲圖私報仇，藉快己意，不顧國家命脈，罔念同胞困苦，倡私廢公，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嗚呼！同胞乎！果張鬚逆之私仇得復，已意能快，行將見東三省非我國之土地，三省之同胞，非復我國之人民，此猶其小焉者也。而由此之後，對於我國所生之紛擾與禍患，更非吾人之所能預料者。當此之時，我國民暫不必痛恨鬚逆之忍心，某國當局之狠毒，惟有大聲疾呼，急起直追，以圖救我國之危亡於萬一也。茲再將關於由此事所得之各項消息，一一誌之於下，以待我國民之調查補救也。某方面昨得某國都城特電，張作霖派于冲漢爲賣國專使，於五

月七日由瀋陽出發，十日行抵某國，向某國當道秘密接洽，願以東三省歸入某國版圖，請某國出兵援助，並接濟大批軍用品。

又據本埠某外人方面消息；梁士詒葉恭綽確已於十一日，乘某國兵輪，向某國都城出發，臨行時，接有張作霖密電一道，（係由某國領事署轉交）。付以某種重要使命。

又某交通機關消息；滿州方面有某國交通機關，對於張作霖予以實力之援助。

又某軍事機關消息；灤州張作霖之司令部，確有某國軍官數人，在內指揮。

又北京東交民巷，某使館消息；秦皇島已開到美國兵艦兩隻，實行監視某國之行動，截留某國接濟張作霖軍用品，美司令昨已到京，由美國公使介紹，與我國外交當局接洽一切。如某國人再不稍戢野心，或將由奉直戰爭，一變而為美國與某國之戰爭，亦未可知云。

按東三省果宣布獨立，則其厚結外援，以求一逞，原為情理之中

，但在今日世界，大勢趨於平和，又新經華府會議，某國政府，是否敢公然助煽內亂，恐終是一疑問？且東三省黨派紛歧，是否能不發生內亂，亦一問題。然記者，敢代表全國人民，發表意見，竊願以上種種消息之不實也。

善後問題之概論

直系之能否統一中國，當視其善後政策之優點而定，其得失也。吳佩孚與外報記者之談話，約言之，可分爲三端：（一）關於處分張作霖者，其意非將奉張削職，解兵權，決不罷兵，此係戰勝者，對於戰敗者，應有之義。去其所憑藉之資格，與其戰鬥之能力，以消弭將來之戰事，固不能不謂之正當。所慮者，操之過急，挺而走險，則石敬瑭吳三桂之往事，殊爲可慮耳！（二）關於對付孫文北伐者，其意擬暫棄置彼之事，待彼果意開戰，再起而應之，既表其無武力統一之心，又示其不願畔自我開之意，其言之公平正大，誠無可議。然孫氏赴桂則桂亂興，回粵則粵之爭又起。昔聯段而段氏敗亡，今此依附奉張而

奉又傾覆，前孫氏之不能與直爲難，無待龜著矣。(三)關於中央政府者，有三：(甲)組織充足之政府，吳氏雖有此意，然又聲稱絕對不干涉政府之用人，如是則政府所任用者，是否人才主義，抑仍官僚世閥主義？吳氏已不願過問，則又何以知其充足與否？又聞吳氏擁戴王士珍爲唯一適當之閣揆，則王氏組閣，必爲吳氏所認爲充足者，無疑，然欲知來視諸往王氏，昔年總理閣揆之成績，不廢然在人耳目乎？若以此爲充足，遂足以應今後之時局，無乃自欺欺人之甚乎？(乙)選舉確實代表民意之國會，據此：則吳氏意中，凡舊國會新國會以及新新國會，均不認其有代表民意之資格，而必另行最新之選舉乎？茲事體大，非可以片語，定其是非。然民國以來，擾亂之大原，半甚於此。自世界之潮流言之，則他人已趨於蘇維埃制度，而吾國猶斷斷於代議制度。正所謂鴻鵠已翱翔於千仞，而弋者，猶視乎叢藪，已屬可愧矣，況並此代議制之選舉，亦尙虛僞百出，罅漏叢生乎。蓋欲行正真民意之選舉，當先於各縣，各鄉，設立戶籍吏，詳載住民之年齡，資產

，但在今日世界，大勢趨於平和，又新經華府會議，某國政府，是否敢公然助煽內亂，恐終是一疑問？且東三省黨派紛歧，是否能不發生內亂，亦一問題。然記者，敢代表全國人民，發表意見，竊願以上種種消息之不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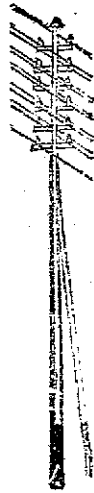
善後問題之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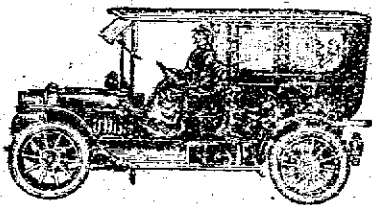
直系之能否統一中國，當視其善後政策之優點而定，其得失也。吳佩孚與外報記者之談話，約言之，可分爲三端：（一）關於處分張作霖者，其意非將奉張削職，解兵權，決不罷兵，此係戰勝者，對於戰敗者，應有之義。去其所憑藉之資格，與其戰鬥之能力，以消弭將來之戰事，固不能不謂之正當。所慮者，操之過急，挺而走險，則石敬瑭吳三桂之往事，殊爲可慮耳！（二）關於對付孫文北伐者，其意擬暫棄置彼之事，待彼果意開戰，再起而應之，既表其無武力統一之心，又示其不願畔自我開之意，其言之公平正大，誠無可議。然孫氏赴桂則桂亂興，回粵則粵之爭又起。昔聯段而段氏敗亡，今此依附奉張而

奉又傾覆，前孫氏之不能與直爲難，無符龜著矣。(三)關於中央政府者，有三：(甲)組織充足之政府，吳氏雖有此意，然又聲稱絕對不干涉政府之用人，如是則政府所任用者，是否人才主義，抑仍官僚世閥主義？吳氏已不願過問，則又何以知其充足與否？又聞吳氏擁戴王士珍爲唯一適當之閣揆，則王氏組閣，必爲吳氏所認爲充足者，無疑，然欲知來視諸往王氏，昔年總理閣揆之成績，不昭然在人耳目乎？若以此爲充足，遂足以應今後之時局，無乃自欺欺人之甚乎？(乙)選舉確實代表民意之國會，據此：則吳氏意中，凡舊國會新國會以及新新國會，均不認其有代表民意之資格，而必另行最新之選舉乎？茲事體大，非可以片語，定其是非。然民國以來，擾亂之大原，半甚於此。自世界之潮流言之，則他人已趨於蘇維埃制度，而吾國猶斷斷於代議制度。正所謂鴻鵠已翱翔於千仞，而弋者，猶視乎叢藪，已屬可愧矣，況並此代議制之選舉，亦尙虛僞百出，罅漏叢生乎。蓋欲行正真民意之選舉，當先於各縣，各鄉，設立戶籍吏，詳載住民之年齡，資產

，職業，及區內各種團體，每年報告於一行省行政長官，俾平時已確知民選之實數，臨時不至爲縣知事，與選舉調查員所上下其手，庶可得相確之民意。當此種機關，則至今日尙未成立，何從而得民意之選舉乎！又吳氏昔時所倡之國民會議，廬山會議，其施行之細則，既不得而知，然不從最初級之選民入手，終不足以算真正民意之代表。而不知所以改良初級選舉之機關，是所謂不推其本，而齊其末者也。（丙）解散不良軍隊之辦法，吳氏之意，欲以良好之軍隊，擁護中央之命令以行之。夫今日中國兵之當裁，無論對內對外，均有事在必行之勢。所慮者，裁之之方法，與被裁者之處置耳。今吳氏乘戰勝之威，首倡其說，吾知舉國之中贊成者，必占十之八九，其餘少數反對者，亦終有不能不屈服之勢。並聞吳氏又有請裁巡閱使之議，誠如是，則軍閥日卽於消亡，而政治之障礙，相隨以去。合國人而共上文明法治之正軌，而無復兵禍之憂，則其所益於中華國者，豈淺鮮哉？吳氏所舉，雖寥寥數條，不無疏略之處。然其輕權利而重責任之心，與其息

事寧人之意，已昭然與天下共見矣。雖然，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連年以來，各軍閥之旦夕信誓於天下者，幾見其言行之相顧者。竊願吳氏宏此遠謀，毋再造今日之惡因，以釀成他日之惡果，則民國幸甚！國民幸甚！





奉直戰雲錄附編

奉直戰後之『總統問題』

第一章 徐世昌辭職之經過

第一節 徐世昌以退爲進之通電

銜略。鄙人憂患餘生，忝膺國寄，原思竭此智慮，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統一國家。乃事變紛乘，朝夕遷易，百艱躬試，劫運難消，競惕憂惶，衰頹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閱孫傳芳勸電，所陳忠言快論，實護我心，果能如此進行，使億衆一心，悉除逆詐，免斯民塗炭之苦，躋國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強盛。鄙人雖居草野，得以餘年，而享太平，其樂無窮，勝於今日十倍。况解決糾紛，挽濟危亡，本係鄙人初志。鄙人力不能逮，羣賢協謀，以定國是，實屬求而不得之舉。一有合宜辦法，便即奉身而退，決無希戀，先布區區，敬候明教。世昌卅一日印

第二節 孫傳芳電請南北兩總統同時引退

慨自民國六年，法統破裂，組織廣東政府，以資號召，北則改選新國會議員，選舉徐大總統，依據北京政府，以爲抵制。誰爲合法？誰爲違法？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惟從此南北背馳，各走極端，連年內爭，視同敵國，鬩牆煮豆，禍亂相尋，民生凋蔽，國本動搖，顛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壞法律，階之厲也。傳芳刪日通電；主張恢復法統，促進統一，救亡圖存，別無長策。近得各方復電；多數贊成，人之愛國，同此心理，既得正軌，進行無阻，統一之期，殆將不遠。惟念法律神聖，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居於護法，法統既復，職任以終，功成身退，有何流連。北京徐大總統，新會選出，舊會召集，新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我兩先生體天之德，做雁虛榮，及時引退，適中而止，知幾其神，標遙讓之高風，促和平之實現，救人民於水火，繫國家於苞桑。無使天下擾攘，再爲二人。俾得大好山河，全歸一統。從此莊嚴民國，得享承平，黃炎子孫，胥受樂利，飲水思源，罔不

知感，馨香頂戴，千萬斯年。傳芳武人，粗知大義，愛人以德，緘默難安。賢達如兩先生，當不河漢斯言。

第三節 吳巡閱使之冬電

（銜略）恭讀大總統三十一電。虛懷盛德，天下爲公，凡在國人，同深感戴。猶復垂意辦法，殷憂謀國，敢不殫慮，仰副隆意。竊以國是基於輿論，大政必由公決，開封馮督軍三十一電，西安劉督軍三十一電，甯羌劉積之先生電，均以法統恢復之義，示糾紛排解之方，大勢所趨，僉曰以斯爲宜。我徐大總統，於內亂方殷之日，出膺艱鉅，本以統一爲夙懷，萬方多難，事與願違。今大位既無虛懸之慮，卽敝歷十餘月之尊榮，克償二十二行省之統一，奉身而退，亦屬初衷。我黎大總統，遵非常之變，延垂絕之統，雖韜隱已數年，以公意爲進退，法所當然，責無旁貸。六年舊會，議憲未成，旋遭威迫，本固有之職權，爲依法之集會，返轡首都，新猷在望，寰宇之內，含生之倫，同心協力，共濟艱難，斯則所馨香禱祝者也。除公派代表敦請黎大總

統復職外，謹先電聞，佇候明教。吳佩孚叩冬

第四節 徐世昌表明個人心跡之冬電

頻年以來，海內多故，鄙人外慙民生之困頓，內慚學輯之無方。迭次通電宣言，久以退休爲志，復以國會未設，繼任乏人，荏苒光陰，以至今日。茲以瘵疾衰頹，不堪任茲艱鉅，已於本日明令，宣告辭職。依法由國務院代行職務，惟是此四年中，身所經歷，心所蘊結者，不得不於將去之時，一爲傾吐之也。曩者，丁巳一役，國脈中斷，馮前副總統，代任元首，召集第二屆國會，據法改選，迨馮前代總統任期屆滿，國會乃以大任相屬。鄙人當以衰老無能，再三辭職，竟不獲已，強就就職。時則海內崩析，生民塗炭，歐戰將停，國交方亟，私心禱向，首願竭忠盡慮，企謀統一，以紓民困。次則合羣策羣力，以謀政治外交之逐漸改良，是以蒞任之初，卽揭褻此旨，首令南北，同時罷戰言和。復派遣全權代表，開會議於上海，冀以毅力促進和平。乃磋商經時，尙鮮端緒，南則黨見紛出，北則代表再更，益見紛

糾，迄無效果。遂使神州中剖之局，沿襲累年，末由統一，黎民疾首，征伐相尋，鄙人所爲痛心者，一也。以統一之無期，致釁隙之交構，於是有庚申六月之役。其時警衛盡，戢兵無方，畿輔陳師，至於旬日，閭閻震駭，功罪紛紜，而國家之威信，軍旅之精英，亦既喪失過半矣。此則鄙人所爲痛心者，二也。二年以來，張皇補苴，略言安輯。乃以閣揆進退，輒起爭執，排喻俱窮，重勞師旅，邦畿千里，蕪爲戰墟，凋敝民生，重以剝伐。此則鄙人所爲痛心者，三也。鄙人德薄能鮮，誠信不孚，才不足以言統馭，智不足以燭幾先，馴至綱紀淪胥，生靈顛頓，每一念及，寢饋難安。夫國事之不能就軌，乃至潰決爲禍者，旣已彰彰，返而察夫庶政之措施，則亦寡所成就。教育爲立國之根本，實業爲救時之要圖，就位之始，計畫綦詳，甚欲敦勉實行，以裨外計四并（此四字電碼有誤）之圖，其諄告於官吏者，實不過所懷之毫末。乃以大局不寧，財政枯竭之故，互爲牽掣，不但無以課功，而且日益窘困。而於地方自治，爲共和國家要義，屢經督催，而迄

未奉行。凡此皆反躬自責，而不敢稍自寬假者也。所差能爲國家致忻望者，則歐戰以還，世界大勢變遷，異乎昔時。巴黎華盛頓兩次會議，賴我國人同心協力，一致進行，舉我國所希望之條件，大都通過。山東懸案，亦得解決，雖實施有待，而自奮有基。友邦之信用較深，國際之地位較勝，此皆國民督促之力，與代表命用之功，非鄙人所敢引以爲烈者。然而最初願望，惟此一端，差稱不負，又不敢不引以爲幸也。第念華盛頓會議，既予我國以建設之機，實爲我國人奮興猛晉之會，其條理繁重，自非衰朽所克勝。當其閉會之後，卽思引退，以讓賢能，而其時內閣之風潮未平，不得不暫爲隱忍，勉事維持。今則局勢稍定，更不容再緩須臾矣。國家者，國民之公器也，鄙人不過爲國家服務之一人。比年以還，勞精疲神，茹辛忍辱，調護羣才。而不蒙相諒，遇事退讓，而猶以爲爭。不私一財，不私一人，而疑爲虛僞。既已艱苦之備嘗，夫何權位之足戀，從茲隱處林泉，不復再問世事，而私衷所希冀諸端，吾知後來賢達，必能振作有爲，爲國家建無疆

之業，以副國民囑囑之望也，掬誠布達，幸亮察之！徐世昌冬（二日）印。

第五節 徐世昌之辭職電令

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各區都統護軍使鎮守使陸海軍各總司令均鑒。卅一通電，諒均博覽。世昌衰病，值此時艱，難膺重任，應即通告全國辭職，本日已有命令，由國務院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徐世昌冬印。

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內載：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總統代理職務。又載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攝行職務，等語。徐大總統現因衰病，宣告辭職，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職務此令。

第六節 國務院命令

本日徐大總統宣告辭職，令由國務院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所有各官署職務，均仍照常進行。京師地方治安，關係重要，應由京畿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兆尹，警察總監，妥慎辦理。此令。

第七節 周自齊等代行職務通電

各報館均鑒，本日致天津王幼山吳蓮伯兩議長電文曰：東海順從民意，宣告辭職，依法交國務院攝行職務。自齊等遭逢世變，權領部曹，謹舉此職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特電奉聞。周自齊顏惠慶高凌霨董康鮑貴卿李鼎新王寵惠齊耀珊高洪恩冬等因。專此電聞，惟希公鑒。周自齊等冬印

第二章 黎元洪繼任總統之電文

第一節 各省敦請黎君復職之電

(一)曹錕吳佩孚等電 黎大總統鈞鑒。國家多故，迄有歲年，法紀凌夷，迭釀禍變。今者，仰荷鈞威，削平兇逆。徐大總統慨萬方之多難，敝屣尊榮，以謀統一，亦既盛德謙光，永垂無極，竊維大位一日不可虛懸，薄海不能一日無主。仰懇我大總統，俯順輿情，依法復位，尅日還京，以維國本，奠定河岳，昭新民物，錕等敬率軍民，竭誠翊戴，除公派代表敦請外，謹先電懇，無任翹企待命之至。曹錕，

吳佩孚，曹銳，齊燮元，王瑚，田中玉，蕭耀南，劉承恩，陳光遠，楊慶蔭，馮玉祥，張鳳台，劉鎮華，陸洪濤，潘齡臬，馬福祥，張錫元同叩。冬印

(一)孫傳芳電 黎大總統鈞鑒。東海退位下野。我大總統亟應依法復位，重垂日月，慰望蒼生。傳芳特派王參議金鈺，趨謁鈞座，代表敦請。伏祈俯順輿情，早日還京就任，無任企禱。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叩江。

(二)劉夢賡電 黎大總統鈞鑒。夢賡本日奉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電開：『東海本日通電辭職，政治中心，關係至重，現已由錕等派趙鎮守使吳督辦往謁黃陂，望即轉致魯豫蘇鄂贛陝甘綏察各省區代表，偕同赴津歡迎黃陂，即日晉京就任，以固根本，是所切盼。曹錕吳佩孚冬印等因，奉此』。夢賡遵即會同在京各省區代表，即午專車來津，敬迓鈞座，謹先電聞。京兆尹劉夢賡江印

又孫鳳藻，王敬芳，萬兆芝，胡恩光等，亦各有請黎君早日晉京

就職之電，茲從略，不具錄。又曹吳於徐君辭職後，有一通電，大約即係均請各方敦請黎君復職之意也。茲並錄之。

（銜略）頻年內亂，國步艱難，慚對友邦，負咎黎庶。徐大總統天下爲公，毅然於六月二日通電，退位下野。凡在國人，同感盛德。黎大總統，應即依法復位，以奠邦家。銅等謹率軍民，竭誠翊戴，除公派代表敦請外，謹先電聞。曹錕，吳佩孚，曹銳，齊燮元，王瑚，田中玉，蕭耀南，劉承恩，陳光遠，楊慶蔭，馮玉祥，張鳳台，劉鎮華，陸洪濤，潘齡皋，馬福祥，張錫元同叩。冬印，

（一）保定曹吳支電 黎大總統鈞鑒。祇讀江電；莫名欽悚，鈞座愛國肫誠，海內共喻。猶執高誼，益見淵懷。惟是全國人民，渴望統一，敦請復職，悉出真誠，非一人之私言，實天下之公論。伏望鈞座念救國之大義，舍撝謙之小節，當此法統初復之際，國家存亡安危，繫於鈞座之出處。職責所在，義無可辭，宏濟艱難，在於今日。錕等分屬軍人，以效忠國家爲天職，謹申愚忱，伏希鑒察。曹錕吳佩孚叩

支。

(一)武昌蕭耀南劉承恩豪電 萬萬急，黎大總統鈞鑒。江電祇悉，盛德謙光，欽佩曷極。國是顛連，幾經波折，剝極而復，以望今日，大勢所歸，羣情所向，均惟鈞座是仰。鈞座撥亂反正，功在生民，悲天憫人，願存飢溺。當此興亡絕續，國主虛權，詎忍遲回，重違民意，致大局更陷陸沉。伏願推仁民愛物之心，即日命駕，返轡首都，與天下更始，幸勿再事遜讓，不勝區區。除派專員，恭叩崇階，代申忱悃外，謹電陳詞，伏維垂鑒，蕭耀南劉承恩叩豪。

(二)濟南各團體支電 黎大總統鈞鑒。自公韜隱，法失其序，民無所宗，擾攘紛爭，迄無寧日。今幸人心厭亂，期望統一，萬口同聲，而解決糾紛，僉謂非公復位，別無良策。徐大總統屈己息爭，昨已宣告下野，中樞亟宜有託，大位不可虛懸，法律賦予，在公一身，南河陽城，無所遜讓。伏乞俯從衆意，命駕還京，以奠邦基，而慰民望。臨電迫切，無任禱企。山東省教育會，濟南總商會，省農會，濟南

商埠商會，銀行公會叩支。

(一)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支電 黎宋卿先生鈞鑒。南北分裂，五載於茲，政局糾紛，國幾不國，今幸東海下野，統一可期，公宜依法恢復國會，組織合法政府。江電業經聲明，竊以舊國會依法成立，中途解散，理宜恢復，我公既因國會而去職，自應隨國會而復任，羣情擁戴，義無可辭。我三省省議會聯合會，謹代表三千萬人民，企祝我公，即日復職，俾統一實現，永奠邦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臨電神馳，佇候明教。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叩支。

(二)王懷慶率京師各長官電 黎大總統鈞鑒。本月二日，徐大總統以衰病辭職，通電下野，光明磊落，薄海同欽。惟國家不可一日無元首，政治不可一日無主宰，京師為根本重地，各友邦觀瞻所集，若大位虛懸，中外人士，益滋疑慮。伏乞我大總統俯順輿情，即日入都踐位，以奠邦基。懷慶等敬率同京師軍警，竭誠翼戴。除公派代表敦請外，謹電奉懇，無任屏營待命之至。王懷慶，蔡成勳，陸錦，聶憲

藩，薛之珩，劉夢庚，馬龍標，車慶雲，叩支。

(一)濟南田中玉支電 黎大總統鈞鑒。恭讀江日電論，大公至誠，欽服無既。伏念鈞座復任，不惟解紛，仰且尊法，法所賦予，雖極高蹈，義豈容辭。此次佳訊傳來，商民歡舞，咸慶來蘇，奔走相告，環求敦勸。大位既無虛懸之理，盛德尤爲衆望所歸，切懇俯順羣情，毅肩重任。完成統一之大業，發揮民治之精神，中外具瞻，匪異人任，毅然強起，以奠邦基。臨電屏營，無任待命。田中玉謹率軍民同叩支。

(二)南京齊燮元王瑚支電 黎大總統鈞鑒。伏奉江日通電，敬謹聆悉，大局綢繆，羣生塗炭，喁喁望治，全國一心。同秉赤誠，共求丹穴。奉元首而謀奠定，恢法統以解糾紛，理勢相因，呼號正迫。前上江電，業貢下忱。伏承垂示謙沖，曷勝欽服，明知鈞座，本無利天下之意，而上聖實有不忍人之心。訪渭水之陽，何嘗高蹈，遵海濱而處，今顧非時。伏乞俯抑遯荒，勉從勸進，惠茲黔首，還我白宮。端

拱京師，主持大政。理萬幾而萬方有賴，柄四時而四海無虞。敬掬血誠，毋任頂祝。江蘇督軍齊燮元，省長王瑚，率屬同叩支。

其他如皖省長許世英，王懷慶，及三特別區長官，又皆有同一意味之電文，茲從略。

岑春煊電 各報館均鑒。頃上天津黎大總統電文曰：急天津黎大總統鈞鑒。國統更新，大法恢復，撥亂反治，舉國歡欣。側聞首都無主，樞府虛懸，中外具瞻，安危一髮。懇祈我大總統從兩院議長之請，尅日入都，尊重職守，立復大位。俾安人心而定國本。臨電屏營，伏祈鑒察。岑春煊江印等語。懇請一致敦促，早復大位，國家幸甚，岑春煊江印。

第二節 反對黎元洪復職之電文

盧永祥通電 徐大總統黎前總統鈞鑒。國務院，各部總長。各巡閱使，各總司令，各督軍，省長，各都統，護軍使，省議會，商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接奉徐總統冬電，藉悉元首離職赴津，無任

惶惑。大總統對內爲國民公僕，對外爲政府代表，決不容因少數愛憎爲進退，亦不容以個人便利卸責任。雖約法上代理攝行，各有規定，而按諸政治現狀，均有未合。卽追溯民國往事，亦苦無先例可援。項城身故。黃陂辭職。河間代任期滿，係在國會解散，復辟亂平以後。故新舊遞嬗，七豎不驚。今則南北分馳，四郊多壘，中樞尤破碎不完，旣無副座，復無合法之國務院。則約法四十二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代行攝行之規定，自不適用。乃僅以假借約法之命令，付諸現內閣，內閣復任意還諸國會，不惟無以對國民。試問此種兒戲行動，何以見重於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國民慎重考慮者，一也。側聞有人建議以恢復法統爲言，並請黃陂復位。國人善忘，然有率爾附和者，永祥等反覆思維，殊不得其解。蓋旣主張法統，則宜持有統系之法律見解，斷不容隨感情爲選擇，二三武人之議論，固不足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此理旣明，則約法之解釋援用，自無聚訟之餘地。約法上祇有因故去職暨不能視事二語，並無辭職條件。則當

日黃陂辭職，自不生法律問題。河間爲舊國會選舉之合法副總統，則依法代理應至本任期滿爲止，毫無疑義。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代理期滿，卽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爲公民，早已無位可復。強而行之，則第一步須認河間代理爲不法，試問此代理期內之行爲，是否有效。想國人決不忍爲此一大翻案，再增益革命種子。如此則黃陂復位之說，適陷於非法。以黃陂之德望，若將來依法被選，固吾儕所馨香禱祝。若此時矯法以稽之，訴諸天良，實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我國民慎重考慮者，又一也。邇者，民智大進，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見，僞造民意者，旣覆轍相尋，執法自便者，亦屢試不售，孫師長傳芳刪電；所謂以一人愛惡爲取舍，更張不以其道，前着旣失，後亂漸紛云云。誠屬懲前毖後之論，顧曲形終無直影，收穫先問耕耘。設明知陷窞而故蹈之，於衛國則不仁，於自衛則不智。永祥等怵日橫流，積憂成瘕。夙有棟折榱崩之懼，敢有推枰斂手之心，臨巖勒馬，猶有坦途，倘陷深淵，駟追曷及。伏祈海

內賢達準法平情，各抒忠讜，本悲憫之素懷，定救亡之大計。甯使多數負一人，勿使一人負多數。永祥等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也。謹摭血忱，伏祈公鑒。盧永祥沈金鑑江印。

第三節 黎元洪利國福民之魚電

（銜略）前讀第一屆國會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等宣言。由合法總統，依法組織政府，並承曹吳兩巡閱使等十省區冬電，請依法復位，以維國本，曾經復電辭謝。頃復承齊督軍等十五省區冬電；及海軍薩上將各總司令等江電；京省各議會，教育會，商會等來電；均請旋京復職。又承兩院議長，暨各省區各團體，代表敦促，僉以回復法統，責無旁貸，衆意所趨，情詞迫至。人非木石，能無動懷。第念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當時恐京畿喋血，曲徇衆請，國會改選，以救地方，所以紓一時之難，總統辭職，以謝國會。所以嚴萬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國人。方殷思過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縱國會諸

公，矜而復我。我獨不愧於心乎？抑諸公所以推元洪者，謂其能統一也。十年以還，兵禍不絕，積骸齊阜，流血成川，斷手削足之慘狀，孤兒寡婦之哭聲，扶弔未終，死傷又至。必謂恢復法統，便可立銷兵氣，永杜爭端。雖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爲醫者入手之方，而癰結固前有在乎。癰結惟何？督軍制之召亂而已。民軍崛起，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號屢易，權力未移，千夫所指，久爲詬病，舉其大害，厥有五端：練兵定額，基於國防，歐戰既終，皆縮軍備，亦實見軍國主義，自促危亡。獨我國積貧，甲於世界，兵額之衆，竟駭聽聞。友邦之勸告不聞，人民之呼籲弗恤，強者擁以益地，弱者倚以負隅。雖連年以來，或請裁兵，或被繳械，卒之前省後增，此損彼益，一遣一召，糜費更多。遣之則兵散爲匪，召之則匪聚爲兵。勢必至無人不兵，無兵不匪，誰實爲之，至於此極，一也。度支原則，出入相權。自擁兵爲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中央以外債爲來源，而典質皆絕。官吏以橫征爲上選，而羅掘俱窮。弁髦定章

，蹂躪預算。預征既及於數載，重納又限於崇朝。以言節流，則校署空虛。以言開源，則市廛蕭索。賣兒貼女，禍延數世，怨氣所積，天怒人恫，二也。軍位既尊，爭端遂起，下放其上，時有所聞。婚媾凶終，師友義絕。翻雲覆雨，人道蕩然。或乃暗扇他人，先行內亂，此希後利，彼背前盟，始基不端，部屬離貳，各爲雄長，瓜剖豆分。失勢之人，又圖報復，陰結仇敵，濟其慾心，禍亂循環，黨讐百變。秦鏡不能燭其隄，禹鼎不能鑄其奸，覆亡相尋，慙不怨悔。宰制一省，復冀兼圻，地過八州，權逾二伯，扼據要塞，侵奪隣封，猜忌既生，殺機愈烈。始則強與弱爭，繼則強與強爭，終則合衆弱與一強爭。苟可洩其私讐，寧以國爲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吾國地大物博，交通阻滯，雖有中樞，鞭長莫及，匪厲行民治教育實業，皆難圖功。自督軍制興，濫用威權，干涉政治，囊括賦稅，變更官吏，有利於私者，弊政必留。有害於私者，善政必阻。省長皆其瓊姬，議員皆其重儷，官治已難，遑問民治。憂時之士創

爲省憲，冀制狂瀾。西南各省，迎合潮流，首易爲總司令，復擬易爲軍務院，隸屬省長。北方明哲，亦有擬改爲軍長，直屬中央者。顧按其實際，已成積重難返之勢。今之總司令，固猶昔日之督軍也。異日之省長軍長，亦猶今之總司令也。易湯沿藥，根本不除，雖有省憲，將焉用之？假聯省自治之名，行藩鎮割分之實，魚肉吾民而重欺之，子遺幾何，抑胡太忍，四也。立憲必有政黨，政黨必有政爭，果由軌道，則政爭愈烈，真義愈明，亦復何害。顧大權所集，旣在督軍，政客爭權，遂思憑藉。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爲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倚督軍爲中心。自時厥後，南與南爭，北與北爭，一省之內，分數區焉。一人之下，分數系焉。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爲重，縱橫捭闔，各戴一尊。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三端之下，惡若蛇蝎，畏若虎狼，而反鍵飛箝，方鳴得計，卒至樹倒孫散，城崩狐遷，軍人身徇，政客他適。受其害者。又別有人。斬艾無遺，終於自殺，怒潮推演。可爲寒心，五也。其餘禍害，尙有不勝枚舉者。元洪當

首義之時，原定軍民分治，卽行廢督。方其子身入都，豈不知身入危地！願欲求國家統一，不得不首解兵柄，爲羣帥倡。禍患之來，聽之天命，輕車驟出，江漢晏然，督軍之無關治安，前事具在。項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勸進，授人以柄，荏苒至今，竟成駭聽。今日國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卽行廢督，無以圖存。若猶觀望徘徊，國民以生死所關，亦必起而自救。恐督軍身受之禍，將不忍言。爲大局求解決，爲個人策安全，莫甚於此。或謂茲事體大，且夕難行，必須於一省軍事，妥籌收束，徐議更張。不知陸軍一部，責有專司，各地獨立師旅，皆自有長官統率，與督軍存廢，影響無關。督軍果自行解職，但須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獨立師旅，暫駐原地，直接中央，他日軍制問題，悉聽軍部，統籌全局，妥爲編制，此不足慮者一。或謂師旅直屬，恐餉項無出，激成變端。不知督軍之餉，皆取國賦，非捐私財。督軍雖廢，國賦自在。且漫無考核之軍事費，先行消滅，比較今日欠餉，或不至若是之巨，此不足慮者二。或謂倉卒廢督，恐部屬疑

懼，危機立生。不知督軍易人，黨系不同，恐遭遣散。心懷反側，誠或有之。若督軍既廢，威轄中央。陸軍部爲全國最高機關，昭然大公，何分畛域。萬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軍部亦易予安置，甯懼投閑。督軍果剴切勸導，當可渙然冰釋，此不足慮者三。或謂督軍皆望重功高，國人託命，一旦廢除，殊乖崇報。不知所廢者制，並非廢人。督軍多首創民團，與同休戚。投艱遺大，重任正多。望崇者，國人必有特別之矚目。功偉者，國人亦有相當之付託。果其自行解職，國人更感激不暇。甯忍聽其優游，否則民意所趨，發生誤會，恐有不能相諒者。人情莫不去危而就安，避禍而求福，督軍之明，抑豈見不及此。此不足慮者四。或謂戰事方劇，兵禍未平，猝言廢督，必至統率無人。益形危險。不知全軍司令，並非盡倚重督軍。且年來爭戰，皆此省與彼省，此系與彼系耳。卽或號召名義，彼善於此，國人皆漠然視之，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若既求統一，中央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從前誤解，由可消融，萬一怙惡不悛，征伐之權，出自政府，亦覺師

直爲壯，此不足慮者五。或謂中央此時，已無政府，稽留時日，牽動外交。不知閣員羈行，已可負責，且法統中絕，已及五年，國人淡然若忘，久儕元洪於編戶，此元洪法律不負責也。元洪所求，論既至公，事尤易舉，久延不決，責有所歸，此元洪事實不負責也。况華府會議，外人以友誼勸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觀既熟，高義久敦，當必恤此陷危，樂爲贊助，此不足慮者六。或謂總統不負責任，廢督與否，應俟內閣主持。不知出處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後入，古有明箴。以今日積弱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使非督軍自行覺悟，則廢督之事，萬非內閣所能奏功。彼時內閣可引咎辭職，總統何以自處？若督軍自行覺悟，放刀成佛，指顧間耳。嗣後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爲內閣計。應先決者一。或謂東海去位，京畿空虛，一再遲延，恐生他變。不知國無元首，匪自今始，總統一職，名存實亡，空籍縱久，何關輕重。京畿責任，自有長官，必可以維持秩序。果其有變，元洪無一兵一卒，又何能爲？若督軍不廢，他日京畿戰禍，能保其不續見乎？

此爲地方計，應先決者二。或謂督軍愛戴，反欲廢之，以怨報德，非所宜出。不知督軍請復位者，爲有利國家也。元洪請廢督者，亦爲有利國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諒。元洪與各督軍分同袍澤，情逾骨肉，十年患難，存者幾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軍是賴，既倚重之，必保全之，此爲督軍計，應先決者三。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卽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卽欲畫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爲民請命，勸告各督，先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且願請國會諸公，蠅以從前解散之罪，以爲異日違法者戒。苟利於國，犧牲不辭。非然者，亡國之禍，卽在目前，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元洪雖求爲平民且不可得，總統云乎哉；方將老死於津海之濱，不忍與世人相見，白河明月，實式憑之。廢

不能徧，圖不能盡，覲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國者，衆人之責，非一人之力也。元洪頽然一翁，何所希戀，但願早見統一，死無所恨。若衆必欲留國家障礙之官，而以坐視不救之罪，責退職五年之前總統，不其惑歟；諸公公忠謀國，當鑒此心，如其以實權爲難舍，以虛號爲可娛，則解釋法律，正復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陳詞，伏希矜納。黎元洪叩，魚（六日）

第四節 黎大總統回任時之通電

國人所敦請回任之黎黃陂，於『魚電』發出後，似與各省勸駕代表，有弄僵之勢。乃自各省覆電到津，黎氏認爲滿意，遂又欣然回任，於六月十一日八時，專車晉京，就職。是總統問題，已告一段落，黎氏當臨行之際，有通電二則，表示其出處。茲揭錄於左：

萬急北京廣州府院部，各省區巡閱使，督軍，省長，總司令，都統，各護軍使，鎮守使，海軍各總司令，天津第一屆國會王議長，吳議長，各議員，各省議會，教育會，農工商會，各報館，北京王聘卿

，張鎔西，谷九峯。汪伯棠，莊思緘，蔡子民，王亮疇，孫慕韓，上海康長素，張仲仁，岑雲階，唐少川，章太炎，譚組菴，孫伯蘭，廣州伍秩庸，李協和，胡展堂，汪精衛，惠州陳競存，濟甯王儒堂，重慶熊錦帆，桂陽劉如舟，南通張季直，天津薩鼎銘，段芝泉，熊秉三，嚴範孫，梁任公，張敬輿，范靜生，周少模各先生均鑒。『魚電』計達。頃接曹吳兩巡使，齊督軍，馮督軍，閻督軍，蕭督軍等，先後來電，均表贊同。曹吳兩使，且於陽日通電，首願實行，爲各省倡，並齊督軍庚日通電。具見體國公忠，遺榮堅決，天心悔禍，元氣昭蘇。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剝盡復亨，喜極以泣，天心悔禍，元氣昭蘇。拜賜。惟所慮軍隊改轄，權限歸併，陸軍部之放任既久，將校之欠餉尙多，期以浹旬，勢多窒碍，羣龍無首，京輔蕩搖，再任懸延，或生劇變。伏念元洪退職已久，思過不皇。棟折榱崩，將壓是懼，縱凜覆車之戒，忍懷忘世之心，魚電所陳，昌言干諱，亦實以癢結所在，寢饋難安，冀以曉音，仰回清聽，於私交爲稍戾，於公誼爲甚忠。乃者

，鑒其悃忱，矜其贇直。解兵釋甲，同然一辭。丈夫相交以心，出語若石，一言堅於九鼎。片語重於千金。寧復執久待之前言，貽叢生之後患。逆億之罪。待朋友爲不誠。操切之愆。謀國家爲不智。謹於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一面恢復國會，刻期齊集，當此議員陸續入京之日，卽爲督軍從容辭職之時。謹當矢此公誠，待其結束，謀身之私，所不敢出，對人之念，所不敢存。甚望力屏浮言，完成壯志。我黃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如其國會開幕，現狀依然，他日解決總統問題，無論復任另選，元洪皆當力踐前誓，拱讓後賢，息壤有盟。菟裘無恙。國人亦當憐此暮齒。放之海濱，不忍值國家浩劫之時，強淪得以俱盡也。掬誠奉告，諒荷鑒原。元洪蒸，一

（銜同前）均鑒。頃據各方，以復任敦迫，並述國家危迫情形，誼無可却。惟法律問題，應由國會解釋。元洪謹於六月十一日早八時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特此佈聞。元洪蒸二

黎氏既以各省之允許廢督裁兵，而特行回任。吾願黎氏始終本『魚電』精神，處理國家大事，爲中華民族造福，國家增光，此吾之所日夜盼禱者也。

附編贅言

吾自編竟本書上中下三編後，卽承新民意報社付印。不意在付印期內而國家若大之總統問題，受奉直戰爭之影響，遽出吾人意料之外。旬日間，徐氏退位，黎氏復職之事實，竟發現於吾人之眼前。竊思生爲中華民國國民者，又不可以不知此中經過也。故記者，特倉卒編入本書末段，使讀者，益可以明此次奉直戰爭之果報也。編者誌

天津新民意報

是日出三大張的一種日報。他的特色：對於政治，有正確的批評；對於社會，有相當的指導。

不惜與反對政治入正軌的蠢武人，惡官吏，作不共戴天的讐敵；

不惜對反對世界新潮流的偽道學，真頑固，有體無完膚的攻擊。

至於社會新聞，婦女界的新聞，尤爲本報所樂爲傳播。

本社設於天津南馬路東興大街電話四三二〇。

報資每月本埠大洋七角，外埠運郵費每月大洋九角。

天津國貨售品所

商界之先導
國貨之光

專售國貨

凡物皆備

遠處函購

交郵代寄

印有詳細貨目承索即贈

設在天津北馬路